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83

憨休禪師語錄

繼堯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圖像
  - 像讚
  - 序
    - 何瑞徵序
    - 張恂序
  - 目錄
  - 住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興福禪寺語錄
  - 住西安府咸陽縣廣教禪寺語錄
  - 住涇陽清福禪院語錄
  - 住長安青門燉煌禪院語錄
  - 住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金粟禪院語錄
  - 住新蔡金粟禪寺語錄
  - 住長安大興善寺語錄
  - 住汝州風穴白雲禪寺語錄
  - 小參
  - 示眾
  - 機緣
  - 垂問
  - 拈頌古上
  - 拈頌古下
  - 附文
    - 後跋
  - 功刻題名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師諱如乾，號憨休，蜀西龍安人，胡姓。十九歲出家，二十二歲圓具，遂行腳江浙，遍參諸大宗匠之門，隨處皆有悟入。丁未遊少林，過風穴，參雲峨和尚，機緣相契，親炙六載，乃授記莂。於康熙壬子入秦，開法涇陽興福禪寺，後遷廣教、清福、燉煌、金粟諸剎。甲子住興善，戊辰住風穴。師為人厚重，聲清氣雄，胸次磊落，不立崖岸，機鋒峻利，說法如雲，兼博通文翰，士大夫見者咸悅服焉。九坐道場，開堂七剎，門人錄其要語十二卷，附集《敲空遺響》十二卷，並行於世。

金城弟子弘善謹識

序

曩余侍經筵，日講之暇，探討竺墳，獲《傳燈錄》讀之，載臨濟喫黃蘗三頓痛棒，悟得達磨西來的的大意。後住河北，建立宗旨，凡見僧入門便棒，入門便喝，不容情解，痛快直截，如俊鷹快鷂，一味生擒活捉，雖五宗並列，惟臨濟獨盛。憨休和尚乃臨濟下第三十三世之孫，風穴雲峨老人之嫡嗣也，具頂門正眼，光爍天下，隨機應荅，如轟雷掣電，靡測端倪，利刃吹毛，干犯不可，有黃蘗大機之用，得臨濟格外全提，真獅子王哮吼，不啻裂碎野狐心膽，縱是鐵額銅頭，直教命根頓斷矣。信夫山堂淳之言，宗祖高明，子孫光大，良有以也。讀斯錄者，不得以語言文字求之，當相忘於語言文字之外而後可。

時康熙庚申歲嘉平朔有三日，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中陽何瑞徵敬題。

序

瞿曇氏之教微妙甚深，令人難解難入，讀之者如河伯望洋，莫測涯際。其後達磨來梁，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至曹谿盧能大師，枝分二派，禪列五宗，電掣雷轟，日滋月盛。考亭常曰：「達磨西來，盡翻窠臼，猶為高妙。故吾儒往往多心向而逃禪者，蓋必有所取也。」余事理學，未究禪宗。乙酉、丙戌之際，與吾友陳旻昭侍御遊。侍御深於逃禪者也，因得參宗門尊宿，見其寓直指於痛棒，示神妙於微拈，庶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哉！諸方異尚道岸咸登，獨華河上乘未聞，有心人西向而悲，非一日矣。庚子歲，風穴雲峨老人始卓杖入關，開堂振響，秦之緇素如睡夢覺，天龍人鬼煥然改觀，撥雲霧而睹白日也。憨休和尚荷風穴正法眼藏，不憚遠涉，更弘宗旨，杖履所至，風飆雷動，匪但匹夫

匹婦之所皈向，即吾縉紳士夫，凡有志夫性命之學者，慮無不捨身向道，腰忘帶、足忘履矣。觀其隱心救世，善誘接人，鉗錘即以指心、問答即以見性，棒喫百頓、機契片言，斯誠釋氏之雄，拔乎其萃者，庸詎出黃面瞿曇之下？師壬子住興福，杖過嘉慶，與余一見，如舊相識。其後七坐道場，隨處說法，門人集語錄若干卷，梓以播世，欲使世間得與於斯錄者，認本來面目，懸崖萬丈，可以撒手遊行，顧進退勇怯何如耳，道豈遠人哉？若夫鈍根自閉之夫，絕不知有向上一路，雖鐵船可渡、木馬可鳴，悟此者其誰與？余雖從昔者吾友之後，於至道稍有知識，要亦門外漢，不足語入室心印。世不乏個中人，必將有會於斯編。

時康熙丙寅歲七月望有一日，賜進士第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涇陽張恂拜撰。

憨休乾禪師語錄目錄

序文(二首)
卷第一
住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興福禪寺語錄
卷第二
住西安府咸陽縣廣教禪寺語錄
卷第三
住西安府涇陽縣清禪禪寺語錄
卷第四
住西安府長安縣青門燉煌禪寺語錄
卷第五
住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金粟禪寺語錄
卷第六
住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金粟禪詩語錄
卷第七
住西安府咸寧縣大興善寺語錄
卷第八
住河南汝州風穴白雲禪寺語錄
卷第九
小參
卷第十
示眾
機緣
垂問

卷第十一
拈頌古
卷第十二
拈頌古
後跋

憨休乾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興福禪寺語錄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初三日，師在華州甘露寺受請，於初七日入院。至山門云：「觸處洞然，目前無異路；當陽直截，格外有靈機。分明八字打開，未免指南一上。」曳杖便入。

佛殿。「金沙灘頭馬郎婦，跣足露胸；杖林山下竹筋鞭，撐天拄地。新興福今日別行一路。」遂撒開坐具，云：「看。」大展三拜。

祖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移星換斗，互相熱瞞。不肖兒孫今到此，全身迴避最為難。」乃以坐具打圓相，云：「交。」

韋馱。「普眼圓明，現威容而等慈品彙；作家手段，宣甲冑以振肅魔林。」遂豎拂子，云：「欲得這個流通，須仗極力匡助。」

伽藍。「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式彼靈兮，不生不滅。忠勤漢室而大義參天，呵護法門而衛嚴金地，興福攸賴於今日，玉泉記莂於當年，且以何為驗？」遂插香，云：「願將歸帝擎天手，剔起靈山照世燈。」

方丈。「室掩摩竭，塞耳偷鈴；杜口毘耶，揚聲止響。新長老也無如許伎倆，惟據一條白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興福門下，令不虛行。」

開堂。師至法座前，拈疏云：「發明妙覺真心，流通正法眼藏，須憑這個。如其會得，不消錦上鋪花；脫或滯殼迷封，更煩表白宣過。」讀畢，以拄杖指法座云：「此大寶華王座，從上老古錐據之，倒弄顛拈，生陷無間地獄。即今乾上座業債相牽，推免不下，只得隨隊亦向其中撒土撒沙去也。還見麼？」便陞座，告香云：「此瓣香，體元居正，開帝網於三千；建極立中，衍龍圖於萬億。信手拈來，爇向寶爐，端為祝延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欽願常光佛日，將雨曜以齊明；永御金輪，等二儀而遠大。」次拈云：「此瓣香，得尼山精一之真傳，鹽梅鼎鼐；協飛龍九五之治化，霖雨蒼

生。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縣邑侯及諸衙勳貴，伏願福源洪注，如日月之升恒；祿位崇遷，似河山之帶礪。」復拈云：「此瓣香，兆形始地，靈根早固於劫前；判氣先天，枝葉繁茂乎今世。奉為今辰請主護法檀那、紳衿文學並及在筵耆德，伏願寸心不昧，常開般若之花；一念圓明，當結菩提之果。」又向懷中拈出一瓣香，示眾云：「諸人還知麼？二十餘年楚水吳山辛苦受盡，後至汝海山中，遇著個無面目老尊宿，被他驀與一錘漆桶打破，於今冷地光生，不敢囊藏被蓋，恭對人天眾前拈出，爇向寶爐。奉為現住河南汝州風穴山白雲禪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本師雲峨大和尚，不為酬恩報德，要使大眾咸知。」遂攝衣敷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撥草瞻風二十秋，全機不動信優游。無端扶上華王座，擘破三元接上流。人天既集，法令當行。殺活臨時，全體獨露。只如第一義諦，還有解觀者麼？出來相見。」僧問：「少室安心，斷臂得髓。風穴待讖，鐵牛呈機。向上一著則不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生鐵崑崙顛倒舞，金烏玉兔絕光輝。」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銀犀海外弘離坎，木馬雲中判午寅。」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川烏根下生甘草，芍藥花中結柘榴。」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雲籠古洞連山罩，月出長灣帶水明。」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會得唯心萬法空，頭頭盡露真消息。」進云：「五宗已蒙師指示，出身一句事若何？」師云：「石安原下，涇水東流。」進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師云：「切忌躲跟。」僧作禮，師打云：「放過則不可。」問：「斬新日月，特地乾坤。祖印高提，壁立萬仞。逢人即出則不問，如何是斬新日月？」師云：「未離汝海千山暗，纔上中天萬國明。」進云：「如何為人？」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恁麼則遍界潛消狐狌跡，獰獅出現爪牙雄。」師云：「汝且喫棒。」便打。乃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至道恢弘，千途合轍。眾流截斷，遍塵剎而任運全該；妙轉元樞，括有無而憑垂指注。光超日月，智出聖凡；動靜無私，隱顯不昧。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綿密安詳，權開洞山五位；暗機圓合，要出溈仰三生。一字關大雲門之高古，六相義攝法眼之現成。奪境、奪人，直捷痛快；立賓、立主，大用天旋。印水、印泥、印空，匪作家難辨；非心、非佛、非物，唯證者乃知。似地普擎，如天普蓋；真機剖露，萬法全彰。正恁麼時，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興福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則且止，且道即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壤歌揚忘帝力，由庚詩詠樂時雍。」(謝詞不錄)復舉：「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恁

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拄杖，便歸方丈。」師云：「無勘驗龍蛇眼目，難以荷負宗乘；有超情越量機權，方能鉗錘佛祖。寶壽、三聖二大老雖則拳踢相應、酬唱無虧，要做臨濟下烜赫兒孫猶未可在。且道如何是臨濟兒孫？」以拄杖捺膝，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上首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請執事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汝問甚麼？」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答汝了也。」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鐵輪天子寰中敕。」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帝釋宮中放赦書。」僧禮拜，乃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獨掌不鳴，兩手斯應。華王綴葉，方播絕世奇馨；鸚鵡乘風，得展凌雲妙翅。所以宗旨欲建，成褫固是耆年；法社新開，變理在於昆弟。漫言皮膚脫盡，腦後更欠一椎，只饒明暗兩忘，元中猶有三要。威音王前行道，未免移過缽盂，知是般事便休，早已腦門著地。文不加點，諱處結搆，藏鋒兩年，一春好生修事，供養贓物現在刈得，三百個祖師食已先饞，何曾不入這保社興福？今日量才補職，高下得宜，都來向無陰陽地上安排，藏身之處沒蹤跡；於無生國內楨幹，沒蹤跡處莫藏身。匪但毘贊宗猷，要使爪牙俱備，挐雲攫霧，人人奪獅子之獰威；浴日光風，個個展鳳鸞之健翮。然雖如是，且高豎法幢，共相建立一句又作麼生道？妙舞應知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結制，上堂。僧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缺一不可，今辰法筵初建，四料揀還許學人問否？」師云：「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你是個不唧溜漢。」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摧。」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長劍倚天寒。」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爾問我答。」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向上單提事若何？」師便打，乃云：「今朝十五結制，天下叢林古式，先聖既有規模，未免隨條攀例。考鐘伐鼓陞堂，衲子眼眼相覷，人人頭頂青天，個個腳踏實地，大事徹底無私，何用思量擬議？高舉向上鉗錘，頂門一擊粉碎，虛空笑口忽開，剎塵任恣游戲，大斧斫卻山門，倒騎佛殿出去，直饒盡思度量，不能測其佛智。諸禪德且道：如何是佛智？不見道：庭前種萵苣，萵苣生火箸，火箸長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剖破，一顆大芝麻。若向這裏會得，許你薦取佛智；脫或未然，好於三冬向煖火，不妨冷地拾枯薪。」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騎驢踏鐙，不如步行。」進云：「如何是個中人？」師云：「高據猊床行正令。」進

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問：「八百獅子吼秦川，即今和尚座下有多少？」師云：「只汝一個不唧溜。」乃云：「有問有答，塞壑填溝；無說無聞，息掠補劓。假饒問到窮劫，與已了無相干；縱使答到盡頭，其道愈為轉遠。何故？蓋為諸人本來自性圓滿十方，常住真心貫通三世，隨緣無作，動寂常真，亙古亙今，無餘無欠。所以棘柏論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相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秖如本作麼生達？心作麼生知？不見道：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忘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任緣自在。然雖如是，這由是三家村裏座主見解。若約衲僧門下，機先領略，猶滯半途；句下承當，早已蹉過。且不涉離微，獨脫無依一句又作麼生？」驀拈拄杖，卓，云：「嶽邊頓落千山勢，海上溟收萬派聲。」

上堂。僧問：「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為甚麼拄杖頭上失卻眼？」師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乃云：「法身無相，凡觸目以皆形；般若無知，對夤緣而悉照。圓古今於一念，宗三世於毫端，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識塵勞，乃普賢之境界。真空絕跡，法相離名，了無正偏，隨機應現。微言若滯，尚為緣慮之場；實際若居，翻成名相之境。苟非通元上士、逸格英賢，又何能於諸塵中發明格外真宗，揭示當人之巴鼻也哉？須知諸法所生，唯心所現。既是法隨心現，只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碓嘴生花，磨盤結子。諸禪德！還委悉得麼？若也委悉，一生參學事畢；如或未委，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冬至，上堂。僧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麼命根不斷？」師云：「瞎驢趁大隊。」進云：「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麼有明與不明？」師云：「暑往寒來覆？」進云：「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云：「鴨卵何曾抱出雞？」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麼被片雲遮卻？」師云：「莫眼花。」進云：「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曾離，因甚麼踏不著？」師云：「看腳下。」進云：「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免被燒卻？」師云：「洞鐵須還劉曜手。」乃云：「一陽來復，萬物資始；君子道長，漢線初添。當此之際，嶺上寒梅將吐玉，庭前古柏翠凝霜。境物蕭蕭，佛祖之真心獨露；朔風凜凜，西來之大意全彰。若能於斯會去，始知萬別千差，吾道一貫。道既一貫，便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王侯得一天下和平、日月得一以照臨、四時得一以運行、鳥獸得一以飛鳴、草木得一以發萌、衲僧得一鉗錘在手，一切臨時與奪自在、殺活縱橫，把住則滴水滴凍、水泄不通，

放行則冰河發燄、鐵樹生花。然雖如是，即今慶節納祜一句又作麼生道？萬方有道歸皇化，玉葉聯芳亙古今。」
復舉：「洞山禪師冬至日請泰首座喫果子，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叫行者掇退果棹。」師云：「洞山老漢雖恃權衡之威猛，殺活臨機之大用，然泰首座亦有添兵減灶之謀、詐敗佯輸之計，仔細點檢將來，大似空入沙場，徒勞索戰。當時山僧若作泰首座，待問：『過在甚麼處？』便舉杯躬身云：『多謝和尚賜茶。』不惟使洞山無處措手，更見佛事人情一齊周備。」
上堂。「壁日晒光，卿雲舒彩。六合開朗，八水澄瑩。霜林之落葉堆黃，村落之炊煙颺白。全機顯現，法性昭然。十方剎海露堂堂，萬象森羅明歷歷。勝妙豈容意況，性相不可擬思。了悟唯心，境智不二。所以釋迦老子云：『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現於無心，而見於分別。』於斯薦得，便知如理即事，體俗全真。遇緣即宗，隨方瀟灑。且道不落夤緣一句又作麼生？莫怪從前多義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復舉：「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何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師云：「金剛齊菩薩被障蔽魔王一拶，只得七穿八穴，幾乎無個容身之處。然雖如是，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
上堂。「靈山打草，黃面老奔波一世；少林面壁，碧眼胡瞌睡九年。百城歷遍而虛費草鞋，九上三登而徒勞鈍置，只得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不出戶而知天下，不動步而歷恒沙，正所謂散於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塵塵光彩，不屬世諦流布，豈容佛法商量？直饒總不恁麼，猶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復舉：「德山禪師因僧問：『從上佛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次日，德山浴出，僧度茶次，山拊僧背一掌，云：『昨日公案汝作麼生？』僧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云：「德山陷虎機深，神妙莫測；這僧批鱗手辣，白浪滔天。秖如德山兩度休去，汝諸人還知落處麼？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上堂。「道本無言，天地位而萬物育；靈源絕朕，心思盡而萬行空。廓徹靈通，孤圓活鱍，迥脫是非之表，杜絕形名之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離當處，貫古今而洞達十虛；只在目前，該隱顯

而冥通三際。本來具足，一切現成，但能正眼豁開，縱步隨方無礙。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頭頭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遂以拂子擊一下，云：「這個是聲？那個是本來人？」又擊一下，云：「這個是本來人，那個是聲？若向這裏緇素，分明許你與達磨老子相見；如或眼裏迷哩，麻囉興福重為註腳。」乃以拂子打圓相，復劃破，擲拂子。

上堂。「真妄一源，本無迷悟。理事無礙，迥脫是非。疑慮紛紜，而觀有大小之別。異見競起，而執定有無之偏。心月孤圓，自生違背。靈光朗耀，不肯承當。家中捨父，而他國伶俜；衣內忘珠，而四方傭賃。致使迷雲密布，障蔽性天。荊棘叢生，菩提路隔。適有勝妙義菩薩，聞興福與麼告報，領百千眷屬，從北方成就世界而來。以無量幢幡雲，無量寶蓋雲，無量香花雲，無量光明雲，無量音樂雲，種種供養，恭敬圍繞，勤求大法。仍以上方香飯，普熏興福禪林。未免因齋慶讚，隨分葛藤。向無說處通說，無法處演法，應時應節去也。還會麼？要聽少林無孔笛，從來多是逆風吹。」

佛成道日，上堂。「聲鐘不住催，狼忙出方丈，縱步便陞堂，僧俗齊翹望。報道老釋迦，今日道成辦，星現眼皮穿，奇哉乃發歎。一切諸眾生，如來等一樣，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德相。興福重舉揚，麤硬一條棒，用處不換機，當仁總不讓。佛祖齊到來，總與三十棒，打破生死關，究竟到彼岸。騎鶴上楊州，腰纏十萬貫，輸他老瞿曇，意氣多調暢。比鄰有檀那，設齋來供養，麵做好饅頭，米炊香稻飯，勤種大福田，嘅錢隨手散。南無佛陀耶，因齋喜慶讚，大家飽膨脖，水牯勤收放。且普利一句又作麼生？一念圓修福慧隆，三心無得消諸障。」

唐涇湄昆仲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於斯時也，庭柏含蒼翠，墻梅綻早芳，臘暖天無雪，風寒夜有霜，欲識佛性義，不必更商量。諸人於此桶底脫去，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若也把斷要津，三世諸佛只得口挂壁上。然雖如是，心佛生從來一體，儒釋道本自無差，但辦肯心，無事不就。興福小時於書堂中記得首古詩。」遂歌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且如何是自強底句？桃花先透三重浪，月桂高攀第一枝。」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數到今朝是人日，新年佛法總現成，只是時人自不識。何也？突出難辨，久參未免躊躇；信手拈來，後學那知端的？東風拽柳線，淑氣破花顏，明明百草頭邊，一一天真漏泄，何必行棒行喝，勿論照用同時。若肯直下承當，不妨現隨類身，作奇特事。且道如何是奇特事？」良久，云：「普天和煦春光藹，火內優曇綻一枝。」復舉：「鄭十三娘同師姑至大溈，纔禮拜

起，溈問師姑：『甚麼處住？』師姑云：『南臺江邊。』溈便喝。又問：『背後娘子甚麼處住？』鄭放身進前，叉手而立。溈再問，鄭云：『早個呈似和尚了也。』師云：『娘子做次，大似掩耳偷鈴。』諸人還知他放身進前意麼？住處分明意自殊，天師門裏賣桃符，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解制，上堂。「九旬解制始收功，燦爛星橋火樹紅，緊峭草鞋獰似虎，橫擔拄杖活如龍，生涯到處隨緣分，聖諦無為契己躬，牢寨踢翻渾不管，從教八面自玲瓏。是則是，諸禪德！若是路頭熟慣、腳下無私底，驀直便去，歸到自己家中，一一現成，穩坐受用；倘或路頭未辨、腳下生疏底，不見道：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卓拄杖。

過熊耳山，掃達磨初祖塔。拈香上供畢，乃云：「航海西來，早成滯貨，少林面壁，已涉廉纖，平欺赤縣神州，馬駒踏殺天下。梁王殿上一恁簸土颺塵，元魏國中何妨滴水滴凍？雖輸神光一臂，贏得五葉花開，末後隻履西歸，那知活埋熊耳？今日不肖 遠孫如乾向這裏借路經過，就此披撥煙嵐，特拈一瓣枯木，非為追遠報本，大都飲水思源。雖然如是，且道我初祖面目即今在甚麼處？」驀豎拂子，云：「兩輪日月雙環眼，萬卉春風篩絡鬚。」

退院，上堂。僧問：「妙義元言春細雨，莫教污我本來心。如何是本來心？」師云：「雞聲茅店月。」進云：「要提無相毘盧印，須踏千峰頂上行。如何是毘盧印？」師云：「人跡板橋霜。」進云：「恁麼則春疇麥秀含蒼翠，遍界分明不覆藏。」師云：「切莫認著。」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汝即今在甚麼處？」僧便禮拜，師云：「錯。」乃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時無異緣，隨處作主。元機妙密，神應無方。揭示本來心，雞聲叫落茅店月；高提毘盧印，人跡踏碎板橋霜。遍界不曾藏，春疇麥綠含蒼翠；汝今在甚處？倒身三拜錯承當。竿木逢場，隨緣放曠，所以客冬安期於此，蒙眾檀越信力資培，法道光揚，始終全美。今者應緣廣教，杖笠移西，特為陞座辭謝，雖則咫尺相違，大都本地不隔。如何是不隔底句？墻內竹抽墻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西安府咸陽縣廣教禪寺語錄

康熙癸丑季冬，師在興福受請，拈疏云：「本是無事人，門外客偶至，火蛇忽纏身，狹路難迴避。既難迴避，只得道破個中消息始得。」遂度與維那讀畢。

陞座。云：「囊錐始脫穎尖新，驢事方歸馬事臨，一度業緣猶未了，催符又逼過眭村。一不做，二不休，還有共相扶豎底麼？試出來看。」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週，而恒處此菩提座。如何是赴感底句？」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既不以心象，去來動靜畢竟是何物？」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進云：「恁麼則竹影掃階塵不起，月穿潭底水無痕。」師云：「好個消息。」問：「古人三請不允，和尚今日默然，還是應廣教？應此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恁麼則草鞋到處皆雲水，拄杖隨緣任去留。」師云：「卻被閣黎道著。」乃云：「鵬翮翩翻，驚破長風千里浪；金鎚影動，擊開祖域萬重關。獨露方外乾坤，斬新寰中日月，光輝溢目，遍界歡騰，倏爾金地招手，只得江陵點頭，元非有待，偶爾成文，正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法王寶藏自然而至，塵塵普利，剎剎咸資，赴感隨緣，不離本座。既不離於本座，須知廣教即是興福，興福即是廣教，既無分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正好撥轉向上機輪，開鑿人天正眼，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東澗水流西澗水，恁麼、不恁麼總得，南山雲起北山雨。且水到渠成、風行草偃一句又作麼生？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甲寅二月初七日，進院。至山門。「欲達普光明殿，須由大解脫門，但能腳下無私，信步任渠出入。」遂左右顧視，云：「還有把手共行底麼？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

接引佛殿。「巍巍相好，三界獨尊，四十八願而津濟眾生，九品蓮胎而果因一致，長年垂隻手，端的待知音。即今來也，且作麼生相見？」乃上香，云：「一瓣兜樓煙篆裊，普天杲日麗晴光。」

祖堂。「異苗蕃茂，五葉花開；深固靈根，二株挺秀。馬駒踏殺天下百丈，千古典型堆堆冷坐。遇同人……」遂燒香，云：「一回拈起一回新。」

韋馱。「奮獅子威，現童真體。革故鼎新，權衡在己。門前倒剎竿，借力須扶起。」

伽藍。「鬼神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吾今到此，振復頹綱，唯有一事相囑。是那一事？三個孩兒抱花鼓，莫教攔我毬門路。」
方丈。「九年面壁，落賺人天；一默當機，洗清魔佛。新廣教這裏若有奔流度刃、具通天作略底到來，也須倒退三千。為甚麼如此？」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即日，紳衿緇素請師開堂。拈疏云：「拈花奧旨，少室真宗，盡從這裏漏逗了也。如向未舉已前薦得，猶較些子；倘或尚留觀聽，卻請維那宣過。」宣畢，指法座，云：「這曲彔床子，千聖共登，於中轉法輪、提心印，機如掣電、口似血盆，廣教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去也。」喝一喝，便陞。告香，云：「此瓣香分種於威音那畔，馨騰於震旦國中，散而為瑞為祥、結而為雲為蓋，拈來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統御萬方，皇極永建於九域；覃敷五福，謳歌胥慶於八埏。」次拈云：「此瓣香淵源洙泗，授受杏壇，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宰官、本縣邑候、諸衙勳貴暨縉紳文學、諸大護法，伏願不忘佛記，司文衡而城塹吾宗；奕世甘棠，沛霖雨而資平治化。以及今辰請主、在筵耆宿等，普願心花開朗，種智圓明。」又拈云：「此瓣香包羅萬象，含裹十虛，得處甚是孤危，用時何妨毒烈？今次第二回拈出，奉為現住汝州風穴白雲堂上本師雲峨老和尚，爇向寶爐，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垂萬里鉤，牽騏挽驥；撒縵天網，打鳳羅龍。入彀始見英雄，超方須是作者。有麼？有麼？」僧問：「新整爐韝，選佛場開，衲子到來，如何煆煉？」師云：「石鴿穿雲連斗戲。」進云：「今日廣教開堂，與昔日靈山會上是同是別？」師云：「金騮度海帶山嘶。」進云：「恁麼則法王座上全身露，覿面承當非古今。」師云：「禮拜了退。」又問：「昔日世尊初於波羅奈三轉四諦法輪，即今廣教轉何法輪？」師云：「渭水晴光搖綠樹。」進云：「達磨隻履西歸，何不兩隻都將去？」師云：「要假兒孫腳下行。」僧作禮，乃云：「諸佛慧命，列祖綱宗，令不虛行，風行草偃；緣不虛應，谷響聲傳。一言含萬象以無私，一句逗群機而迴出，混融萬有，包括古今，達根塵而不隔纖毫，透聲色而豈留朕跡？真光朗耀，廓爾虛明，法印高提，宏機密運。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時於四衢道中開權顯實，慰諭諸子而三車等賜；有時於十字路口分賓列主，聚集眾緣而立業成家。況此廣教禪林，嬴秦遺蹟，畢郢名藍，雄瞻關中，繪巧殊稱三絕；大觀海內，名聞更逾七金。逢聖世以重興，賴得人而復刱，場開選佛，克振前徽，弘揚濟上宗風，流通正法眼藏。當恁麼時，正令全提，

隱顯該通一句又作麼生道？十二處忘閒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謝辭不錄)復舉：「臨濟初住河北，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又上來問：『和尚昨日打普化，為甚麼？』濟亦打？」師云：「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普化、克符雖善成褫激揚宗旨，點檢將來，也是賊過張弓。山僧今日欲於此建立風穴宗旨，若有珍重出去，便好劈脊便棒。或有僧問：『和尚打者僧，為甚麼山僧亦與劈脊打出？』」召大眾云：「秖如臨濟也打，山僧也打，且道是同是別？若緇素得出，許你具衲僧眼；其或未然，新出紅爐金彈子，簁破諸方鐵面門。」維那復結椎云：「諦觀法正法，法工法如是。」下座。

上堂。問：「搥擊妙喜世界百拶碎底人，為甚麼處處解持缽？」師云：「隨流得妙。」僧禮拜，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乃云：「虛玄湛寂，廓爾無垠，藏百億須彌於藕絲孔中，置大千剎土於蟭螟睫上，卷舒自在，任運何拘？觸處洞然，隨緣不變，縱令離婁、師曠之聞見難施，蘇秦、張儀之智辨叵測。雖然，牢關把定，密不通風，機梭放行，絲輪活脫。」遂驀豎拂子，云：「若向者裏領略，且喜窮子歸家；如或擬議思量，枉受伶俜辛苦。」

解夏，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主句？」師云：「研鎚撩餺飥。」進云：「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向未開口已前薦取。」僧作禮。乃云：「日躔鶉尾，大火西流。露下疏桐，葉捲庭柯之翠；涼生幽砌，蟲吟促織之聲。綠陰之槐國夢回，碧落之清秋氣爽。元樞密運，四序推遷，節換時移，箇中不變。心外無法，頭頭顯示，而法在目前；法外無心，物物全彰，而心即前境。若是明眼漢、沒窠臼，於斯連得便行，直下如千日並照、萬鏡臨臺，坐斷毘盧頂[寧*頁]、豎亞摩醯正眼，橫吞宇宙、倒卓須彌，獨步丹霄、超然物外。然雖如是，今日一期告滿、九夏功圓，且不涉途程，家堂穩坐一句作麼生道？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復舉：「翠巖禪師夏末示眾云：『一夏為諸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還在麼？』保福云：『做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師拈云：「翠巖大似藏頭露面，未免笑殺傍觀。三老雖則極力劻勷，也是隨邪逐惡。且道優劣在甚麼處？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師誕日，緇素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生前句？」師云：「梳影草萊翻白晝。」進云：「如何是生後句？」師云：「潑空煙雨冷青莎。」進云：「生前生後蒙師指，向上一句事若何？」師便打，僧禮拜，乃云：「形氣未彰，那有生滅去來之相？鴻濛既判，便分色

空明暗之殊。虛融萬法，即假即真；不立纖塵，絕彼絕此。生佛不異，凡聖同源。透聲色以齊該，離見聞而迥脫。縱橫得妙，圓應無虧。所以古德云：『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諸人還薦佛身麼？」卓拄杖，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

結冬，上堂。僧問：「高豎法幢即不問，當陽直指事若何？」師云：「滿地綠苔乘宿雨，一林紅葉醉新霜。」進云：「即今選佛場開，四眾雲集，未審選甚麼人成佛？」師云：「少汝一箇不得。」僧禮拜，師云：「一釣便上。」乃云：「昨日結制，今朝開爐，霜花點白，隨雁陣以排空，已是天寒人寒，將見滴水滴凍。當此之際，方外衲子薦在機先，行腳高人腰包放下，聚首於畢郢原上，安期於廣教禪林，人人鼻孔昂藏，個個眉毛廝結，拶碎祖師關捩，豁開妙淨明心。」驀拈拄杖，云：「這個是妙淨明心，那個是祖師關捩？」卓一卓，云：「這個是祖師關捩，那個是妙淨明心？若向這裏會得，一段大事因緣直下了畢；脫或未然，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

上堂。僧問：「敲空擊木尚落筌蹄，瞬目揚眉即成窠臼。向上宗乘則不問，女子入定意如何？」師云：「石牛攔古路。」進云：「假饒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未審世尊恁麼道，是好心？不是好心？」師云：「一馬生三寅。」進云：「罔明因甚卻出得？」師云：「杓卜 聽虛聲。」進云：「恁麼則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於今無直人。」師云：「鼻孔漫撩天。」乃卓拄杖云：「只者一著子，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彌滿法界、逼塞乾坤，處凡不減、在聖不增，超今越古、蓋色騎聲，三世諸佛以之一雨普施、潤澤三根，歷代祖師及天下善知識以之全提正令、坐斷要津，三賢十聖並諸大菩薩及大阿羅漢以之等修六度、妙果咸臻，天下衲僧以之渡生死海、竭煩惱河、高超塵表、取證無生，今日性悟居士以之具決定信、發殊勝心、廣行檀施、請轉法輪，頓令心花開朗、道眼圓明，山僧以之據曲彔床、提木上座，與諸人敲枷打鎖、拔楔抽釘，且道拄杖子以之又作麼生？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宗南法侄請上堂。「法身紅爛，鮮血滴滴，路上行人盡都不識，唯有超方作者舉起便知端的。知端的，劈箭急，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繡花針眼度金鵬，萬里晴空轟霹靂。東土二三，西天四七，揑不成團擘不開，扭不乾兮打不濕，喝下無私照用全，棒頭有眼明如日。沒絃琴，無孔笛，相將賣弄鬍鬚赤，拈花微笑暗傳來，兒孫遞代相沿襲，虛空背上刮龜毛，西河獅子咬人急。且道：有何本據便得與麼自在？不見道：龍生龍，鳳生鳳，生鐵秤鎚無罅縫，大唐國

裏沒禪師，貓兒上樹乾打開。」以拂子連擊，云：「吽！吽！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上堂。「雪風凜凜透心寒，個直分明徹底看，拶碎祖師關捩子，圓明寂照絕遮攔。諸仁者！若向這裏領略得去，正好於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眉毛厮結、鼻孔昂藏，蠟人向火薄處先穿，見聞不昧，一味平常；如其不會，問取金剛，瞋拳怒目，太煞郎當。誰知李四元是張三，霜花點點、雪片團團，好個消息，特地風光。」驀豎拂子，云：「高著眼，莫顢頇，擬議思量總不堪，繡出鴛鴦從賞玩，金針難把度蕭郎。」擊拂子。

冬至，上堂。「群陰剝盡，一陽來復，消息分明，誰人能覺？寒威凜冽，朔風觱發，條抽石筍，燄發冰河。若是眼裏有筋的，舉一明三；假饒舌頭無骨的，總跳不出。五眼辟支莫能窺，千手大悲難摸索。堪笑意下丹青，背地紛紛卜 度。休卜 度，楊岐驢子三隻腳。」喝一喝。

上堂。「簷前喜鵲噪聲頻，忽報檀那駕到門，撾鼓陞堂無法說，一天晴日麗光明。全機顯露，極切披陳，面面相對，鼻直眉橫。要會西來祖意，只須手辦眼親，從來佛法無多子，自古久長難得人。山僧如此舉揚，拄杖子聽得忍俊不禁，驀地[跳-兆+孛]跳上須彌盧，不覺磕著娑竭龍王腦蓋，只得巨靈神惡發，將華山一擘分為兩路，放出黃河，潑天雄浪，普潤一匝，歸來向廣教寺裏揚聲大叫，而說偈曰：『不退當年大道心，相邀共聚飯叢林，優曇花綻三冬蕊，福海源長壽量深。』」

解制，上堂。「自昨冬十月十五結制，於廣教寺裏捱拶，至今朝上元佳節，聖制告圓雲堂，衲子人人打點腰包、個個緊峭草鞋，將欲獨步大方、昂藏氣宇，吞佛祖瞻風撥草，撐開天漢瀉玄流。諸兄弟！去則恁去，若是前途有人問：『如何是廣教為人底句？』汝若道得，不惟與山僧添個光彩，亦顯得自己一冬不空過矣。脫或未然，處分隨人甘自屈，難辭拄杖送頭顱。」

檀越供法衣，請上堂。師拈起袈裟角，云：「雞足峰前，迦葉捧去；黃梅夜半，盧老傳來。從上佛祖的的相承，莫不以此流通正法眼藏，所以人如來室，披如來衣，坐如來座。今日山僧既據此座，必披此衣，不假強求，自然而至。拈來恰好，非長非短，畦相宛然，本地之風光獨露；金針暗度，當人之正眼圓明。直下現成，通身光彩，承先啟後，永遠傳持，繼往開來，獲大利益。如何是利益的句？福壽雲臻歸善信，禪燈祖印永流輝。」

師誕辰，緇素請上堂。「當陽突出，迥絕囊藏，覿面提持，全無忌諱。孤迥迥坐斷千差，峭巍巍壁立萬仞，輝騰今古，超越聖凡，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老，靈然獨耀，洞底無私，造化不得而

拘，陰陽豈能陶鑄？所以道：五行不待書中驗，八字那從掌上推？得失榮枯人莫測，毘盧頂坐笑嘻嘻。如何是毘盧頂？」揮拂子，云：「若向這裏薦得，便知山僧壽日即是諸人生辰，諸人生辰即是山僧壽日，彼此無二，真俗渾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即今因齋慶讚，福利有情一句又作麼生道？願將無量虛空壽，散與寰瀛慶瑞祥。」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涇陽清福禪院語錄

康熙乙卯季秋，師在興福受請，拈疏示眾云：「這是清福眾檀越從真實心中流出一道寶光，輝煌法社，扶豎綱宗。要知其中端的，須借維那剖露。」宣畢，指法座云：「毘耶借座，今古弘規，高廣莊嚴，尊居無上。今幸覿面相逢，須知放過不可。」陞座。云：「年餘罷撫沒絃琴，院草青長一丈深，露柱驀然開口笑，喜逢雲外有知音。知音既至，敲唱當行，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還有接拍相和者麼？」僧問：「古殿聲鐘，大扣雲堂之響；當軒畫鼓，忽轟震地之雷。四眾臨筵即不問，西來大意請師的旨。」師云：「黃花香滿徑，紅葉醉新霜。」進云：「恁麼則風行草偃人皆仰，水到渠成在處通去也。」師云：「不勞讚歎。」問：「如何是出生脫死一句？」師云：「興福寺前平野闊，縱觀極處白雲飛。」僧禮拜，乃云：「道貴乘時，須是應緣濟物；遠方來慕，何妨疾切敷揚？跨出楊岐三腳驢，流通祖師正法眼，金剛王寶劍喝下全彰，山形拄杖子覿面分付。任渠長安正闌，信知我國宴然，杲杲赫日耀三秦；灼然大智圓明，體無向背，颯颯金風噓四野。果爾聲和響順，理絕差殊，說甚麼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去來不以象，波斯鼻孔長三丈；動靜不以心，空生巖畔雨花生。本自無為，當人元具，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應時應節一句又作麼生道？大鵬只展摩霄翼，誰顧奔騰六合雲？」於十月初一日進院，次日開堂。拈疏，云：「毫端未動，文彩全彰，迷封打開，光輝遍界。若也見得徹去，不勞重說偈言；設或躊躇，更請作家一回宣過。」指法座，云：「盡大地是個寶華王座，諸人盡在裏許，又何須特地？雖然，要提無相毘盧印，須踏千峰頂上行。」喝一喝，遂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云：「這瓣香名不得、狀不得，虛而靈、寂而妙，昔在風穴酬價，向於興福曾拈，今次第三回拈出，專為現住汝寧慧文禪院本師雲峨老和尚，爇向寶罏，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聲前薦得，已涉廉纖；椎下承當，崖州萬里。有超宗越格者麼？試出來展演看。」僧問：「靈山會上，迦葉傳心；五乳峰前，神光得髓。的的親承一句即不問，如何是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師云：「兩行古柏參天翠，一片閒雲貼地飛。」進云：「放出鐵牛耕夜月，展開木馬恁嘶風。」師云：「金剛腦後三斤鐵。」進云：「恁麼則寶華座上家風

展，大地咸沾雨露恩去也。」師云：「闍黎讚歎即得。」乃云：「向上一著，統攝聖凡；末後一機，該通今古。根源直截而在處全彰，珠網交光而隨方影現，迥絕見聞知覺，了無回互正偏，出沒卷舒，得大自在。所以能於一切處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雨大法雨，握金剛寶劍，剪邪見之稠林；運本分鉗鎚，對人天之眼目。直教古佛眉間放光，那管腳下拖泥帶水？況茲池陽勝地、清福道場，浮渭據涇、屏嵕案郢，唐一行禪師之開建、明彥菴率眾以重修，閱世已來，香火幾廢，鐘[木*魚]雖具，大道無聞。幸茲眾檀護念洞徹，因地圓修，敦請山僧弘揚正法。即今正令全提，主賓契合，共相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雕弓願掛無多事，率土歌謠賀太平。」(謝辭不錄)

復舉：「三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云：「二尊宿文經武緯、三略六韜，扶豎濟北綱宗則不無，若在清福門下，各與三十痛棒。且道甚麼處是他喫棒處？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維那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骨肉既還父母，又向甚麼處現身？」師云：「雲捲青天露。」進云：「還有報恩分也無？」師云：「竹篩日影斜。」僧便喝，師云：「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僧佇思，師云：「果然。」乃云：「薩陀波崙賣心肝而求般若，怛答阿羯為半偈而捨全身，少室斷臂安心，雲門推門折足。這一隊不唧溜漢，雖是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殊不知朔風凜冽、紫柏凝霜，翠舞晴軒，竹響千竿之玉；雲連村墅，寒炊萬井之煙。一一天真、一一明妙，若作境致解會，覿面錯過當人；若作佛法商量，管入地獄如箭；若道境法雙忘，猶是墮坑落塹。到這裏，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直饒倜儻分明，正好喫山僧拄杖子在。何故？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糢糊放過關。」

立兩序，上堂。「烹金琢玉，須憑作者之鉗鎚；荷教扶宗，全賴弟昆之協力。所以道：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欲行恁麼事，須得恁麼人。恁麼人既得，有令必須遵，相將同出手，扶起破砂盆。且如何是盡心竭力一句？歲寒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遂左右顧，高聲云：「大眾！一一記取分明。」

結制，上堂。舉：「法昌 遇禪師云：『法昌 今日開爐，行腳僧無一個，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乃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光，迥脫三乘羈鎖。』」師云：「清福今日開爐，僧有百十餘個，堂中色色現成，晝夜經行打

坐。不圖熱鬧門庭，貴要窮神灶墮，豎起生鐵脊梁，直待疑團打破。虛空笑口豁開，更不招因帶果。何故？海底折角泥牛，扯斷玄關玉鎖。大眾！山僧與麼道，且道與法昌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辨看。」

澹然、義真諸禪德請上堂。「智鑑圓明，盡諸相而照矚；真空湛寂，攝體性以凝然。乾坤函蓋而妙絕名言，理事雙忘而包括今古，往復無際、動靜一如，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縱橫變化、左右逢原，本自現成，無容造作。雖則鑄鍬徒鑿，利不能到於風輪；架梯至高，升不能達於銀漢。殊不知其器者費勞、其謀者益妄，所以令行摩竭抱薪救焚、杜口毘耶喫鹽止渴，德山入門便棒烏龜騎石臺、臨濟入門便喝猢猻人布袋，這一隊老凍膿總未是宗乘極則在。且如何是宗乘極則？」驀豎拂子，云：「白牛上樹從君覓，烏雞入水大家知。」

復舉：「香嚴獨腳頌云：『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腳。』」師云：「能近取譬，香嚴可謂格外宗師。若論啐啄同時，遠之遠矣。何故？但得個中忘知解，戶外青山自點頭。」

上堂。「大道平平信坦然，七通八達露堂堂，腳下無私親薦取，家家門首透長安。須領略，莫顢頇，擬議思量總不堪，古廟香爐煙燄發，圓明寂照絕遮攔。男也得，女也得，何必當來問彌勒？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凡也可，聖也可，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大千沙界含包裹。然雖如是，其中一點最淆訛，丙丁離壬不屬火。」

冬至，上堂。「六陰窮亥，至極復歸其本；一陽生起，天地聿見其心。天心既見，萬卉春回，山意衝寒而欲放江梅，岸容待臘而將甦柳眼。當此之際，冰河發燄，豆爆冷灰，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直得玉泉布褌烜赫赤，賣弄風騷；洞山果棹掇筵間，郎當忒甚。須知我衲僧門下通權達變之方、化育裁成之妙，一一應時及節，頭頭轉地旋天。所以，把住則不留朕跡，河圖、洛書早為多事；放行則書雲添線，亦任隨波。雖然，這猶落時流舊套，秖如天地未分、陰陽未判、生佛未形之先，這一著子畢竟落在甚麼處？」以拂子擊香几一下。



復舉：「慈明禪師冬日榜僧堂前作此字，其下註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慈明聞而笑之。」師云：「慈明一期施設，固是黃絹幼婦，要且難謾識者。首座頂門具眼，雖則覷破元機，早已墮他圈圍。點檢將來，二俱不了。何故？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一日兩上堂，肚空莫得說，兩眼似流星，諸人須領略。」遂左右顧視，云：「還會麼？義海淵深，全歸顧鑒；品類幽杳，盡入照臨。頭圓象天，足方履地，眉毛橫八字，鼻孔大頭垂，人人瑰偉丈夫兒，個個英靈禪衲子。佛法通身露布，大事徹底無私，若能直下承當，始悟不從他得。鳶飛嶺畔，何消踢破方歸？招手江邊，豈待橫趨而去？然雖如是，相席打令，曲徇時宜，買帽相頭，固難恰好。所以道：天地為紅爐，煆煉強與弱，大道本無元，卷舒由橐籥，凡聖路坦然，各自看謀略。只如山門倒騎佛殿，露柱吞卻燈籠，還有佛法也無？」驀豎拂子，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驀拈拄杖，卓云：「金剛寶劍當陽，截斷情塵；正眼摩醯閃爍，光通今古。門門合轍，路路朝宗，若僧若俗而別無原由，乃佛乃祖而同一正見。伶俐道者舉一明三，淈[泳-永+盾]之流目瞪口呿，縱使棒如雨點、喝似雷崩，列千聖下風，踏毘盧頂上，俊鷹快鷂趁不及，石火電光莫能追，到此田地正是玄沙道底。所以鵝湖禪師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湖云：『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焉得知者是乎？』有對：『不分別是。』湖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焉得不分別者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湖云：『法身無為，不墮諸數。焉得四禪八定是乎？』眾皆杜口。清福今日特與諸人頌出，頌曰：『無滯自然隨水去，有聲都為不平來，五更雞唱瓊樓夢，萬戶千門曉自開。』」

上堂。「靈光朗耀，洞矚生死根源；智體幽玄，坐斷聖凡窠窟。隨緣不變，迥絕羅籠。會一真而普應群機，總萬法而全體大用。透頂

透底，離見離名。放行也，瓦礫生光，風行草偃，寒山、拾得撫掌點頭；把住也，山河失色，截斷眾流，臨濟、德山吞聲飲氣。只如放行、埋住二俱不涉，汝諸人又作麼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上堂。「冰鑑澄瑩，驚起泥牛離海底；玉壺璀璨，乍看瓊萼綻梅梢。雪鎖千山而寒威沉沉，雲封萬壑而朔風凜凜。當恁麼時，打開如來多寶法藏，物色鮮明；透脫當人自己心源，境界殊勝。頭頭合轍，處處現成，匝地普天，全體即用。有時慈悲落草，黃葉止啼；有時盡令提綱，壁立萬仞。所以道：大人行履不尋常，觸著眉稜解放光，萬別千差都爍破，明如杲日照虛堂。此是我衲僧家尋常施設，且拈放一邊。只如今日居士設齋，未審將何酬答？」遂揮拂子，云：「石麟願早來天上，福自綿延壽自長。」

上堂。僧問：「向上一著統攝聖凡，如何是向上一著？」師云：「鐵牛吞華嶽。」進云：「末後一機該通今古，如何是末後一機？」師云：「木女產嬰兒。」進云：「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礙往來行。」師云：「三千里外絕淆訛。」乃云：「禪非意想，道絕功勳，動念則乖，修證即錯，直須腳跟下廓爾現前、頂門上靈然獨耀，到這裏猶是兔子懷胎、蚌含明月。若是真實履踐，沒量大人正眼洞明、全機顯現，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萬象森羅了無向背，七穿八穴、五達四通，一處透、千處萬處齊透，一句明、千句萬句齊明。只如離卻妄想、忘卻功勳，威音以前一句又作麼生？火裏優曇朝綻蕊，雲中石筍夜抽條。」

上堂。「三度與棒，黃檗老徹底婆心；脊下還拳，小廝兒事急則變。顯大用，發大機，明頭合，暗頭合，擒縱互換，照用齊彰，北斗裏藏身，針鋒上走馬。到這裏，釋迦老子口似磉盤，達磨大師眼如木[木*突]，十聖三賢讚歎無門，眾生魔外疑謗不息。獨許超方作者、伶俐衲僧，直下了知端倪，不用明椎玉鼓、暗展鐵旗，在處草偃風行，所向無思不服。正所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暗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相見且勿理論，只如龐居士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汝等如何話會？二六時中能返觀，永言配命定多福。」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僧問：「箇裡不須元解會，新年佛法總現成。如何是現成底句？」師云：「元正初一，萬事大吉。」乃拈拄杖，云：「地天交泰，招搖指寅，千祥畢集，萬物咸新。只得山門佛殿歡聲起舞，露柱燈籠放大寶光，柱杖子忍俊不禁，[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撞破帝釋面門。要使國泰民安，處處樂無為之化；年豐物阜，家家開有慶之門。佛日高輝，法雷大震，一眾如獅

如象，分方為雨為霖。乘時慶讚則且止，如何是新年頭佛法？」遂卓拄杖，云：「當陽一句無私覆，覿面離披孰敢窺？」

祁夫人設齋，請上堂。「淑氣氤氳，茁靈芽於性地；碧霄空洞，昶慧日於心天。江梅破玉以競春，岸柳垂金而呼燕。當此之際，朱簾繡戶，無非世外風光；金谷羅幃，盡是劫前煙月。若向這裏薦得徹去，便可以轉塵勞為佛事，化荊棘作栴檀。履險若夷，騎聲蓋色，不消彈指，樓閣門開。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時了。既無迷悟，諸人聚頭向這裏又討甚麼碗？只要今時了，且今時作麼生了？」卓拄杖，喝一喝。

解制，上堂。「紅爐燄裏翻身，萬里搏風方有分；荊棘林中得路，虛空住腳始無疑。大道只在目前，一任橫三豎四，神通妙用，游戲自如，動靜去來，何憂何喜？攝十方世界於一微塵裏，促百千億劫於一剎那間，解脫門日日打開，安樂神時時應現，又何必南天台、北五臺，禮文殊、參達磨，明明百草頭，歷歷無藏覆？只如今日九旬告滿，聖制功圓，布袋解開，逍遙物外一句又作麼生道？掣斷鳳樓金鎖鑰，放歸天上玉麒麟。」

風穴雲老和尚遷化訃音至，師集眾，乃捧幀舉起，云：「當陽捧出，覿露全真，向上一機，卷舒自在。要識當人面目，須向這裏薦取。」遂挂真，云：「還會麼？分明眼在眉毛上，珍重渠儂仔細看。」

次日上供，拈香云：「天上月無雙，中天獨朗；人間僧只一，藝壓當行。闡揚臨濟綱宗，十二處打雨敲風；全提正令，坐斷白雲峰頂。三十年呵佛罵祖，法道重光，毫無佛法與人，一味攔腮劈脊。鉗錘惡辣，爐韝通紅，銷盡鈍鐵頑銅，鑄成祥麟威鳳。這是我本師雲老和尚平常作略，正宜群情依怙，遽聞於昨歲四月十三日於金粟禪林示現涅槃。不肖某久侍巾瓶，濫叨法嗣，親承入室，不同門外之遊人；已屆小祥，難雪終天之抱恨。追慕莫及，哀慟何窮？今日恭就廣教寺裏，茶傾三奠，香爇一爐，大都恩大難酬，豈為慎終追遠？然雖如是，即今香花羅列，菽水蒸嘗，且道我本師和尚還來受供也無？若來，即今在甚麼處？」遂顧左右，插香云：「香焚寶鼎雲千片，月上青山玉一團。」

雲老和尚大祥。拈香云：「曾遭痛棒送頭顱，續燄聯燈道不孤，恩大難酬無著處，栴檀一瓣爇枯株。」乃插香，召大眾云：「還見先師麼？鼻孔擂搥端的在，夜半烏雞雪上行。」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長安青門燉煌禪院語錄

康熙戊午九月，師在興福受請，拈疏云：「個中一句子，要使眾人知，諸佛現於世，總只應個時。」遂度與維那，宣畢。
陞座，云：「黃菊凌秋，無意吹香而香風自遠；白雲澹蕩，無心出岫而岫捧出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必截鶴續鳧，自然移嶽盈壑，渠成水到，草偃風行。拈提向上宗猷，有義氣時添義氣；展演衲僧巴鼻，不風流處也風流。正好揚化日於中天，露針鋒於遍界，直須竿頭進步，何用俯首躊躇？既然如是，且如何是出門一句？看取仰高雲勢遠，搏風九萬過南州。」
十月初一日進院。據室。「據此室，行此令，發大鉗錘，烹麟煆象，任是生鐵鑄就底，到這裏也須頭破腦裂。何以？既入虎穴，要得虎子。」
當日紳衿緇素請開堂。師至座前拈疏云：「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讚助向上宗乘，流通人天正眼。應須未舉已前薦取，文彩之外承當。苟或未然，卻請維那宣過。」宣畢，以拄杖指法座，云：「大座當軒孰敢窺？燈王結就五須彌，高高直踏毘盧頂，聽取晴空走怒雷。」喝一喝，便陞座。告香祝聖畢，復向懷中拈出，云：「此瓣香，光吞萬象，氣絕諸塵，嗅之則鼻孔穿，觸著則腦門裂。當年向風穴第一句下翻身，今次第四回奉為前住風穴白雲禪院雲峨先師喜老和尚，爇向寶爐，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金鎚影動，寶劍光寒，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塞壑填溝。還有鋸解不開的麼？出來相見。」僧問：「一片荒涼地，俄成獅子林，森羅齊點首，萬象悉歡騰。如何是徹底為人一句？」師云：「長空有月家家照。」進云：「滿院蒿萊騰瑞氣，一庭瓦礫放光明。」師云：「誰不瞻仰？」進云：「恁麼則暫攜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師云：「翻手把馬籠。」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背鞭打不著。」進云：「且莫壓良為賤。」師云：「傷鱉恕龜，殺活出我。」僧以坐具撾一撾歸眾，師云：「假雞聲韻難瞞我。」問：「拈槌豎拂，盡屬葛藤；棒喝交馳，廉纖不少。去此二途，請師急切處道一句。」師云：「肚饑要喫，裏急要屙。」僧禮拜，乃云：「祖印高提，萬別千差無異路；宗乘舉唱，千差萬別總同源。一切處，任我提持無礙辨；隨方展演，全身擔荷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徹底掀翻萬丈冷

門庭；橫開豎闢，放出焦尾巴石虎。趁起無鼻孔鐵牛，倒騎無位真人。行時無轍跡，蹴蹋威音面孔；用處絕思惟，任是釋迦彌勒。總教拱手歸降妙德，空生到此鉗口結舌。然雖如是，且即今據方就位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結椎，下座。

雲老和尚三週拈香。指真云：「這個潦倒，獰惡天生，眼空宇宙，氣壓乾坤，呵佛罵祖，凌滅宗乘，一味生擒活捉，慣能拔楔拙釘，整頹綱於像季，為風穴之中興，棒頭落處，忒煞無情。不肖 當年遭毒手，而今痛徹恨難伸，前年今日歸家去，今日前年曲又陳。光陰迅速兮俄經三載，水源木本兮祭敬其誠，不蹈巴陵三轉語，豈學普化更描真？畢竟如何？」遂燒香云：「一回飲水一回噎，日日香煙夜夜燈。」

林我和尚入塔，法嗣愚參請上堂。「掀翻窠臼，放出無位真人，坐斷見聞，顯現常寂光土，不生不滅，亙古亙今，千聖從不同廛，萬象都無所覆。有時一毫端上現寶王剎，露出佛祖莫窮的機關；有時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演出賓主互換的文彩。經天緯地，玉轉珠回。所以道：眾生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既是應緣化物，作麼生是方便？不見南泉為馬祖作齋，問大眾云：『今日為先師設齋，且道先師來麼？』有者道：『合取缽盂。』有者道：『真堂前添一分食。』南泉雖則達孝不匱，眾僧可謂善應來機，若論扶豎門庭，須還作家始得。只如今日愚公長老為林我和尚設齋，敢問大眾：『林我和尚還來麼？』有道得的，試出眾道道看；如無，燉煌借龜毛拂子與諸人通個消息。」遂驀豎拂子，召眾云：「看看，林我和尚來也。在燉煌拂子頭上，以龍奮迅三昧作大獅子吼，而說偈曰：『此身報盡化他方，他方示現此身藏，虛空正體元無盡，石火生緣漫較量。滴滴相承簷溜在，綿綿不斷慧燈長，連城著彩雖多事，錦上添花也不妨。』說畢，向晴空裏轟個霹靂，拂袖而去。是汝諸人還見麼？出頭天外看，須是個中人。」

奠林我和尚。以拂子向真點，云：「生緣共處出三巴，異目超宗老作家，覿面分明誰薦得？東風吹綻碧桃花。恭惟林兄和尚，德超寰宇，道冠神州，慣弄獅子爪牙，平地驚翻三世佛；擭瞎金剛正眼，等閒賺殺一船人。據五岡嚴行祖令，打雨敲風，聲光烜赫愈雙桂；數十載大闡秦川，烹麟煆象，手段迥邁乎萬峰。裂石崩崖，爐韝通紅開大冶；辨魔揀異，鉗錘惡辣壓諸方。整末運之頹綱，擎中流之砥柱，宗壇目瞻獲主，後學咸欽有師。正睹光天慧日，胡為半路抽身？木馬夜嗚，不甚哀呼哽慟；西方日出，難禁霧慘雲愁。不肖 弟誼切連枝，情緣共本，杓柄東西雖異，聞雷忤逆則同。薄薦蘋蘩，聊陳芻奠，不是世諦流布，亦非賣水河頭。盡情揭露當陽，敢道全

身出現？既是全身出現，且道畢竟向甚麼處與我林兄的的相見？」
驀豎拂子，云：「火裡鶺鴒吞卻月，乾坤暗黑少人知。」
師誕辰，檀越請上堂。「吾年四十九，衣穿露出肘，住院作村僧，赤窮空隻手。敢云德不孤？果然鄰必有。遠近諸檀那，焚香來稽首，擊鼓請陞堂，要我出個醜。狼忙赴來機，問著劈脊摟，踏倒岑大蟲，咬殺子湖狗。那吒失卻威，須彌顛倒走，好幅祝壽圖，不比函關叟。獻冰桃，呈雪藕，豈能長生堅固久？禪悅珍饈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報諸人，須自剖，天地壞時渠不朽，信道無生無不生，草木叢林獅子吼。堪嗟黃梅石女兒，日日面南看北斗，只管用盡自己心，不知笑破他人口。設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尚今日慶誕好事，為甚說個人笑？』直向他道：『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結冬，上堂。「燉煌結制太空疏，米貴柴荒事事無，龍象四來相聚首，不嫌枯淡要開爐。燉煌到這裏抑不得已，只得強打精神，移貧作富，將盡十方世界統為一個火爐，其中四聖六凡、森羅萬象、草木叢林盡化為柴炭，只將一把無名火撒向其中，直得亙天烈燄，勿論瓶盤釵釧當下跡化形銷，鈍鐵頑銅鑄成鈍鋼利器。大眾！且道燉煌有甚憑據便得與麼作略？還委悉麼？」卓拄杖，云：「不辭寶惜重拈出，珍重禪人照顧眉。」時有諸文學在筵，復舉：「趙州因秀才問：『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州云：『是。』秀才云：『某甲欲取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之好。』秀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我亦不是佛。』」師云：「秀才智譬則巧，斐然成章；趙州善應來機，不落圈繢。燉煌分明道破，還有知他落處的麼？脫或未委，更聽一頌：鬍鬚赤更赤鬚鬍，具眼還他大丈夫，勘破釋儒元不二，大家水上按葫蘆。」
上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饑則喫飯，寒則添衣，霜風撲面，毛豎膚肌，雪封萬壑，凍鎖千溪。現成公案，不假尋思，全機顯露，覿體無依。然雖如是，只須一回白汗出，看取心空及第歸。且道及第後又如何？」驀拈拄杖，云：「脫殼神龜火裏走，無毛鷂子拍天飛。」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檀那敦請，擊鼓陞堂。衲子齊集，排立兩行。眼眼相覷，鼻孔昂藏。人人頭上，輝大寶光。只得鄉裏佛、城裏佛、村裏佛，露頭露面，清淨身、圓滿身、應化身，覿體全彰。若向這裏薦去，終日拈香擇火，無非道場。脫或未委，更為舉揚。應化隨機等現身，士農商賈各經營。菩提道種深培厚，元是靈山會上人。」
檀越送米到院，上堂。「三秋霪雨多，墻屋俱壞爛；屆冬雪又霏，和泥補不辦。不料諸禪和，都來共合伴；室內少單床，缽中無齋

飯。愁殺老金牛，空桶難呼喚；錦上有添花，雪中誰送炭？思量塵世中，豈無具眼漢？果爾諸檀那，來圓此公案。信手破慳囊，糴米數十石；滿載白牛車，專心為供養。粒粒須彌山，顆顆黃金燦；香積始流通，道業易成辦。一飽忘百饑，水牯觔力壯；這樣大功德，如何不慶讚？福海願增深，壽山高莫量；更有一著子，超越難比況。世間、出世間，諸相即非相；但能辦肯心，決定不相賺。苦海雖無邊，回頭便是岸。且道如何是那一著子？」驀拈拄杖，指云：「看！看！分明月在梅梢上。」

上堂。數僧出問，師約住，云：「住！住！問既無盡，答亦無窮，直饒問似雲興、答如鉼瀉，箭鋒相拄、針芥相投，明眼人前不值撫掌一笑。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燉煌破寺極是淡薄，承眾兄弟遠來相依結冬，又承檀越來此設供，不惟廣行檀施，更是為眾竭力。今日值此勝緣，不敢囊藏被蓋，略借燉煌菩薩鼻孔為諸人出氣。」拈拄杖，云：「看！看！燉煌菩薩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大威光，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拄杖卓一卓，云：「從上這些絡索，被山僧一拶，只得瓦解冰消。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也會得，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若也不會，燉煌菩薩向汝諸人腳跟下蹉過了也。」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佛殿臺前鐵香爐。」僧禮拜歸眾。乃云：「喜鵲簷前噪，果爾檀那到，擊鼓請陞堂，令我舉元要，衲子上前來，當陽恁[跳-兆+孛]跳，縱奪有機關，向上無孔竅，棒喝在臨時，杲日當空照，石人脊背汗長流，須彌腳下烏龜叫，伶俐的臘月火燒山，懵懂漢冰凍火神廟，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燉煌如此告報，如將珍寶大車等賜諸子，直至道場安隱快樂。如何是穩密受用的句？矮榻朝陽寒氣少，疏梅帶月夜香多。」

若愚法主請上堂。以拂子點空，云：「個一著子，統天統地，盡物盡人，精瑩靈明，了無滯著，洋溢乎宇宙之內，平鋪於日用之間，運靡不通，觀無不透。譬如寶珠映色，因青黃赤白以成，昧者指為實相；水銀墮地，隨小大斜圓以散，迷者謂為殊方。不知應化隨時，元無實體。若是英靈漢子，向這裏一覷覷透，全身負荷，直下承當，不拘格式，不躡前蹤，道一句，塞破虛空；垂一機，平欺佛祖。只如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又且如何？山林塵世元無異，正眼當陽共密弘。」

冬至，上堂。「誰言困窮是山家，滿地銀鋪襯玉華，打破虛空無盡藏，光明寂照遍河沙。今日冬至令節，諸方說禪說道，鬧浩浩地，

燉煌寺裏清寥寥、白滴滴，無禪可參、無法可說，只是冷冰冰地，唯有庭前柏樹子，傲雪凌霜增義氣，終日蒙頭衲被中，圖教雪花堆滿砌。柏精神，雪清趣，一一宣明西祖意，樓閣門開鎮日閒，善財不受菩提記，倒騎佛殿出山門，驀然撞著東陵侯、邵平士，又且如何向他道？一陽來復正斯時，吾道光亨從此利。」

董斗垣文學送米到院，上堂。「積雪久不消，大地尚彌漫，袁安閉門僵臥，浩然無處尋梅，天寒人寒，滴水滴凍。燉煌正值柴荒米貴，日日如夫子在陳，只得山門頭兩個大漢窮廝煎、餓廝炒，煎煎炒炒，驚動雍州城裏董大居士，以上方香積粳米數石來飯僧眾，仍請陞座，舉揚個事，只是一時倉卒，肚內不曾打點。且道說個甚麼即得？記得孔子云：『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棲賢舜和尚云：『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二大老，一人大成至聖，一人宗門耆宿，雖然各露風規，不無自揚家醜。山僧不敢比類先德，亦有一偈：『自慚寡福住燉煌，僻壤窮陬水一方，幸有維摩相贊助，不知身在寂寥鄉。』大眾！山僧如此提唱，且道是揭露風規耶？是自揚家醜耶？」遂卓拄杖，云：「擘開華嶽連天碧，放出黃河徹底清。」

上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師云：「霜深臺殿古。」進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見？」師云：「石浸水雲寒。」僧禮拜，云：「謝師答話。」云：「且莫亂針錐。」乃云：「祖師西來意，教外問單傳，直下如見性，成佛有何難？霜深臺殿古，石浸水雲寒，一段真風迥，人多向外看。心與境會，理逐事彰，明明百草頭邊，歷歷榮枯不易。有眼共見，有耳共聞，既是共見共聞，為甚麼到這裏十個有五雙不會？」遂驀豎拂子，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龍文遠水吞平岸，羊角輕風旋細塵。」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三千里外絕淆訛。」乃云：「春日融和，乍見東風回暖律；時清道泰，喜逢天地一家春。農間村歌社舞，枝頭鳥語花敷，向上真機盡情揭露，衲僧巴鼻徹底掀翻，漏洩百草頭邊，顯現當人分上。會得當下安貼，薦去光彩常新，不借傍資光輝朗曜，不假三寸洞矚十方，直饒千佛出世也移易他一絲毫不得，歷祖代興也動著他一絲毫不得。到這裏，始可披三元戈甲、提二要正印，闡揚濟上宗風，烜赫一時保社。脫或廉纖不斷，釘釘膠粘，取笑傍觀，豈堪入作？所以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處，大都緇素要

分明。且超宗越格、直截指陳一句又作麼生？」以拂子拂一拂，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萬古長如白練飛。」

上堂。「青門道口，赤帝城邊，有一句子，貫通佛祖，該括人天，利生接物，時無異緣，亙今亙古，不變不遷，威音那畔，象帝之先，非心所測，非口所宣，男女共稟，凡聖同源，當陽揭示，無黨無偏，直得盡大地情與無情各各發菩提心，同駕般若慈航。且道是那一句得恁麼有力？」卓拄杖，云：「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蝸角蠅頭，過客競勞塵世；輝天鑑地，至寶秘在形山。若能夢眼豁開，便見頭頭顯露。拈香擇火，無非寶誌道場；擊缶拋鍬，盡是普門境界。觸目菩提咸具足，現前三昧已圓成。所以云：未出門時一句，于已為諸人道破了也。若待興問興答，線去絲來，舌頭被人掇轉，眼腦被人換卻，要見直截根源，遠之遠矣。然雖如是，燉煌今日為諸人別行一路。」驀豎拂子，云：「還見麼？」擊禪床，云：「還聞麼？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無他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以拂子連擊。

解制，上堂。「三冬結制，無端畫地為牢；百日安禪，大似開眼作夢。看看！逗到今日上元佳節，聖事告圓，打開布袋，恁爾東去西去。去則恁去，只要具個咬豬狗的手段，逢渠即便咬殺，切莫畏刀避箭，鼻孔被人亂穿，他時異日也道向燉煌這裏結冬來。雖然，更聽一偈：處處春光物色新，相逢各自奔前程，草鞋跟斷歸來也，鐵樹花開別是春。」

沖涵和尚訃音至，師為設靈致奠。云：「昔年聚首在鮦陽，其後聯燈各一方，君自中州行祖令，我從關內整頹綱。狂瀾正賴中流柱，傳訃俄驚折棟梁，個裏情知元不滅，為憐手足痛悲傷。悲傷痛悼則不無，且甚麼處見得渠儂不滅耶？」驀召大眾，云：「還委悉麼？茶傾三盞世情外，香爇一爐豈偶然？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吼林和尚為師慶祝，請上堂。「瑞氣盈空，輕雲潑遠山之黛；晴霞開旭，薄霧描近渚之煙。上下魚躍鳶飛，村落驢鳴犬吠，明明空劫事，一一祖師機。諸人若能於斯會去，始知紅塵堆裏，人人鼻孔撩天；赤肉團上，個個壁立萬仞。靈靈於交接之際，歷歷於聲色之間，魔佛齊該，聖凡平等，卷舒出沒，任運縱橫，恒在大道光中。」豎拂子，云：「究竟不離這裏。然雖如是，且即今慶祝一句又作麼生？方外乾坤闊，壺中日月長。」

師生辰，董斗垣文學仝念佛社眾居士請上堂。「今日中元佳節，乃山僧出母胎的日子，承眾檀越設齋慶誕。但山僧自住燉煌已來，雖不能撐持法門，卻也諸事繁冗，每日較量鍋眼大小、杓柄短長，西來祖意不知向甚麼處去也。今日被諸人抑逼陞座，思來箏去，只是

開口不得。忽爾南極老人在長生宮中，聞下方世界有此殊勝奇特因緣，邀西王母乘雲跨鶴而至座前，曲躬合掌而說偈曰：『要知佛法在平嘗，舉似諸人漫度量，喫飯穿衣須薦取，低頭合掌好承當。營為動用憑誰力？徹體風光已自彰，為報在筵垂護者，大家唯願壽而康。』」

燉煌菩薩塔前拈香。云：「途遙十萬八千，翻譯海藏於東震；學究三十六國，兼通道術於西乾。昔日聞風，今朝相見。且如何是相見的句？」遂燒香，曰：「面目現在。」

風穴沼祖塔前上供。云：「洞底無私，萬柏環山呈翠靄；當陽揭示，一溪流水響潺湲。神情畢露，面目分明。當時待讖而來，七載松脂燃夜火；果然遇風即止，青蓮目瞬喪全機。亦恁家國喪亡，鯨鯢釣高光日月；貴圖野老安貼，鐵牛機峻振乾坤。續臨濟四世之燈，衍曹溪將墜之脈。昔也全身無縫，今則窣堵流輝，單傳赫奕於千峰，慧葉聯芳於此地。今日不肖 遠孫到這裏，為甚麼家醜外揚？」遂上香，云：「他年有叟言猶在，一瓣難酬嫡骨恩。」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金粟禪院語錄

康熙十九年庚申季夏，師在長安青門燉煌寺，受汝寧郡伯熊公仲龍、新蔡邑侯朱公承命，及縉紳文學、建寺山主、郡丞宋公敏學，并諸山耆宿遠致書幣，請住金粟禪林。於九月十五日入院。至山門，云：「無上法門，廓通內外，當陽直截，往來無礙。何以見得？」卓拄杖云：「看腳下。」便入。

彌勒殿。「爾憨我憨，趁隊打夥。城市山林，無可不可。終日笑嘻嘻，布袋常包裹。今日當陽捉敗渠，路逢窄處難避躲。」

佛殿。「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新長老則不然，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遂展拜。

祖師。「花笑庭前，鳥啼松際，滿眼滿耳，早已多事。」

伽藍。「既是護法，特為相囑，一草一葉，皆常住物。」

韋馱。「示童真體，現將軍身，降伏魔外，衛護叢林。吾今到來，煩著精彩，看取令行。」

方丈。「這個所在，先老人昔年於此建法幢，立宗旨，辨驗龍蛇。不肖今日繼席，不敢違條越例，亦要於此覓取一個半個，續佛慧命，以報先老人之恩。且道又如何施設？」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便據座。

即日，邑侯朱護法暨闔邑紳衿、山主宋郡丞請就當寺開堂。至座前拈疏云：「繡口錦心，錯落珠璣光日月；祥麟威鳳，連編藻翰耀乾坤。扶豎佛祖綱宗，流通正法眼藏，盡在裏許。如其薦得，不必重宣；脫或未然，再為表白。」宣畢，以拄杖指法座云：「此個寶華王座，高而無上，廣不可及，三乘於此膽戰，十地於此魂驚。今日乾上座遠來，要上便上，要坐便坐，且道憑個甚麼便乃如斯？請看分明舉似去也。」便陞座，祝香云：

「此瓣香，根培先劫，葉茂今時，能為萬象之主，不逐四時而凋，拈來爇向寶爐，端為祝延皇帝萬歲萬萬歲，欽願堯仁廣運，蘿圖彌億萬年，舜德逾新，寶祚亙河沙劫。」次拈云：「此瓣香，集義所生，衍尼山之道脈；學而不厭，得一貫之心傳。拈來端為供養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汝寧府主、新蔡縣尊，伏願迺忠迺孝，常為帝室之股肱；為雨為霖，永作生民之父母。以暨紳衿護法、建寺檀那、諸山耆宿、在筵善信，伏願心花開朗，常明般若之因，道念堅隆，永結菩提之果。」復向懷中取香云：「此瓣香，根元有據，應用無

私，前已數番道破，今次第五回拈出，奉為前住風穴白雲堂上雲峨先師，爇向寶爐，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白椎前觀早已錯過，白椎後觀崖州萬里，還有不涉二途、中道不立的麼？出來激揚看。」僧問：「千里途程即不問，歸家穩坐事如何？」師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進云：「恭惟和尚萬福。」師云：「不勞讚歎。」問：「天垂寶蓋籠法座，地湧金蓮捧獅猊，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師云：「赤紅崖打白紅崖。」進云：「恁麼則高懸日月乾坤廓，大震雷音唱祖機。」師云：「孟八郎漢。」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本來現成正覺山頭又悟個甚麼？」師云：「眉毛在額上。」進云：「恁麼則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也。」師云：「耕夫製玉漏。」僧禮拜。乃云：「鉗錘佛祖，龜鑑人天，須是胸中豁蕩蕩、腳下硬糾糾，方能用陷虎機關、弄白拈手段，發棒頭燄，續無盡燈。所以，有時主中作賓，周遊寰宇，要且不離家舍；有時賓中作主，坐斷乾坤，何妨遇緣即宗？如大雨普施，咸回一切靈苗枯稿；似千日並照，洞徹當人本地風光。雖然，這猶是建化門頭事。秖如不涉化門，開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道？皇風一片封疆遠，萬國來王賀太平。」遂起，躬身敘謝，云：「如乾二嚴全缺、三學荒蕪，無補法門，濫膺僧數，況乃金粟巨剎，名卿徽猷，實愧匪材，繼此芳躅。但以先師遷化於前，坤兄示寂於後，叢林虛席，禪社寂寥，蒙府縣賢侯、縉紳文學之雅愛，建寺山主、闔山耆德之高懷，合璧聯詞，遠為敦請，顧此嚴命，不敢拒辭，千里而來，勉徇此舉。但願皇風浩蕩，化目流輝，朝市山林共契無生之旨，檀那護法常轉正法之輪。」

復舉：「投子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師云：「投子古佛平常具逸群之令、越格之機，及至被人問著，未免倉忙失措。今日邑侯、鄉紳、文學、諸大護法請山僧開堂，若有人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直向他道：『風行草偃人皆見，水到渠成在處通。』」結椎，下座。

山主宋子勉郡丞請上堂。僧問：「建寺檀那福海深，拈香祝願已圓成，向上請師重指示，一番提起一番新。學人有問：和尚還許否？」師云：「汝試問來。」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來機勁挺。」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下水拖人。」進云：「賓主相逢，合談何事？」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問：「昔日長者布金，請世尊說法於秖園；今日山主建寺，請和尚開堂於金粟。是同？是別？」師云：「一彩兩賽。」進云：「恁麼則有義氣時添義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誰不恁麼

道？」僧禮拜歸眾。乃云：「不改當年故舊心，區區千里為相尋，馳書不憚關出遠，護法惟憑願力深。入院已吹無孔笛，陞堂再撫沒絃琴，當陽拈出無藏覆，一句分明貫古今。古今共貫，歷歷分明，在天同天，在人同人，超越情謂，脫略見聞。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赤身能擔荷，全在大力人。須領略，莫沉吟，一回拈出一回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然雖如是，且真切為人一句又作麼生道？不住本來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到風穴，雪兆和尚引座，兩序大眾請上堂。「千峰頂上坐斷淆訛，大慈泉中沿流不止，雖是沼祖開枓道場，爭知其後令行吳越，七百餘年獅絃絕響？幸我先師昔年於此重興法社，祖道恢弘，不肖亦曾於此親沾法乳，今日借路經過，特為入山相訊，堂搆愈見巘然，門庭更是烜赫，可謂繼志述事，在吾堂頭法兄和尚矣！承眾兄弟抑逼陞座，不無客聽主裁，只得賓主互換，敲唱雙行。正恁麼時，翫月臺忻然起舞，旋風垛大笑點頭，弟應兄呼，塤篪迭奏，如何道得個恰好句？只把一枝無孔笛，大家吹徹萬年歡。」

到汝寧，廣慧純哲和尚引座，兩序大眾請上堂。「鼻孔相揩，豈可過門不入？孔懷兄弟誼切，同氣連枝，一杖度秋風，全機露布；千里呈舊面，目擊道存。諸人若能於此薦得，便知一亙晴空即性之相而湛然常住，千波競起即相之性而奔逐遷移，直下洞徹淵源，舉措了無間隔，一念融通三世，剎那現於一毫，聲色齊該、見聞不昧，何異中天杲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縱橫無礙，五千餘卷詮之不盡，三世諸佛讚之不及。到這裏，諸兄弟畢竟作麼生即得？木童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木底吹。」

結制，宋郡丞請上堂。僧問：「爐韛弘開，煆凡煉聖，只如坐斷報化佛頭、掀翻得失窠臼底，到來又作麼生煆煉？」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恁麼則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師云：「且莫亂道。」問：「盡大地是個禪堂，未審誰是禪堂裏面人？」師云：「賣扇老兒手遮日。」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如何？」師云：「死水不藏龍。」進云：「只如純清絕點又作麼生？」師云：「正好喫棒。」進云：「純清絕點為甚麼還喫棒？」師云：「隨語生解。」進云：「那裏是隨語生解處？」師云：「轉見不堪。」僧禮拜，乃云：「閻浮世界多穢濁，菩薩潛身多縮腳，獨有維摩願力堅，降跡鯛陽能度脫，儒林示現宰官身，喜捨名園為金粟，相承二世心愈堅，光前裕後齊芳躅。所以有大獅子王，不辭泥水全身入，等閒哮吼百獸驚，外道天魔皆膽落。今朝結制請陞堂，要假人人歸本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正令全提虛豁豁，十字街頭鋪碌磚，行人那個踏不著？衣內珠，休失卻，希世難逢龜值木，要得梅花撲鼻香，除是一番寒徹骨，因思九年面壁人，

到頭還輸那一著？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云：「池面水澄天一色，簾前風疾鴈行高。」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其相不可睹；恍恍於色塵之內，其貌不可觀。畢竟如何指示？」師云：「晦日霜天暗，陰雲匝地飛。」乃云：「雁叫長空，片片白雲垂玉露；秋林木落，飄飄黃葉墜金風。時節不相饒，分明全體露。所以，法無別法，憑我信手拈來；道無別道，恁我隨口說去。縱橫自在，圓應無差，人人常光現前，個個靈臺不昧，穿衣喫飯，坐臥經行，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動步則交肩，開口便咬著。既然如是，為甚麼百姓日用而不知？把手相牽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上堂。「向上一著，機輪活脫，歷歷明明，活活鱍鱍，截鶴續鳧，夷嶽盈壑，大用現前，全機殺活，電擊雷轟，傾湫倒嶽。金剛與泥人揩背，一擦骨出，不容筭後思前，豈容安排造作？拈來便用，信口說出。諸禪人，須領略，南地竹兮北地本，教人常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上堂。「落葉飄飄戰朔風，聲聲寒雁唳長空，剎那不涉離微旨，誰信元關有路通？且道路頭在甚麼處？」以拂子擊禪床一下。復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你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取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你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父子雖則風行草偃，共轍同途，鼻孔不無被這僧穿卻了也。只如藏頭白，海頭黑，諸人還會麼？生鐵鞮針挑蜀錦，古松瓊葉落珠盤。」

山主宋宅請上堂。「一道坦然平，魚軒出蔡城。市喧人到郭，樹密鳥啼聲。黃葉經霜落，池塘湛水清。俯察頭頭妙，近觀物物明。何須求至理，更要說無生。不見道，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大道不分男女相，修心無論富和貧。但能一念回光照，便證金剛不壞身。如何是金剛不壞身？昨夜近三更，月在梅花上。」拍禪床。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擊碎虛空，一一山河歸自己，因甚當陽一路智者猶迷？」師云：「過了陳州便到汴州。」進云：「掀翻沙界，明明慧日照群生，因甚現成公案漆桶不快？」師云：「蟭螟眼裏放夜市。」進云：「與麼則迷悟兩頭俱坐斷，一個閑人天地間。」師云：「且過這邊立。」乃云：「瞿曇昨夜眼睜開，說睹明星悟道來，不是夢中發寤語，分明舌上起風雷。缽盂安柄重翻樣，膝上畫眉任體裁，堪笑兒孫空落賺，年年此日歎奇哉。諸禪德！若道有道可悟，頭上安頭；若道無佛可成，棄波求水。作麼生免得此過？」良久，云：「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元旦，汝寧太守熊大護法請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九天雨露洽方新，惠澤覃敷遠荷臨，鯛水光生泉石美，會看龍虎際風雲。雲龍風虎，坐愛僧兮遊方之外；食功食志，果然道也樂在其中。當此萬物維新之際、三元正始之時，君子道長，地泰天清，祝一人無窮之壽、納兆庶有慶之祥，至理幽微、元機密運，會千差於物表、脫性相於筌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拈來則頭頭不昧、用去則法法圓成，可以修身而克己復禮、可以治國而澤濟斯民、可以見性而頓超佛祖、可以植福而鼎鉉台衡，如是則群機頓息、眾望獨尊，揚化日於天中、樂雍熙於聖世。正恁麼時，宗風大闡、祖道恢弘則且置，即今熊大護法揮金飯眾、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看取沙堤歸內閣，調和鼎鼐屬鹽梅。」

解制，上堂。「日暖風和，冰消魚躍。上元燈節之候，叢林解制之期。欄圈打開，放出泥牛連夜吼；金鎖掣斷，競馳木馬逐風嘶。個中毋固毋必，腳下東去西去。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妙契平常。不妨朝遊東土，暮到西天。倘或未爾，更須撥轉路頭，切莫離了這裏。何故？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風穴雪兆和尚遣坤首座至，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金粟境？」師云：「雲霞落水紅生浪，草樹依岡綠到天。」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黃金獅子呈高座，白玉麈尾談重元。」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云：「鐵牛昨夜騰霄漢，踏碎春光遍界新。」進云：「謝師答話。」師云：「喫棒且待別時。」僧禮拜，歸眾。乃云：「鷲嶺一枝花，少林開五葉，東震與西乾，芬芳互韡疊。歷祖遞相承，滹沱最烜赫，石火閃電光，當機難湊泊。一喝主賓分，照用同時節，寶劍金剛王，魔佛齊勦絕。立塵家國興，野老頻蹙額，不立家國亡，野老常安貼。南塘春日輝，汝海含秋月，彼此互相呈，究竟元不別。秖如那吒頂上起蒺藜，金剛腳下流鮮血，且道是何宗旨？」喝一喝。

師誕辰，宋郡丞請上堂。「十五日以前，烏龜向火；十五日以後，鋸解秤錘；正當十五日，露柱懷耽。畢生個關提兒，孤窮赤骨力。四眾喜臨筵，都來慶生日。打鼓請陞堂，眼眼覷相及。既陞此座……」連擊拂子云：「不免打起豆子山頭瓦鼓，吹起無孔鐵笛，唱個綿州巴歌，哩囉囉哩韻協，聽之者偏頭側耳，望之者腳底趯趚。再撒羊平山一陣白雨，汝諸人眉毛個個打濕，看取龍女歸來，織得絹二丈五尺，任他屬羅江，任他屬平武，其間有個端的。且道端的在甚麼處？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掛樹腰。」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口門窄。面壁安心，斷臂得髓，也是解纜放船，看孔著楔。殊不知離色求觀，似取音安置於篋中；離聲求聽，如吹氣欲滿諸網孔。守寂棲喧，坐地折本，經行

打坐，平地喫交，爭如秋風清、秋月明、秋雲淡蕩、秋水澄渟，落葉千林滿，寒鴉幾樹鳴？到這裏，縱是大智鶖子測之不能，妙德空生解之不得。且如何得相應去？」良久，云：「脫體頓超聲色外，方為出格自由人。」

供水陸，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建化門中缺一不可，取用期乎活變，施設妙在從權。所以有時於孤峰頂上孤迥迥、峭巍巍，坐斷佛祖頂[寧*頁]，十聖三賢瞻仰不及，眾生魔外覷捕無門；有時於鬧市城邊脫灑灑、豁蕩蕩，打開彌勒布袋，應無緣慈縱橫自在，四生普利、三有齊資。故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住有為之相；契無為心、修有為事，而不坐無為之床。若向這裏薦去，可以植福而福海增深、可以懺罪而罪山殄滅，若僧、若俗同住道場，若見、若聞均沾利益，人人悟毘盧性海、個個圓八萬行門。脫或未委，更聽一偈：了契無為大道心，圓修徹證在當人，福緣壽量同天地，萬億斯年樂太平。」

囑淨音西堂、古雲書記，上堂。「少林源脈，流來五派分岐；濟北綱宗，燄續千燈炳煥。鉤錐深密，玉鎖金圈，要在脫略見聞，始能克家擔荷。所以百丈耳聾三日，黃檗吐舌驚群，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茲者淨音、古雲二子久經爐韝，正眼圓明，今日時至義彰，特對人天眾前囑付。雖則深蓄厚養，貴乎把茅蓋頭，一朝果熟香飄，也須露個牙爪。看取一出林來，踞地哮吼，不惟狐兔心膽俱裂，直教釋迦、彌勒齊列下風矣。且佛佛授受、祖祖相傳一句又作麼生？金粟堂前花蕊綻，二株嫩桂首昌昌。」遂付衣拂。

上堂。「目前無法，法在目前。格外靈機，機先領略。通天作用，一回拈出一回新；匝地風光，一度用著一度快。百草頭上漏泄天機，鬧市城邊剖露真智。汝諸人若向這裏薦得去，亦恁欺胡謾漢，道四拿三。倘未薦得，未免推車向壁。還有薦得底麼？覿面若無宗正眼，抬眸鷂子過新羅。」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新蔡金粟禪寺語錄

結制，上堂。舉法昌 遇開爐偈畢，師云：「法昌 老漢背地裏開個冷飯店，接這一夥泥團漢，著甚麼死急？佛法不是鮮魚，豈怕爛卻？金粟今日結制，承迎仙店眾位檀越遠來敦請陞座，未免嫫母效顰，亦有一偈，非徒壓倒元白，只要與古人相見。金粟今日開爐，僧有三百餘個，廣嚴大座當軒，橫按莫邪據座，放出楊岐驢子，那管諸人話墮？本來一物也無，分明為渠道破，直指見性明心，那更循因滯果？為甚如此？專與拔楔抽釘，特為敲枷打鎖。大眾！敲枷打鎖則不無，且道甚麼句中與古人相見？還會麼？一把柳絲藏不得，和煙搭上玉闌干。」

關中雲松遠法姪至，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句？」師云：「薄暮鐘初動，開簾喜見君。」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不快漆桶。」僧禮拜。乃云：「冰鎖雙池徹骨寒，西風落木正凋殘，爐頭撥火煨山芋，忽報心知到草堂。故人遠至，喜溢眉端，倒履相迎，那顧燈籠發笑？開懷款敘，何妨抵掌談心？正恁麼時，庭盈瑞氣，座繞祥煙，直得此君亭條抽石筍，第五橋燄發冰河，歷歷孤明，塵塵光彩，即境唯心，理事不二，淨圓超證，秘密妙嚴，十成八字打開，遍界全彰殊勝，又何須高陞此座，鼓舌搖脣也哉？其或未然，山僧將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去也。」拈拄杖，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著衣喫飯，坐臥經行。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靈明絕待，蓋色騎聲。契心平等，離相離名，不落凡聖，迥絕功勳。今日故人遠至，開方便門，不敢囊藏被蓋，盡情揭示諸人，直得禪堂裏憍陳如尊者忍俊不禁，鼓掌呵呵大笑。且道他笑個甚麼？相逢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

獻雲、心一二禪德持長安當道眾護法書幣遠至，上堂。「六轡在乎，駿馬異於機先；一診瘳疾，靈方懸於肘後。破家蕩宅，頗副奇英；劈腹剜心，猶未性燥。一彈指，頓開千門萬戶；一聲欬，拶透鐵壁銀山。犬吠驢鳴，圓通大啟；鴉鳴鵲噪，正義弘宣。只得盡大地，若遠若近、若僧若俗，一一現千百億身，異口同音，慇懃伸請金粟，未免將常住物當作己用，一時布施諸人了也。是汝諸人還領略也無？若領略去，不消一捏；脫或未委，復引緣喻。昔雪竇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個字，只是無人識。』雪竇老漢雖則單提向上，獨露風規，美則美矣，只是不會道破，不知於中

是四個甚麼字？千載之下未免令人疑著。山僧幼時讀《玉臺新詠》，記得幾句古詩，略較些子：『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大眾！字句甚分明，依他會不得。既是字句分明，為甚麼依他不得？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

解制，上堂。「下元結制，上元解制，人人盡知。金剛圈，栗棘蓬，釋迦老子亦難吞跳。因個甚麼？煙水雲山意渺茫，參詢衲子路頭長。草鞋跟斷知端的，始信南塘不覆藏。」

佛誕，上堂。「今日四月初八，乃我釋迦文佛於毘藍園內無憂樹下降生底時節，天下叢林處處浴佛，莫不考鐘伐鼓、說禪說道。金粟寺裏坡事稍繁，每日大喊小叫，不是車水便是抬磚，總無纖毫佛法與人。倘或有個伶俐道者，腳下驀地蹋翻石子、磕著鼻孔，元來只在這裏，便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既然如是，因甚麼教中道：『久受勤苦乃可得成？』還會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復舉：「世尊初生下，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山僧有個平實頌，舉似大眾：『纔出娘胎便學行，周旋七步可憐生，指天指地稱尊大，笑殺閻浮世上人。』」卓拄杖，下座。

風穴滄涵和尚至，上堂。「火傘張空，靜掩松門人跡少；薰風拂徑，奔騰象駕暑猶來。直得蔡州城畔瑞靄連天、金粟堂前風光匝地，個個欣沾法利、人人快睹光儀，拈提向上宗猷、大震中原祖道，一時奇遇，勝會難逢。手足殷勤，幾度南塘橋上望；賓主互換，一爐香鎖白雲峰。直下識取綱宗，切莫當面錯過。大眾！秖如弟應兄呼、塤篪迭奏一句又作麼生道？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

解夏，上堂。「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萬物凝秋。打開袋口，亦恁自由。脫灑灑，絕情塵；淨裸裸，莫可把。寒暑不能遷，隨緣任去住。胡笳曲子，韻出青霄；寶鏡當臺，光含萬象。古今無蓋覆，現在絕遮攔。元本自家境界，從來不受拘牽。所以道：心等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識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何必靈山問佛、少林問祖？還會麼？欲放枝頭自在春，殷勤為解丁香結。」

師誕辰，宋山主請上堂。「梧飄金井，葉墜銀床，古殿風清，秋空氣爽。父母未生已前，不離這個時節；父母既生已後，亦不離這個時節。若識這個時節，便見毘盧正體觸處全真，般若靈光隨機普應，坐斷是非路，掃除凡聖情，洞徹空澄，圓明朗耀。諸人還委悉麼？」擊拂子，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以拂子連擊。

宋郡丞供水陸，請上堂。「祥雲結蓋，瑞氣盤空，凡聖交參，人天普集。乃知金粟寺裏轉無礙之法輪，善法堂中作殊勝之佛事，塵塵

混入，剎剎圓明，二諦融通，理事無礙。所以道：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今日山主宋郡丞修建無遮大會，法施門開，金粟不無大展宗猷，令彼水陸飛空一切有情咸登正覺之場，現前僧俗男女圓明般若之因，共證菩提之果去也。」遂驀豎拂子，云：「仰之彌高，俯察非遙，即理即事，亦孔之昭。以此福國，則時清道泰，兵革潛消；以此佑民，則年豐歲稔，雨順風調；以此普利群生，則四恩總報，三有齊超；以此福蔭後裔，則綿綿瓜瓞，麟趾鳳毛，直得森羅顯煥，萬象回昭，長光佛日，永協甄陶。正恁麼時，因齋慶讚，福利無窮一句又作麼生道？花開金谷春常暖，香噴玉墀桂早芳。」

結制，上堂。「金粟舊火爐，深廣莫可測，一道本平等，聖凡元不別，撥出火星時，虛空齊迸裂。所以，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三世諸佛於火燄中轉大法輪，總不相違越。汝等諸人今日於中坐臥經行，亦恁麻三觔、乾屎橛都來拋向一邊，總沒干涉，只是不許昏沉瞌睡。若也瞌睡，眉毛被火燎卻，也怪金粟不得。何故？不見道：撥開星火亙天紅，凡聖銷鎔烈燄中，非是渠儂誇好手，都緣妙契本來宗。且道：如何是本來宗？」卓拄杖，云：「一舉四十九。」

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亦不離見性成佛。金粟這裏方開爐韛，高豎鉗錘，海眾雲臨，龍象畢集，直得明今卓古，曲應時宜。適有主根地菩薩聞金粟有此殊勝因緣，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恭敬圍繞，勤求大法。金粟不敢囊藏，盡情分付，只要當人一念回光，頓超諸有，徹證無生。」遂舉起拄杖，云：「這個是色，不得以眼見。」卓一卓，云：「這個是聲，不得以耳聞。直饒離卻見聞，盡大地無纖毫滲漏，猶在半途。且到家一句又如何展演？義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借四時催？」

上堂。「拋綸擲釣久忘懷，一枕松雲足快哉，海嶽掀翻誰是侶？出頭天外有人來。高賢遠至，泉石輝騰，鼻孔相觸，道義為親，殷勤三請，猊座高陞。正恁麼時，賓主契合，水乳和同，雁叫長空，霜明遠渚，畢竟如何慶贊？」擊拂子，云：「打麵還他州主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復舉：「鄧隱峰到南泉，泉指淨瓶，云：『此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過淨瓶來。』峰拈瓶向南泉面前瀉，泉便休去。南泉指瓶索水，早已打濕眉毛；隱峰覿面拈出，要且涓滴全無。只如南泉休去，汝諸人還知他落處麼？照膽蟾光沉碧漢，拍天滄海浸須彌。」

上堂。僧問：「昨日高提法印，今朝宏唱祖機，向上一句請師指示。」師云：「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進云：「既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為甚麼學人到這裏開口不得？」師云：「腦後欠一

槌。」進云：「只如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和聲便打，云：「是甚麼？」僧禮拜，師云：「猢猻戴蓆帽。」乃云：「昨日纔陞座，今朝又上堂，針無兩頭快，人有世諦忙，盤根知斧利，入水見人長，手親并眼辨，那用更商量？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蹤之意，水無顧影之心，宏機密運，正令全提，打開向上牢關，流通佛祖正眼。且道如何是佛祖正眼？木人拍手空中唱，石女畫眉月下歌。」

上堂。僧問：「瞬目揚眉，拈椎豎拂，一切屏去，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參差竹樹籠煙薄，遠近樓臺月上遲。」進云：「馬祖既云即心即佛，如何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饅頭麵做人皆信，秤錘是鐵我無疑。」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懷州牛膝青州棗，到底輸他出處精。」進云：「恁麼則一對鷺鷥無覓處，夜來依舊宿蘆花去也。」師云：「赤土畫簸箕。」僧禮拜歸眾。乃云：「諸人未到金粟，須到金粟；既到金粟，不識金粟。敢問：金粟既到了，因甚麼卻不識？善財別後誰相憶？樓閣門開鎮日閒。」

葆光、紹真、福緣三尼請上堂。舉拄杖云：「白棒頻拈，風馳電捲；青虹在握，截鐵斬釘。飛星爆竹，十地魂驚；裂石崩巖，三乘膽落。洞灼當人本體，照徹生死根源，隨機應現，利物興慈。所以道：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現比丘尼身說法則且置，秖如實際尼勘俱胝、末山主服灌溪、劉鐵磨契溈山，且道他三人具個甚麼眼目，便得與麼英特自在？諸人還知落處麼？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安期，貴圖悟徹本來面目；剜心劈腹，元為發明本地風光。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青松林內潑嵐起，寶塔高吟撼曉風。」進云：「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鐵牛愛喫無根草，眼裏無筋莫亂傳。」進云：「只如水潦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且道是那一毛頭？」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恁麼則請師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去也。」師云：「閉目喫蝸牛。」僧作禮，乃云：「今朝正月半，大雨落霄漢，不見燈明佛，世間減瑞相。雲堂眾衲僧，日久要曬眼，包笠縛現成，袋口只得放。南北恁騰騰，東西隨放曠，行則恁爾行，好生腳下看。且道腳下作麼生看？若善參詳底，總不離我這裏；如或不爾，直饒走遍四天下，何日歸家罷問程？」

復舉：「臨濟示眾云：『有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師云：「定

龍蛇作略，陷虎兕機關，臨濟遠祖不無險峻。若遇飽參衲僧，一些也瞞他眼睛不過。何以？歷劫迴超無向背，展開春色共依依。」
在旭、蒼雅二法姪請上堂。「德山棒，八角磨盤空裏轉；臨濟喝，瘂病不假驢駃藥。拈卻棒，去卻喝，頂門放出遼天鶻，大地盡是解脫門，把手相牽拽不入。」驀豎拂子，云：「入與不入，總在金粟手裏。還見麼？竹樹煙籠橋畔石，池塘水映殿前松。」
廣慧純哲和尚至，上堂。「石徑松陰迴絕塵，林花香噴滿園春，草堂趺坐閒清晝，忽報同門象駕臨。同門遠至，象駕崢嶸，瑞氣盈庭，驚起泥牛吼夜月；風光遍界，奔騰木馬奮嘶風。直得此君亭欠躬揖讓、第五橋撫掌歡呼，倒跨鐵牛，人人瞻大方獨步；普施鯨釣，個個冀利物垂慈。展大機、發大用，共振中原祖道；斬新條、行新令，弘揚濟上綱宗。直饒佛祖不敢當鋒、聖凡無處湊泊，有如是威光、有如是作略，方能為人天主、作龍象王。然雖如是，水乳相投、同氣連枝一句又如何舉似？」遂展兩手，云：「非口所宣，非心所測。大眾！切莫如蟲禦木。」
宋郡丞榮任敘州，請上堂。「九重恩命寵殊深，特拜黃堂佐治新。熒道蕩平瞻化日，會看考績轉樞衡。香林呈瑞，法海凝祥。正令全提，得副大機之用；籌謀獨運，能樹蓋世之勳。正所謂大人行大事，大智得大見。以出世心行世間法，不壞世間法，能成出世心。此心行於身，則功成名遂，祿位崇高；此心行於家，則起敬起孝，嗣續繁昌；此心行於天下，則裕國澤民，甘棠永茂；此心行於今日，則現前緇素永賴金湯，結一時殊勝之緣，造萬世無窮之福。不勞重話，舉起便知。脫手相呈，一超直入。茲者公車就道，隼旗遄飛，轉功就位，激切披陳一句又作麼生道？虞淵取日歸黃閣，鳳沼乘雲上玉墀。」
雪兆和尚訃音至，師為設靈致奠。云：「陰濃綠樹夏初長，撒手人歸去太忙，獨露全身誰委悉？薰風殿閣生微涼。恭惟法兄，宗壇獅象、法窟爪牙，縱鐵牛機，坐斷白雲光祖席；垂鯨鯢釣，掀翻汝海振家聲。十餘年輪無孔鎚，擊碎妖狐心膽；四五剎握金剛劍，斷盡衲子命根。具名文句身，得無礙三昧，道播湖海，德振寰中，具瞻葉綴花聯，正賴光前裕後。茲聞忽於四月十九日在風穴堂上化緣已畢，半路抽身。不肖 弟同條共本，一道傳宗，遙聆訃音，曷勝痛絕？今就金粟寺裏傾三盞茶、爇一爐香，非為佛事人情，且要兩得相見。作麼生是相見的句？」以拂子拂一拂，云：「一泓煙水澄空碧，無數愁雲貼地飛。」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長安大興善寺語錄

康熙甲子春王正月，師在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金粟禪林受請，於二月二十五日進院。
即日，紳衿緇素請開堂。師至座前拈請疏云：「言言錦繡，字字珠璣，發明向上真宗，流通正法眼藏。要識其中端的，須仗維那宣過。」宣畢，以拄杖指法座云：「這條活路，千聖同遊，坐斷毘盧頂[寧*頁]，直踏孤峰頂上。如何是最初一步？」卓往杖云：「看腳下。」便陞座，告香云：「此瓣香開萌五始，肇形二儀，熏之則瑞靄娑婆，舒之則雲騰法界，望朝金闕，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皇基永固，萬方戴雍穆之庥；帝道遐昌，八表樂熙暭之治。」次拈云：「此瓣香，根盤尼嶽，葉茂杏壇，吐花燦錦繡文章，騰光射霄漢牛斗。爇向爐中，奉為滿朝宰輔、闡國公卿、本省當宁文武尊官、百辟諸衙勳貴，伏願調和鼎鼐，協甄陶而永佐堯天；黼黻皇猷，運韜略而肅清海宇。以暨紳衿護法、請主檀那，咸增百福，共納千祥。」再拈云：「此瓣香，靈山毓秀，少室芬芳，綿綿繼續無窮，祖祖傳來有據。今次第六回拈出，奉為前住汝州風穴禪寺雲峨先師喜老和尚，爇向寶爐，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竟，師云：「出關還又入關中，一墨水成兩處龍，無位真人隨駕馭，三千里外會同風。風雲際會，龍象交參，敲唱當行，斬新條令。就中還有接拍相和者麼？出眾相見。」僧問：「昔去中原法久埋，喜逢舊店又重開，西來大意憑師指，無數香雲繞座臺。請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晴日春光麗，庭松翠色新。」進云：「今日陞堂垂弘範，越格超宗世罕聞，未審與世尊祇園說法是同是別？」師云：「今之古之。」進云：「恁麼則先後一揆渾不異，弘通妙協任縱橫。」師云：「且過一邊著。」進云：「只如橋流水不流，意旨如何？」師云：「所供詣實。」進云：「了知佛法無多子，踏破乾坤萬事休。」師云：「那裏見得？」僧禮拜，師云：「赤土塗牛奶。」乃云：「向上一路，智者由迷；末後一機，突出難辨。所以機前薦得，尚落筌蹄；句後承當，白雲萬里。故釋迦文佛拈花於靈山會上，人天百萬，獨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卻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宣流布，勿令斷絕。』遞代相承，二十八傳而至達磨大師，來茲東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一花五葉。六代傳衣

而至曹溪六祖慧能大師，能傳南嶽讓，讓傳馬祖一，一傳百丈海，海傳黃蘗運，運打臨濟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直下翻身，如獅子王哮吼自在，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凡見僧入門便棒、入門便喝。臨濟又三十傳而至天童密雲悟，悟傳林野奇，奇傳我風穴雲峨先師，迄今兒孫幾遍海內，通都大邑、遐陬僻壤莫不知有此個宗風。況茲興善古剎、關內名藍，乃省會靈奧之區，為龍象棲遲之地。先師昔年於此建立法幢，破西極之天荒，斬新日月；山僧今復於此振復頹綱，提佛祖之正令，特地乾坤。道起中衰，木歸有本。即今入院陞座，不二門閒，現前緇素，法法本然，心心本佛，僧也、俗也，男也、女也，智也、愚也，凡也、聖也，悟則事同一家，迷則萬別千差。所以，古人云：道無不在，觸事而真；心若不邪，所為自正。個事且止，只如開堂祝聖、應時應節一句又作麼生道？允恭克讓文明化，垂拱端然致太平。」復舉：「唐興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寬云：『道在目前。』僧云：『我何不見？』寬云：『汝有汝故，所以不見。』僧云：『我有我故，所以不見。和尚還見否？』寬云：『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僧云：『無我無汝，還見否？』寬云：『無我無汝，阿誰求見？』」師云：「惟寬雖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是令人落在葛藤窠裏，絆到驢年未有出頭分。新興善又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道？』但云：『遊蜂入洞排金闥，蛺蝶穿花鬥錦翎。』待伊眼孔定動，劈脊便棒。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結椎，下座。

結夏，上堂。「從上聖制，三月一結，除熱惱以獲清涼，息狂妄到寂滅地，示諸佛慈悲之方便，顯衲僧正令之全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廓神機於未兆；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懸智照於無私。人人壁立萬仞，一一玉轉珠迴。所以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既是心空，又歸向甚麼處？既是無為，又作麼生學？」遂高聲顧大眾云：「各各歸堂參詳去。」

解夏，上堂。「九夏光陰瞬息過，期圓百日竟如何？山門大啟隨緣去，只是山僧不恁麼。為甚卻不恁麼？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元來不出門。」

開爐，上堂。「打開爐韝煽通紅，聖解凡情當下鎔，休避鉗錘生惡辣，要伊及第悟心空。」遂拈拄杖，云：「諸人者，若向這裏薦得，目前萬象森羅，理事無礙，同是一真法界，彼此何分？隨處建立法幢，應時為祥為瑞，橫行天下，唯吾獨尊，又何必僧堂添火、節外生枝，討許多生受喫耶？諸人還委悉麼？寒猿叫落關山月，客路由來不易行。」喝一喝。

上堂。「錦上添花，十有八九；雪中送炭，百無二三。興善久缺齋糧，又值雪雨連宵，瞎驢兒苦困飢羸，老金牛空難作舞。正此困厄

之際，幸有諸大檀越各輸寶藏，糴來米色如金；滿載象囊，駝出麵光似玉。飯我大眾，濟此時艱，黃頭碧眼笑咍咍，白牯黧奴齊[跳-兆+孛]跳，真為雪中送炭，斯世罕覩之奇緣也。山僧出隊歸來，見斯功德浩大，特與作一家讌，管顧諸人。」遂展兩手，左右顧視，云：「且道是百味具足耶？一味全無耶？還辨得麼？若也辨得，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若辨不出，切忌食飽傷心。」卓拄杖，下座。

托缽回，上堂。「托缽歸來事無多，翛然趺坐樂清和，瞿曇昔日深深意，試問諸人會也麼？諸仁者！若向托缽處會去，長街短巷無非彌勒戲場，歌館酒樓盡是普門境界，何妨拉終南山來興善佛殿裏，移山門向祖師鼻孔中？爾若不會，祖師向汝腳跟下過去了也。還會麼？浪高三汲龍化去，猶有騃人戽夜塘。」

上堂。舉拄杖云：「新正舉筆，萬事大吉，向上關鍵，略通消息。有時喚鐘作甕，濕紙裹金毛獅子；有時拿三道四，單絲控玉角麒麟。手眼渾身，通途合轍，聲色不到處，觸背俱非；當陽拓起時，一切成現。非具夙根利智，焉能格外超宗？若也徹見鋒鋩，自然機先領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剖露佛祖胸襟，揭示人天巴鼻。人天巴鼻則且置，佛祖胸襟又作麼生剖露？」卓拄杖云：「要知立業成家事，須見撐天拄地時。」

解制，上堂。「梅腮綻玉，柳眼含金。野馬飄空，春風匝地。心外無法，更無別道。若了目前，復有何事？所以九旬之內，坐臥經行，無纖毫虛棄之功。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滅無斷故。茲當解制，亦恁諸人撩起衲衣，暫息春天之樹；橫擔竹杖，斜穿日暮之雲。江西湖南，隨月瀟灑；河南河北，稱性優游。只是興善，還有一事未與諸人商量在。且道是那一事？」良久，喝一喝。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個一著子，在男不增，在女不減，超凡越聖，耀古騰今，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老。不生不老，皆從性聰善人信心中流露將來，所以四十餘年安富尊榮，琴瑟時聞靜好，蘭芳桂秀，寶樹日漸盈庭，大業承一人福澤覆蔭之無窮，瑤池享千歲蟠桃期頤之弗盡，靈根迥異，智種天然，頌祝華封，快須聽取。」驀豎拂子，云：「性水匯成福海闊，須彌突出壽山高。」

師誕辰，緇素請上堂。「枕簟涼生已覺秋，蟬嘶亂吶柳梢頭，未生生後真消息，覿面分明莫外求。既莫外求，則露冷蛩吟砌，潭清潦盡流，數十年來閒歲月，忽遷忽變任渠休。唯有松筠青不改，長年相得共優游，今朝故是余生日，遠勞仁者共唱酬。檀越既來恭請，不免借花獻佛，普為諸人慶祝去也。」乃卓拄杖，云：「還會麼？丹桂人人生月窟，蟠桃個個熟瑤池。」

結制，駐防眾護法請上堂。「時值下元十月半，舉則陳年舊公案，饒他鐵額並銅頭，也須再入紅爐煆。眾中忽有箇不受人煆煉的衲僧出來道：『和尚且莫寐語，人人眉毛橫八字，箇箇鼻孔大頭垂，一一分明、一一成現，又何勞更用爐錘？費者許多柴炭作麼？』山僧癢處不妨被他爬著，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說偈曰：撮得髻根牢即休，何須一日兩梳頭？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梓郢法姪請上堂。僧問：「考鐘伐鼓，大震雷音，今日陞座，未審說何法要？」師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芝蘭氣味老終香。」進云：「如何是向上句？」師云：「一天霜露冷。」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衣單徹骨寒。」進云：「如何是親切為人句？」師云：「不遇攀花手，徒勞造化心。」僧禮拜。乃云：「鐘鼓頻催入陣來，分明覿露莫疑猜，頂門一擊虛空碎，只要諸人眼自開。山僧久不陞堂，承梓公法姪遠來敦請，未免蝦為子曲。既陞此座，正令全提，萬有全歸，一念智光，洞照十方，塵消覺圓，磨盡空中幻翳，純清絕點，放出無位真人，物物頭頭全彰，塵塵剎剎大用，舉頭會意，在聖猶虧，眨上眉毛，白雲萬里，直饒離微迥脫，機境全無，總要喫興善手中棒在。何故？籬頭落底千千藥，不是神農人不知。」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駐防眾護法請上堂。「若論此事，如大將出師，紀律嚴明，行伍有序，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腹心則首尾俱應。所以，有時把住，水泄不通，神鬼莫測；有時放行，天魔膽落，外道歸降。若是李靖三兄久經行陣的，不妨向者裏奪角衝關，斬將搴旗，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亦未為分外。眾中還有恁麼人麼？」良久，高聲云：「當陽不決龍蛇陣，縱得封侯也是閒。」

解制，上堂。「大雪落連宵，衲僧要解制，擊鼓便陞堂，再與論箇事。且道是甚麼事？不見古德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秖如末後一句，諸人還委悉麼？若也委悉，許你橫擔拄杖，獨步大方；若也未委，總是水中捉月、鏡裏尋頭漢，只管趁隊打夥，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有甚麼了期？山僧有箇巴于謠，今日拈出為汝盡禮津遣去也。」乃歌云：「不寒不暖正春天，客裏風光亦可憐，此去瀟湘知近遠，莫教空費草鞋錢。」

佛誕日，熊護法為子掃寺，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云：「鶯聲來柳陌，槐色落庭陰。」進云：「恁麼則不離目前去也。」師云：「切忌眼花。」僧禮拜。乃云：「種得多生般若根，心源不昧護叢林，佛天已遂生平志，麟子振振慶善門。所以道：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作如是因，獲如是果。茲者熊大護法三千里外遠寄信齋為子掃寺，可謂父母愛子，心無不至，寄以金田，

借佛佑庇。今年十二已沖齡，特為脫自歸祧，訃教詩書培禮義，竭力君親忠孝備，他年鼎鼐資調元，還憶靈山親授。且道靈山授記箇甚麼？桂秀蘭芳恒遠遠，金章紫誥永綿綿。」

到嘉慶寺，中翰張稚恭暨諸文學請上堂。師云：「道由心悟，豈假言傳？體之不在於聰明，即之迥超乎聞見。儒釋不二，凡聖同源，正令提持，機用各別。何以見得？昔魯哀公問性命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賦於一謂之性，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諸禪德！性命生死、陰陽變化之理，孔夫子固分析得甚詳，若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者一著子，畢竟不曾與他點破。為甚麼不點破？急則治其標。我祖師門下談性命之理又則不然，西天國王問於波羅提尊者曰：『性在甚麼處？』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者曰：『住在作用，王自不見。』王曰：『當作用時，幾處出現？』者曰：『當出現時，其處有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尊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斯言，心即開悟。諸禪德！山僧今日承諸大護法抑逼陞座，不覺將儒釋生死性命之理盡情吐露了也。還委悉得麼？若也委悉，儒教、釋教殊途同歸；脫或未然，山僧重為指注去也。」擊拂子，云：「會麼？盡駭新張祿，誰知舊范睢？」

師誕辰，眾請上堂。「今日我娘生我時，肝腸痛斷幾人知？觸境常懷風木恨，撫躬每憶蓼莪詩。編蒲睦老曾遺蹟，侍奉黃梅獨有兒，愧我劬勞恩莫報，向人歲歲露家私。家私既露，大眾咸知，脫體分明，毫無隱諱。直如娘未生時，那一著子畢竟落在甚麼處？」以如意連擊禪床，云：「一片槐榆木，敲來響殺人。」

川陝督標書式馬護法寄褐小童，請上堂。「玉燕投懷，光已昭於盛世；明珠入掌，天唯與於善人。雖寶樹之盈庭，全賴根荄穩固；欲蘭枝之挺秀，須憑雨露滋培。所以威鳳九苞，羽毛成於丹穴；祥麟一角，繡紱應於尼山。惟在當人念念之懇誠，故茲麟趾振振而協慶。詩云：『木支百世。』雅頌『君子萬年在。』世諦尚爾如然，況佛法豈無徵驗？故六祖大師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即今馬大護法請陞此座，專為寄褐幼童，一以增延童壽，一以福祿咸康，可謂心種含生，菩提果結矣。興善如此提唱，不覺驚動長安東方曼倩先生從金馬門而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賀曰：『蘭桂森森譽早彰，祇林寄蔭一枝香。寧馨今日誇王衍，克振他年賽馬良。藹藹慈仁多益善，綿綿瓜瓞永傳芳。殷勤不用頻多祝，福佑綿延壽自長。』」

結制，上堂。「大雪滿空飄，萬機俱休罷。總是家裏人，只說家裏話。爐韛煽通紅，鉗錘休驚訝。勿論雲門胡餅，那管廬陵米價。不稱洞山貼秤麻，亦恁鎮州蘿葡大。三腳驢子弄蹄行，生鐵秤錘沒縫罅。竄出南山鱉鼻蛇，陜府鐵牛生害怕。唯有興善拄杖子，一齊擒來都按下。且道拄杖子有甚麼長處便乃如是？乾坤撲落須彌倒，透出虛空相外行。」

念佛社眾居士請上堂。「興善連來話隱淪，隨緣作夢恁他人，夢中拄杖能奇怪，化作彌陀佛世尊。爾時，阿彌陀佛命阿逸多菩薩往他方世界，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雨大法雨，教化塵中無量無數諸眾生一時成等正覺。作是事已，忽然驚寤，拄杖子依然在興善手裏，不曾動著絲毫。諸人還識拄杖子麼？有時閒把出門去，扶我歸來靠壁東。」

佛成道日，上堂。「寒翠千枝，霜凝庭砌之柏；虛明一色，雪覆終南之山。至道全彰，真機顯露。若是皮下有血的，向者裏撞倒琉璃瓶子，迸破黑漆桶箍，便解石上栽花，自能眉間積嶽。戒珠閃爍，慧鏡常明，一道神光，貫徹今古。甚深希有，臘月蓮花火內開；笑殺傍觀，赤腳烏龜鑽破壁。明明不昧，寂寂無私，本自現成，阿誰無分？所以釋迦世尊於正覺山前夜半睹星，豁然大悟，歎云：『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汝等現前諸人都具有智慧德相，何不將妄想執著一齊放下，做員灑灑脫脫無事道人，豈不快哉？那容釋迦老子於淨潔地上撒屎撒尿、說迷說悟耶？眾中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待三聲已斷腸。」

解制，上堂。「諸方解制盡今朝，鵬翅摩空萬里遙，不動腳跟乘快便，萬人叢裏奪高標。」遂驀豎拂子，召眾，云：「諸仁者！此豈不是標？還有奪得的麼？若有箇漢踏步向前，踢倒須彌、吸乾大海，直教魚龍蝦蟹盡向手中乞命；脫或未能興善，只得隨例從權。且道是如何從權一句？大啟牢關騰虎豹，抽開金鎖走蛟龍。」

結制，上堂。「厥躬長抱病，爐錘已休歇，雲水聚頭來，聖制固當結。天龍展笑容，檀信生欣悅，今日始開爐，豈徒為虛設？息爾狂妄心，除爾煩惱賊，到智慧彼岸，出生死途轍，獲勝妙菩提，能證大寂滅。中下少見聞，上士便須瞥，衲僧伎倆多，圈繢出不得，開眼便尿床，夢中還夢說。既到興善來，當放下一切，九旬禪期內，討箇最妙訣。且道：如何是最妙訣？」卓拄杖，云：「急急如律令。」

駐防眾護法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興善境？」師云：「城頭夜靜鼕鼕鼓，日裏雲開淡淡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黃金綴頂攢文羽，白鋈翻風舞纛旗。」進云：「如何是人中

意？」師云：「腦後一尋光，腳下三尺土。」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青「松墮影庭碑暗，黑石鋪苔雨砌新。」僧禮拜歸眾。乃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極難湊泊，唯許有力大人以大知大見具超方眼、明格外機，向未舉以前一覷，覷透千聖羅籠不住、大棒打不回頭，到者裏始有少分相應。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世間一切眾生盡皆成佛了，然後我乃發菩提心。』此豈不是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正所謂：殺人不眨眼底，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殺人不眨眼。提持過量事，還他過量人。然雖如是，只如過量中超脫應機一句又作麼生道？還知麼？但願雨拋金鎖甲，河清海宴樂昇平。」

解制，上堂。「一冬九十日，今朝事方畢，報爾參元人，流光如箭急。年光既如箭急，汝等諸人各各添了一歲，試問本分事還徹也未？若也徹去，不妨朝遊西天、暮歸東土，神通遊戲不為分外；若也未徹，興善與諸人通箇消息。」驀豎拂子，云：「一切禪與道，觸目無非妙，殺活在臨時，不用生機巧。」擲拂子。

大佛殿落成，滿漢當道大護法懸字額，請上堂。「殿宇重新，全憑檀施信力；琳宮革故，曾下實地功夫。橫一梁，豎一柱，根根骨骨愈精奇；鋪一磚，蓋一瓦，鱗鱗密密甚堅固。黃坤滿載，拽來門外三車；朱漆流丹，勝鋪階前七寶。累殺追風木馬，困極吸月泥牛，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只要追回先聖寶所，重興興善道場，令隨喜者如登華藏春臺，瞻敬者便識唯心淨土。漫說華嚴經中之富貴，不減須達長者之布金，雖然道絕功勳，自是恩歸有地。此乃滿漢眾護法信心財施之所成，亦乃督修諸人經營籌畫之成就，因植三世，果獲二嚴，功德甚深，贊莫能盡。即今字額高懸，垂姓名於千古；舉揚向上，示福利於人天。興善推免不下，只得舉箇古人公案。昔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云：『我是千佛一數。』」召大眾，曰：「者箇屠兒甚生挺特，誠英雄中之真英雄、丈夫中之大丈夫也。只如放下屠刀，見箇甚麼道理便乃立地成佛？還會麼？放下屠刀便識真，承當自肯脫紅塵，眼前無限英雄士，盡是千佛數裏人。」

師誕辰，慈航、獻雲二禪德請上堂。「今朝七月十五，行者考鐘伐鼓，長老曳杖陞堂，諸人面面相睹。高歌一曲無生，大地山起舞，驚起編蒲睦州，終日侍奉慈母。今日幸是余生，思念劬勞無補，有慚跪乳羊羔，那得慈鴉反哺？罔極痛切終身，風木常懷悽楚。出家幸嗣法門，報恩惟憑佛祖，拈來對眾舉揚，多感慈航獻雲。請主人人本有爺娘，切須各自照顧。」遂左右顧視，云：「大眾！還識本有爺娘麼？無姓無名無相貌，動靜營為是阿誰？」以拂子擊禪床。

結制，金如璉居士請上堂。「今朝冬月初一，十方龍象雲集，都來結制開爐，休嫌鉗鎚緊密，不是規矩嚴難，要使諸人心息。假饒跳出金圈，者裏難吞栗棘，直待髑髏識乾，大事方纔了畢。只如三腳驢子弄蹄行，木人穿靴水上立，且道是何意旨？」擲下拂子，云：「各各歸堂參取去。」

馬林順居士受戒，請上堂。云：「昨宵滕六下瑤臺，大地虛明一色開，想是檀那誠念切，諸天預感散花來。千山覆玉，人迷一色之功；滿地鋪銀，寶積千庄之景。珠光映梵網之門，尸羅闡冰霜之戒。如其會得，戒、定、慧三德圓修；脫或未然，西來意聊通一線。有時一塵不立，萬派收聲；有時樓閣門開，森羅應現。直饒[祝/土]指便去，猶滯半途；隔江而趨，尚未夢見。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遂左右顧視，云：「既是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為甚麼又少林立雪，南嶽磨磚？」驀豎拂，云：「還會麼？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崖無耳卻知音。」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晝地為牢，路從平處險；十五日已後，打開布袋，大道直如弦；正當十五日，笠子翻身，袖拂白雲歸故里；草鞋[跳-兆+孛]跳，肩擔明月繞天涯。諸禪德！亦恁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前途若遇猛虎當路，又如何迴避？若迴避得，不枉在興善者裏過冬；若迴避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還有迴避得底麼？參禪須是英靈子，敵勝還他獅子兒。」

馬林順居士出家，上堂。云：「鬚髮未落名為居士，信心已具十分；鬚髮既除相列僧伽，猛力須增百倍。以百倍猛力披忍辱鎧、秉智慧刀，去愚癡病、除煩惱魔，直與從上佛祖共躅齊眉，於三界火宅之中轉大法輪、雨大法雨、作利益事，教化塵中無量無數諸善善人，一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纔是大丈夫漢。所以道：善哉大丈夫！能了世無常，棄俗入泥洹，希有難思議。背丹霞和尚於馬祖處投機，逴得便行，此乃過量人，能行過量事。要行過量事，須是過量人。今既剃落，可謂能行過量事矣。且即今離塵剃落一句又作麼生道？鏟卻無名頂上草，放出神光照大千。」

正藍旗駐防眾大護法請上堂。云：「向上一路，格外提持，機用迥別，不落文字名言，豈存聖凡軌則？如大將登壇，權柄在手，殺活自由。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是箇漢，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函蓋相合，箭鋒相拄，始有衲僧氣息。倘或擬議思量，性命早屬他人了也。且不存知解，縱橫自在。諸人還委悉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住汝州風穴白雲禪寺語錄

康熙丁卯，師在長安大興善寺，受河南汝州明使君羅公大美、貳牧羅公守疆、簽判王公國璜，暨縉紳文學，及本山耆德了悟、從智、緇素等書幣，請住風穴白雲禪寺，於戊辰十月廿二日進院。
次日，州牧羅公仝闔州紳衿緇素詣山，請師開堂。師至座前，拈啟示眾云：「靈山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燈燈相續，長明不斷。且那裏見得相續意？分明聽取。」遂度與維那。宣畢，師乃云：「曙色未分，人皆盡望，及乎到來，四眾欣瞻，山僧不免應時擊節去也。」遂指法座，召眾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遂陞座，告香祝聖畢，復拈云：「此瓣香惡聲早播，辛苦難禁，東擲西拋，已成滯貨，豈料業緣未了，依舊天網難逃。今次第七回拈出，專為前住本山先師雲峨老和尚，爇向寶爐，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云：「鐵牛鯨釣久希聲，千里招尋覓故人，舊店今朝重整頓，一番拆洗一番新。揚鬚奮鬣，須是躍浪金鱗；奪角衝關，還他作家戰士。昂藏義氣，頗副奇英，場局已圓，出眾相見。」僧問：「未出潼關，千峰失翠；既到風穴，萬象輝騰。佛法既云無二，為甚又卻如此？」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進云：「柏承瑞氣偏增秀，水落寒潭到底清。」師云：「不易念得來。」進云：「爭奈雲封幽壑靜，石逗澗聲長？」師云：「多虛不如少實。」問：「祖印高提，風穴之家聲不墜；法輪常轉，鐵牛之曲調更新。為甚麼鯨鮪沉浸，蛙步[馬*展]泥？」師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進云：「憑師一滴曹溪水，到處為霖潤八荒。」師云：「切忌打濕眉毛。」進云：「祇園久熟菩提果，亦恁風吹遍界香。」師云：「阿誰欠少？」進云：「可謂義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借四時催？」師云：「重言不當喫。」進云：「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師云：「腦後見腮。」一僧出，禮拜歸眾。師云：「留神出海將無事，腳底誰知已晝沙？」乃云：「直截單提，千差坐斷；電光石火，一句洞明。到即不點時，金聲玉振；分明剖露處，錦上鋪花。何妨換斗移星，亦恁經天緯地，卷舒出沒，自在自由？況此風穴勝境，乃先師中興道場，不肖今日遠來繼席，幸值皇風蕩蕩，帝道平平，台旆臨筵，明眼作證，只得向普光殿上拋出楊岐金圈，翫月臺前竄出南山鱉鼻，賓主互換，照用同時，闡揚少室真猷，揭示溥沱正令，使未見者見、未聞

者聞，密契佛祖不傳妙心，頓悟父母未生面目。正恁麼時，轉功就位則且置，只如兄終弟及、續燄聯燈一句又作麼生道？萬里江山無異路，一天風月盡吾家。」(謝詞繁，不錄。)

復舉：「當山沼祖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閻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閻黎。閻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迷卻天下人。要識閻黎麼？』左邊拍一拍，云：『者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者裏即是。』」師云：「當山沼祖握王庫刀，提振綱宗，可謂拔見刺於舜若多身，出金塵於爍迦羅眼。若是伶俐衲僧，一舉便知落處。只如左右者兩拍，大眾還委悉得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酬。」復結椎，下座。

知還、元默二耆宿請上堂。僧問：「遠離興善丈室，已坐風穴道場，斬令新條，請師舉唱。」師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進云：「恁麼則含生有賴去也。」師云：「知恩者少。」進云：「今日一言垂軌範，清聲千古落人間。」師云：「伶俐衲僧。」乃云：「憶昔在山時，彼此各年少，而今歸山來，各各已衰老，不話短與長，把手呵呵笑，林下任逍遙，自合無為道。」遂左右顧視，召大眾云：「如何是無為道？怪柏引雲盤古岫，桂輪似鏡落前溪。」

汝州眾檀越請上堂。僧問：「風穴勝剎，古佛道場，州牧請師，願垂法要。」師云：「今日晴似昨日。」進云：「此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不妨疑著。」進云：「恁麼則千峰境色重添翠，沼祖家風復振清。」師云：「點即不到。」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云：「明州憨布袋。」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西秦武安君。」乃云：「智鏡瑩然，靈機妙密，全賓即主，即相明心。如是則把住放行，迥無向背；捨彼取此，何有去來？施格外之權衡，闡妙明之心印，扶起風穴法道，挽回濟北宗風，振頹綱於今時，續祖燈於無盡，作無所作而正眼流通，為無所為而輝騰今古。只如人法雙忘、當陽獨露一句又且如何？」以拂子擊一擊，云：「翠嵐亭畔雲千丈，翫月臺前水一溪。」

靜波禪德領眾請，上堂。僧問：「長安城畔，大展佛祖家風；拄杖東來，未審如何指示？」師云：「千峰頂上雲靄靄，大慈泉下水潺潺。」進云：「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云：「此去汝州二十里。」進云：「虛堂對遠峰時如何？」師云：「番人頭戴冠。」進云：「若然者，祖道重光於此日，家風克振於汝墳。」師云：「閑言語。」進云：「施主殷勤伸三請，畢竟當筵事若何？」師云：「路逢死蛇休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云：「瞎。」乃云：「影草隨身，縱奪皆由自己；神鋒在手，殺活盡在當人。法外無心，芒鞋隨方設化；心外無法，椰栗

到處成家。理隨事變而有實有權，事逐理融而有照有用，通今貫古，越量超情，救俗匡時，反常合道，要使人人打開頂門正眼，箇箇拶碎生死牢關，壯祖域之輝光，補皇朝之化育。是則固是，只如重整家風，高底普應一句又作麼生？凍雲飛盡孤輪迥，徹底無私遍界輝。」

結制，上堂。僧問：「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西來大意，請師指示。」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若然者，棘栗迸開天地眼，其中密意少人知。」師云：「未信你在。」問：「兩邊不立，中道不居時如何？」師云：「賣油婆子水梳頭。」進云：「還當得也未？」師云：「喫飯咬著沙。」問：「鉗錘初豎，爐韛新開，假饒千聖羅籠不住、大棒打不回頭的，到來又如何煆煉？」師云：「朝三千，暮八百。」進云：「為甚麼如此？」師云：「爐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進云：「莫謂無仙陀。」師云：「勘破了也。」僧禮拜，師云：「不消一拶。」乃云：「諸方結制十月十五，風穴結制冬月初一，時自雖有差殊，大都理無二致。長期短限，曲為中下之機；爐韛鉗鎚，皆為頑鈍而設。若是通方上士，不消畫地為牢；出格高賢，安用剋期取證？倘或桶底未脫、情識未枯，正好向風穴者裏剔起眉毛，直教路從平處險；閉門作活，須要人向靜中忙。驀地豆爆冷灰，管取通身慶快。雖然如是，月頭初一、月尾三十，釋迦老子拈弄不出。是甚麼？鼻發初經透體寒，山家那用費盤桓？暖簾放下圍爐火，一念圓明徹底看。」

滄涵和尚塔前拈香上供畢，乃云：「鶴鴿聲斷實堪哀，滿地愁雲撥不開，將謂弟兄情義盡，風吹黃葉打頭來。恭惟涵兄和尚，宗門繡礎，法海香幢，道冠神州，豎亞頂門一隻，氣吞海宇，流通格外三玄，爪牙能陷虎於機先，料揀慣擒龍於句下，縱橫無礙，轆轤似輥盤之珠，殺活自由，凜凜如吹毛利劍，十餘年弘揚法化，麗杲日於中天，兩三處建立法幢，振頹綱於末運，大功不宰，何期就路還家，能事已終，全身脩然窣堵。不肖弟素忝知已，幸獲同門，遠承遺命，來繼茲席，未能攄誠於萬一，聊陳薄奠以申詞。」遂召眾云：「即今香花羅列，清供滿前，且道我涵兄和尚還來攝受否？若道不受，卻成虛設；若道攝受，蒸嘗現住，畢竟如何即得？」以拂子點云：「夜深不向蘆灣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靜持禪德設齋，請上堂。僧問：「處處綠楊堪繫馬，為甚麼有佛處不得住？」師云：「棒打石人頭。」進云：「家家門首透長安，為甚麼無佛處急走過？」師云：「嘆嘆論實事。」進云：「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東海東畔是新羅。」進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沼祖來也。」僧禮拜。乃云：「杲日

當天，光輝萬象，璿璣運轉天關，金鰲統該地軸。空中木馬，長淅瀝以嘶風；海底泥牛，時滂湃以駕浪。吞月蝦蟆居井底，抱兒石虎臥岩前。於斯明得向上一路別有家風，格外提持，靈機迥異。且作麼是向上一路？還委悉麼？古殿西風寒颯颯，一聲鴻唯過遼天。」解制，上堂。僧問：「師未陞座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未陞座時佛法？」師云：「高低古柏沿山翠，長短幽篁滿澗青。」進云：「陞座後又如何？」師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問：「學人得得到五臺，因甚麼不見文殊？」師云：「望嵩樓畔陽人聚。」進云：「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云：「此去汝州不遠。」僧禮拜。乃云：「一向把住，今日放行。其把住也，壁立萬仞，水泄不通，白雲寺裏高掛缽囊，眉毛厮結，一箇箇掃蹤絕跡，直至千江浪息，大地平沉；其放行也，陽和氣轉，暖律初回，風穴山中橫擔拄杖，緊峭草鞋，一箇箇放光動地，只得冰河發燄，枯木生花。正恁麼時，還是把住好？放行好？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

金粟虎堂和尚專使至，請上堂。僧問：「世尊雪山睹明星大悟，又悟箇甚麼？」師云：「鼻孔大頭垂。」進云：「分明成現事，何用受辛勤？」師云：「若不如是，焉知如是？」進云：「只如殃崛救產，還是佛法靈驗？還是果熟自落？」師云：「佛法靈驗，果熟自落。」進云：「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師云：「引不著。」僧禮拜，師云：「切忌躲跟。」乃云：「連枝同氣，共闡向上宗猷；正令全提，各自隨機應變。灑汝海之一雨，萬卉欣榮；繼金粟之遺蹤，真燈昺耀。光揚先師法道，提獎後進弟昆，在吾金粟虎兄堂頭和尚矣，不任歡慶。似僕無識之夫，謬主斯席，恒愧素餐，何期實念松麓二上座遠從金粟、深入白雲，得得遠馳書幣來此設齋，仍請陞座為眾舉揚向上宗乘，過沐周勤，仰荷不已，風穴只得應時擊節，為諸人舉揚去也。」遂驀豎拂子，召大眾云：「看看，沼祖來也。在風穴拂子頭上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向上牢關，急須照顧，眼孔定動，早已蹉過。』遂震威一喝。」復舉：「僧問古德云：『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師云：「風穴又則不然，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只向道：『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風穴恁麼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分辨得出，許你具衲僧眼；若分辨不出，各各歸堂，向衣線下窮理好。」

上堂。舉：「溈山問仰山云：『即今事且止，自古事作麼生？』仰叉手進前。溈云：『者猶是即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叉手退後。溈云：『汝屈我？我屈汝？』明投暗合，玉轉珠回，退後進

前，洞明今古，為仰父子可謂盡善盡美。秖如屈汝屈我，諸人還知他落處麼？」卓拄杖，云：「穿過髑髏消息盡，爭教大地黑漫漫？」

上堂。僧問：「高提祖印，正令當行，向上一機，如何舉唱？」師云：「石虎空中吞皓月。」進云：「十五日已前鏡中明潔，十五日已後眼裏著沙，未審淆訛在甚麼處？」師云：「多少人疑著？」進云：「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師云：「過。」僧禮拜，師云：「何不再問？」乃卓拄杖，云：「佛祖綱宗，正法眼藏，脫出情塵意想，不立元要功勳，凡聖一源，是法平等。有時把住，則壁立萬仞，千聖消聲；有時放行，則合水和泥，鋪花錦上。所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家堂穩坐，受用現成；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十方坐斷，萬善同歸。且激切敷陳一句又如何舉？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長連後夜雷。」

上堂。「今日請陞座，有口卻如啞，撥動上頭關，笑他明眼者。明眼既遇，不免向眉毛罅裏放出無位真人，十指爪間剔出楊岐驢子，真機迴脫，萬法全彰，一彈指普應群機，一剎那頓超佛祖。只如蝦蟆跳上梵天，蚯蚓抹過東海，汝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九十春光猶未盡，流鶯啼在落花枝。」

上堂。舉杜順和尚偈云：「懷州牛喫禾，是真語者；益州馬腹脹，是實語者；天下覓醫人，是不異語者；炙豬左膊上，是不誑語者。風穴今日將梵語唐言一串穿卻了也。」遂卓拄杖，云：「杜順和尚鼻孔盡在者裏，諸人還見麼？鴛鴦繡出無向背，夜深誰識把針人？」

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諸禪德！伶俐的忒煞伶俐，淈[泳-永+盾]的忒煞淈[泳-永+盾]，三十年後有人悟去也不定。風穴者裏有個見處，不免舉似諸人。」遂豎拂子，云：「薰風入戶時侵閣，高樹春雲日嘯臺。」

冬至，上堂。僧問：「群陰剝盡，一陽來復，如何是斬新條令？」師云：「寒松一色千枝秀，寶座拈花萬國春。」進云：「者由是建化門頭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蟻子踏斷鐵牛脊。」乃云：「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堪笑老楊岐，驢子三隻腳。龐公賣笊籬，清平持木杓，亦等露家私，究竟難摸索。直如今日群陰剝盡、一陽來復之時，無陰陽地上還受剝復也無？」良久，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下座。

天童掃祖塔，方丈慰弘和尚引座，兩序大眾諸師請上堂。「太白深處，天眼難窺，峭拔孤危，壁立萬仞。深固幽遠，到者須是其人；煆象烹麟，自有當代宗匠。所以，清關橋下，源遠流長；太白峰

高，聲光烜赫。蓋緣獅子窟中盡皆獅子、栴檀林內悉是栴檀，又豈容瓦鼓亂韶、薰薝蔔雜糅？茲者，如乾遠來拜掃，爰為烏鳥之私，敢向班門弄斧？乃蒙方丈法兄和尚之弘慈、兩序大眾諸兄之雅愛，命陞此座演唱祖機，大似賣水河頭、挑燈日下，抑不得已，只得借龜毛拂子與眾兄弟商量個眉毛落處。且那裏是眉毛落處？」遂驀豎拂子，云：「雨散雲收山嶽靜，一輪月印海天寬。」

掃密祖塔。拈香，指塔云：「此瓣香根元有據，出處分明，根蟠於太白山中，枝分於棲真室內，香飄汝海，葉茂天中。不肖 曾孫如乾得得拈來，專為供養我密老祖翁太和尚，非為酬恩報德，蓋思木本水源。今日親見祖翁，只者面目現在，且道以何為驗？」遂插香云：「以此為驗。」便展拜。

掃林祖塔。拈香上供畢，乃云：「拂拂薰風透體涼，陰森萬竹動晴光，祖翁面目分明處，啼鳥山花為舉揚。恭惟曾祖林老師翁太和尚，道光四海，德播九州，坐斷太白山頭，輪無孔錘，開鑿人天正眼；高據通元峰頂，握生鐵棒，劈破佛祖頂[寧*頁]。回既倒之狂瀾，援已溺之含識，典型猶在，窣堵翛然。今日不肖 孫如乾得得遠來，就此天童山中聊呈菽水，恪盡雛情，爰為恩大難酬，非徒世諦流布。且即今拜掃一句又且如何？心燈烈燄傳芳遠，萬古乾坤覆載隆。」

掃山曉老和尚塔。拈香上供畢，乃云：「緣同錦水出巴川，道繼神駒讖古傳，仰止生平欣有慕，今來一塔已巋然。恭惟法伯曉翁老和尚，宗壇香象，法窟獅王，棒下擒龍，漲起滹沱千尺浪；機先陷虎，推開太白萬重雲。駕法海之津梁，挺中流之砥柱。大機大用，鐵棒頻敲青瑣闥；列賓列主，衲衣曾惹御爐香。機契宸衷，道光塵劫。茲者不肖 姪如乾，情關猶子，私淑有年，秦浙雖異於東西，鼻孔難分於彼此，今就荅前，聊呈芻奠，俯竭葵誠，惟冀心燈炳燿，祖道恢弘，豎法幢於千秋，振宗風於萬祀，人天永賴，寰海具瞻。只如全機剖露，顯發當陽一句又作麼生？塔前宗子千株秀，慧葉昌榮遍界芳。」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小參

當晚，小參。「一句全提，千差坐斷，當陽顯赫，迥絕離微，蓋色騎聲而罔測端倪，貫古通今而了無縫罅，靈機卓爾，萬法樅然，鳥道虛元，十方通透，覿面無向背，當處絕遮攔，活鱍鱍觸處現成，圓陀陀縱橫自在。所以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週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遂驀召大眾，云：「既不知其名，畢竟是箇甚麼？參！」

結制，小參。舉：「芭蕉清禪師云：『若論此事，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師云：「這箇公案大似魚腹灘頭八陣圖，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一一布列分明，可謂殺中透脫，活處藏機，神情莫測，妙絕古今。若是久慣奇門、熟諳遁甲底作家戰將，說甚麼免得免不得？只管於中左衝右突、七縱八橫，門門有出身之路，著著有先見之機。到者裏，汝諸人須知有武侯妙訣始得。且如何是武侯妙訣？」揮拂子，云：「不因指點黃承彥，到底難甦陸遜迷。」

晚參。「頂相巍峨，千聖莫窺其極；威光赫奕，萬靈叵測其端。包空有而絕形絕名，入言象而無朕無兆。凡情極盡，聖解豈居？淨智覺圓，真常獨露。凡名聖號，悉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行棒行喝，乃亂世之英雄；說妙談元，為太平之奸賊。」遂左右顧視，云：「棒喝英雄元妙，且拈放一邊，阿那箇是賊？門戶隄防須謹慎，莫教偷去怨爺娘。」

打七，小參。「立限起期，大似虛空兦窟窿；煉三打七，還如牽牛上壁頭。求真去妄，而枉役心神；益行加工，而謾勞觔骨。心心無間，已涉廉纖；念念純真，還迷智眼。涇河水清，渭河水濁，猶未脫常人情見，直須放出南山鱉鼻，吞卻東海鯉魚，趁起陝府鐵牛，踏倒嘉州大像，方能毫端上建立世界，火燄裏轉大法輪，妙契冥符，聲和響順。何故墮？者回不入驚人浪，到底難逢稱意魚。」

圓七，小參。「仲冬嚴寒，言端語的，且喜衲僧七已打畢。七既畢已，山僧又說箇甚麼？既無可說，卻舉箇古人公案。記得趙州諗禪師示眾云：『山僧今夜答話去也，有問話者出來。』時有僧出禮

拜，州云：『適來拋磚引玉，只引得箇土墼子。』」師云：「趙州奇兵協合，首尾一如，者僧見義勇為，單刀直入。既然如是，為甚麼道只引得箇土墼子？的盧不躍檀溪過，爭見真龍水上飛？」

除夕，小參。「一年十二月，月月有三十，如何到今宵，人人都忙逼？貧富理舊堂，豐肥置綺席，爆竹吼如雷，歡聲鬧不息。東舍喚西鄰，男歌女笑極，李公勸張公，醉酒胡亂喫。打鼓祭江神，不知堯舜力，唯我林下人，當體常湛寂。無故亦無新，無意亦無必，不烹露地牛，只炊粟米粒。雲水喜團圞，家晏時供給，唯有末後機，時時常請益。好時節因緣，錯過真可惜，直此報諸人，流光如箭急。急！急！急！觸境逢緣休外覓。」復舉：「僧問古德：『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古德云：『門前無索債底。』」師云：「古德只知開口，不覺舌頭拖地。今夜若有僧問興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向道：『須彌腳下烏龜子。』且道還有索債底人麼？臘月三十日，門前無索債，忙殺田厙奴，笑倒憨布袋。布袋逢人便打開，都是尋常舊賣買。」擊拂子。

當晚，小參。「靈源絕朕，法相離名，赤條條不掛寸絲，淨裸裸全無忌諱，露呈萬象，該括十虛，取之無蹤，舍之不得，貴乎心飫神會，妙在領略機先。譬彼茅廬未出，已知鼎足三分；王氣潛符，早定真人消息。況復衲僧家眼光爍破四天下，鼻孔中藏獅子兒，直須坐斷舌頭，切莫拈鼈舐指。故襲燈云：『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伊說。』汝等諸人歸堂各自摸索看。」

晚參。舉：「龍牙密禪師云：『休把庭花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師云：「山僧則不然，花開花落示全身，劫外靈枝不犯春，昔亦不來今不往，箇中須識本來人。」

小參。「三世諸佛說不到，開口道著；歷代祖師行不到，動步踏著。既開口道著、動步踏著，汝等諸人為甚麼不會？」眾下語不契，師卓拄杖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解夏，小參。「今夏廣教住，時緣兩乖助，羽檄飛不停，催科日到戶，旱魃更為災，千里焦赤土，檀信無所施，化士難納疏，且喜數衲僧，道念恒堅固。溈山水牯牛，時時勤牧護，鞭索既忘疲，廊下東西步。東踏西踏，忽然踏著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磕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三草二木，一雨普潤，各得增長。水牯牛此時硬著蹄角，將南村北舍、前岡後原，不管墻內墻外，祖翁田地一齊耕轉，不覺通身泥水。適柳毅先生從洞庭而來，驀地撞著，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只是尋常者一頭，隨緣放曠復何求？打開欄圈無拘束，南北東西任意遊。』」

當晚，小參。「多年四海覓冤讎，不得冤讎誓不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長夜叉頭。神光不昧，萬古徽猷；一句全提，千差坐斷。纖塵絕醫，杲日麗於中天；烜赫無私，靈鋒當乎宇宙。輝天鑑地，耀古騰今。若是大丈夫、伶俐漢，腳跟下硬糾糾地，萬靈籠罩不住、千聖呼喚不回，如獅子兒踞地吒沙，返擲自在；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如插翼虎，飛取物食。不見當時大雄山下，百丈親遭一口；高安灘頭，大愚痛喫三拳？若也金鍮罔辨、煤墨不分，未免上人機境，性命早屬他人了也。還委悉麼？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結冬，小參。「正眼豁開，古鏡臺前列萬象；淆訛坐斷，太阿鋒下截群機。拈提向上鉗錘，弘開作家爐韛，亙天烈燄佛祖齊烹，匝地火星聖凡俱殞，直饒勝熱婆羅到者裏管取手忙腳亂。大眾！且道具甚麼手段底人則不被燒卻？」豎拂子，云：「顧影須為良善馬，躍爐都是不祥金。」
因事，小參。「赫日當天起寸雲，看來枉自費辛勤，何須別用求元旨？記得兒時千字文。天地玄黃，分明箇事露堂堂；宇宙洪荒，爍爍圓明一顆光。若能直下薦取，管教雲騰致雨、露結為霜，只要遐邇壹體，勿論周、吳、鄭、王，但得知過必改，向後器欲難量，切莫罔談彼短、靡恃己長。大眾！清福如此說話，大有人在背地裏笑，似三家村裏教順朱底措大。雖然如是，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雀徒自鬧啾啾。」復舉：「玉泉皓禪師因蘇東坡來參，問：『尊官高姓？』坡云：『姓秤，是稱天下長老的秤。』泉喝一喝，云：『重多少？』坡無對。」師拈云：「蘇學士乃宋朝大儒，平常具一幹秤，到處誇經賣紀，因甚向玉泉便折卻？是汝諸人還會麼？聽取一頌：秤頭賣弄卻光新，一喝當機便折衡，不足文章窮伎倆，知君錯認定盤星。」
晚參。「千佛出世，直指心源；達磨西來，不為別事。所以圓通訥禪師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箐，喫著通身冷汗流。』清福這裏也無生藥舖可開、也無死貓頭可賣，惟據一條楋栗拄杖，朝打三十、暮打八百。何謂如此？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檀越到山請小參。以拂子點云：「雪覆千山玉，冰河凍斷流，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諸仁者！若能於此鏟地會去，始知佛祖之道出自平常大解脫門，毫無隔礙，彌綸宇宙，逼塞太虛，頭頭顯露真機，處處全彰妙體，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獨脫無依，靈然絕待。所以世尊拈花微笑，契於迦葉，口是禍門；達磨面壁三拜，累於神光，腳跟不穩。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遞代相承，沿流不止。其後雪峰輥毬，道吾舞笏，秘魔擎杈，普化振鐸，黃檗打臨

濟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者一隊沒意智漢，扯風扯顛，造妖捏怪，知他有甚憑據？雖然，克家種草自肯承當，上上之流聞而生信。不見昔日陸游居士問松源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即領悟，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且道他當時見箇甚麼道理便解與麼道？還委悉麼？要得梅花香撲鼻，除非徹骨一番寒。」

晚參。舉：「天親菩薩從彌勒內院下，無著菩薩問：『經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一時成就五百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何法？』一任鑽龜打瓦。天親云：『只說者箇法。』妄通消息，只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天親、無著二菩薩雖似暗藏春色、明露秋光，大都未識者箇在。還會麼？」乃撫掌呵呵大笑而退。

晚參。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物兮是甚麼？南泉王老師盡力道不出。道得出，舌頭拶碎虛空骨，南山猛虎咬大蟲，古墓蝦蟆頭戴角，輸他潘閬倒騎驢，卻令笑倒黃旛綽。」喝一喝。

晚參。舉：「《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如何是方便說？寒野凝朝霧，霜天散夕霞。」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箇盡頭的日子，諸方盡向者裏說禪說道、舉古舉今，當作家常，筵讌清福，行不列市，思來筭去，只是無有說的。記得有首唐詩，不免借來完箇局面。『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詩人之意，大約客久他鄉，長棲旅邸，貪著名聞利養，拋別故園，蕩而忘返，忽遇大年夜到來，猛地思起故鄉遠在千里之外，不覺悽然太息。大眾等是南州北縣水雲義聚安禪於斯，人人都有箇故鄉，不知今夜還思念及麼？縱能思念，更問：那箇是你故鄉？莫是畢郢原上清福寺中是汝故鄉麼？爭奈者裏無你插腳之處。莫是江南塞北、楚地燕邦是汝故鄉麼？法堂內大有人不肯在。畢竟如何？爆竹數聲消雪態，梅花幾點壯春顏。」

復舉：「古德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古德者般荅話，大似泗州人見大聖，還委悉麼？東村王老夜燒錢，上樹猢猻尾倒顛，歲盡年窮如會得，隨家豐儉樂堯天。」

解冬，小參。「牢關把定，綿密不通風；布袋解開，隨方任瀟灑。衲僧家，住無住相，行無行蹤。要住即住，一條拄杖子無束無拘；要行便行，兩隻破草鞋如雲如鶴。行解相應，去住自由。所以，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

未曾掛著一寸絲。如是，則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清福今日十字縱橫，與諸人直截指呈了也。還知麼？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

小參。「極盡筌蹄，沒意白雲封岳麓；大功不宰，無心明月印寒潭。殺活縱橫而露布門庭，與奪自在而顯彰妙理。言前薦得，猶滯半途；覿面酬機，早已錯過。若是追風良驥，豈在加鞭？衝浪金鱗，自知時節。所以，衲衣未脫，興化之道眼圓明；布毛纔吹，侍者之狂心頓歇。眾中還有恁麼人知恁麼事麼？」良久，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結冬，小參。驀拈拄杖，云：「靈鋒在握，坐斷十方；寶鑑當軒，難逃影現。」復卓一卓，云：「者是烹佛烹祖大爐韛，煆生煉死惡鉗鎚。若是箇伶俐漢，斬釘截鐵，又何須七十三、八十四？者裏經冬，那裏過夏？蒲團坐破，甚麼相干？殊不知，此事極是現成，纔涉思惟，千里萬里不見。僧問趙州和尚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諸兄弟！看趙州如此提唱，可謂寶鑑當軒，爭奈者僧漆桶不快，翻成鈍置，猶欠光新。若是廣教，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和聲便棒，不惟令者僧直下知歸，亦免得後人尋枝摘葉。」

晚參。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草。』」師云：「巖頭恁麼荅話，不妨光前絕後，若遇明眼衲僧，未免一場笑具。且道笑箇甚麼？」一僧出云：「舌頭無骨。」師云：「瞎。」僧云：「且莫壓良為賤。」師云：「太乙西邊紫閣東。」僧禮拜，師云：「敗闕，敗闕。」便歸方丈。

甯文伯文學請小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此四句山僧孩提時於書堂中念過的，如今猛地思量起來，正是為聖為賢之大綱領、超生越死之最捷徑也。此語直示吾人有生之初性體本善，乾乾淨淨，無纖毫染污，元相近的；及其壯也，為世欲所牽，積習深厚，便與之相遠了。所以輪轉於三界之中，汩沒乎四生之內，改頭換面，懵然無知，良可悲也。若是有血氣丈夫，聞山僧與麼告報，便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猛地回光返照，念念在茲，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始知造化在我，道不遠人。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肢之於安佚也，非汝而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道豈遠乎哉？當日宋時有箇邵堯夫，於此事卻較些子，著《皇極經世書》詠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然在儒門足可觀光，若是祖師門下又則不

然。何也？蓋為此事離文字相、離語言相，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鳥窠吹布、侍者契機，香嚴擊竹而禮拜溈山、長慶捲簾而徹見天下，豈是心思擬議、尋章摘句、簇錦攢花、弄識神影子而可成辦者耶？不見山谷黃太史同諸鉅儒造黃龍心禪師，問：『佛法捷要處，請指示。』黃龍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居士尋常如何理論？』山谷擬對，心曰：『不是，不是。』山谷迷悶不已。一日，復造侍心山，行次，時木樨盛開，心問曰：『居士聞木樨花香否？』山谷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山谷遂有省，不覺禮拜於地，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心曰：『只要公到家耳。』當時黃太史若在語言文字上作活計，爭能於黃龍處曝地斷、啐地折？此便是離文字相、離語言相的樣子。所以道：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能到。」遂驀豎拂子，云：「居士還會麼？要識上大人，便是丘乙己。久立，珍重。」

結制，小參。「若論此事，別無奇特，只要當人死盡，無量劫來偷心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豎起生鐵脊梁、咬定牙關，孤迥迥、峭巍巍，一直挨拶將去，驀地撞倒鐵壁銀山，管取通身白汗，慶快生平。倘有纖毫情念未盡，盡屬生死根本。所以道：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即今爐韛弘開之際、鉗鎚高舉之時，人人收拾闌殘、箇箇猛著精彩，若是十赤精金，愈煉愈精，自然光燄溢目、遍界輝騰；其或胸臆夾雜、志念不純，更須向燉煌爐韛裏煆過始得。何故？不經敏手重烹煉，到底終歸是假銀。」

晚參。「明明歷歷，歷歷明明，當陽疾薦，莫向外尋。昨夜三更霜月冷，冰河發燄寂無聲。」卓拄杖，云：「唯人自肯乃方親。」

小參。「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踢倒牢關，大方獨步。心期滿處即知，不比尋常做處。所以長慶捲簾，鳥窠吹布，香嚴擊竹，東明觸樹。徹體一段風流，不屬修證染污。只須一回親證，肯受他人指注。那箇男兒不丈夫，剔起眉毛須照顧。」卓拄杖。

小參。「秋水橫按，用處絕思惟；眨上眉毛，早是已錯過。獨超物外，遍滿十方；迥脫是非，不落顧鑑。全照全用，截斷衲子命根；離相離名，鏟除聖凡窠臼。直饒德山、臨濟立在下風，文殊、普賢全沒伎倆。正恁麼時，東村白額咬殺南山大蟲。汝諸兄弟還知落處麼？赤膊金剛階下蹲，脫殼神龜火裏走。」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結制，小參。「大抵叢林小參，謂之家教。昔山僧未至金粟，汝諸人分上不曾少箇甚麼；山僧及到此間，汝諸人分上亦不曾添箇甚麼。今既不添，昔亦不減，穿衣喫飯，坐臥經行，一切仍舊，何等現成？又何須九旬結制、三月安期？大似好肉剜瘡，無繩自縛。殊

不知鉗鎚未舉，早已打破牢關；爐鞴停煽，盡屬純剛利器。庭前柏樹子成佛多時，檻外木樨花觸碎鼻孔，燈籠露柱喜氣盈眉，廚庫僧堂歡聲慶贊，只得屋角上鴟吻忍俊不禁，咬殺殿脊；虛空裏磨盤，手舞足蹈，踏碎蟾光。若有箇漢於斯承當得去，不妨坐斷報化佛頭，掀翻是非窠臼，橫身宇宙，獨步丹霄，不拜釋迦，高揖彌勒，不為分外；脫或未然，正好於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高掛缽囊，全身放下，豎起生鐵脊梁，務要剋期取證，驀地冷灰豆爆，裂破面門，究竟不離者裏。只如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且道是甚麼意旨？」遂揮拂子，云：「三叉路口石人蹲。」

除夕，小參。「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空守寒爐撥死灰。殊不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日面月面，空中閃電。海底起紅塵，靈機透脫；山頭飛白浪，至理高明。若向者裏洞達得去，理事雙彰，權實並顯；脫或未然，葛藤窩裏絆倒一生，得失海中沒頭浸殺。只如歲盡年窮一句又作麼生道？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

解制，小參。「九旬已過，解制斯臨，堤畔梅花迎東風而解笑，枝上啼鳥向暖日以爭喧，只此見聞，更有何事？眾兄弟！一冬已來，時無虛棄，功不浪施，歷劫無明當下消殞，所以有時當門按劍，獨露獅子爪牙，句裏藏機，突出向上一竅，今雖打開布袋，亦任去住自由。只是金粟者裏還有一事，正要共諸兄弟商量，且道是那一事？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走，喚不回頭奈若何？」

結制，小參。「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衲僧家等閒撏著，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斬釘截鐵，舉一明三。所以陷虎機關，難瞞識者；穿楊中的，作者方知。豎幟奪標，須是英靈漢子；囓鏃之機，還他敵勝獅兒。撩起便行，猶為鈍置；廉纖不斷，豈能克家？金粟今夜結制，未免抱關擊柝去也。還有恁麼人知恁麼事麼？」卓拄杖，云：「一鏃破三關，分明前後路。」

解冬，小參。「結冬九十日，明朝欲解制，今夜為小參，重與論箇事。且道是甚麼事？不見五祖演禪師云：『一即三，三即七，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擊赤，赤土畫，簸箕從教眼[目*荅]眵。』五祖老人雖則暗藏春色，不無明露秋光，若論箇事，猶太遠在。金粟三冬已來，與眾兄弟眉毛廝結、鼻孔相揩，深錐痛箚，透骨徹髓，極力相為，明朝聖制告終，布袋打開，東去西去，只是不得孤負金粟。何故？頻窺紅爛處，暢煞子平生。」喝一喝，便起。

結夏，小參。「安期結制，先聖弘規，遞代遵行，理無二致。是則也是，金粟猶且不然。何故？圓明不動體如如，凡聖同源豈有殊？

不用將心求解會，大千沙界總毘盧。於此明去，正所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何妨揭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灑灑地做一箇無事漢，豈不慶快？那更受人畫地為牢、循規蹈矩也哉？脫或腳跟下紅絲線未斷，正在圈繢裏總跳不出，好於金粟門下九十日內討箇活路始得。且如何是活路？」遂起身歸方丈。

解夏，小參。「初住興善，歲值饑荒，堂中三百餘眾不免結夏安居，常住空虛，鹽荒米貴，移貧作富不能、將無作有不得，只是牽來補去，隨分度時，逗到今朝是箇解制日子，更要問你諸人：前日結又結箇甚麼？今日解又解箇甚麼？直饒道得結解分明，由是途路邊事在。殊不知：前日結，到底不曾結；今日解，到底不曾解。你要去，只管步步登高，我也無錐錐你；你要住，只管從空放下，我也無鉤鉤你。來去自由，本法常寂，靈臺不昧，智鑑常輝。」驀豎拂子，云：「還會麼？金風昨夜從西度，梧葉驚飛四海秋。」

乏糧，小參。「大雪連宵五六日，腳下水泥二三尺，面壁巖前絕行蹤，僵臥高人掃無跡，只知白狗爛銀蹄，誰解烏雞雪上立？興善常住久空虛，米麥忝豆無一粒，可憐雲堂眾衲僧，身上衣寒饑又逼，饅頭餺飥箇也無，糠餅糢糊也無喫。憶昔孔子在陳時，絕糧未似我今日，雖然護法有天龍，這裏不能相助力。清寥寥，白滴滴，閉門死守欲打七，如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箇波羅密。大眾！波羅密作麼生念？」乃合掌，云：「南無一元和、二佛陀、三達摩，其餘是甚麼碗脫丘？果然靈驗。今日幸爾天晴，兩廊師德相濟，麥豆以賙其急，衲僧箇箇饑瘡充塞、道業愈增，只有方丈長老坐食無功、虛消信施，未免作一頭水牯牛償債去也。諸人還知頭角崢嶸麼？」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結冬，小參。「大事未明為之結，活捉虛空敲出血，倒跨楊岐三腳驢，等閒踏翻波底月。大眾還會麼？若會得，也是眼中一粒黃金屑；若會不得，正好於興善這裏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全身放下眉毛厮結。但能歇盡狂心，那怕甕中走鱉？真實言，無畏說，打刀須是并州鐵，疏山突出曹家女，東董端兒木一橛。」喝一喝。

結制，小參。「多日不說禪，青草覆卻舌。結制請小參，只得應時節。曳杖上堂來，早著眼中屑。那更鼓唇皮，又要強分別。謗佛兼罵祖，聽造闡提業。釋迦老臊胡，達磨齒門缺。斷臂賺神光，皮髓盡漏洩。睦州擔板漢，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觔，玄沙保未徹。臨濟與德山，一夥白拈賊。遞代相承來，兒孫更顛劣。慣驅耕夫牛，慣奪饑人食。貓有歃血功，虎有起屍德。彼此丈夫兒，豈受他人惑。切莫弄泥團，抵死守途轍。眼前黑漫漫，胸中似漆墨。終日求利養，狂心不肯歇。暫時入叢林，又不依軌則。菩薩與夜叉，只在

一線隔。直下肯承當，成佛最直截。更有一句子，真實為汝說。那吒頂上起蒺藜，金剛腳下流鮮血。且道明甚麼邊事？參！」

圓七，小參。「本來成現，迥絕思惟，無端畫地為牢，至使群疑不息。諸人發向上志、起精進心，定要打七煉三，直得七日七夜，亙天烈燄，爐韛通紅，妙密斯嚴，鉗錘惡辣，恁是勝熱婆羅門無處躲避，假饒赤身火金剛倒退三千，勿論頑銅鈍鐵當下銷鎔，只教祥麟威鳳一火鑄就，雖未迸裂虛空，且喜打成一片，於今七日功圓，未免收因結果。且道：如何是收功一句？若不藍田射石虎，誰人識得李將軍？」

張復恭檀越為孺人王氏，請對靈小參。「六十年來奉佛勤，臨行至再囑夫君，請吾欲覓歸家路，特向靈前為指陳。王氏孺人諦聽，諦聽。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縱橫自在，箇中本無生滅，就裏寧有去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殊不知其來也如月印天心，其去也似波澄水面。所以道：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生死兩重關，究竟何彼此？若向這裏勘破，又何有生死去來之所礙耶？即今四大各歸，根塵永謝，還知安身立命處麼？」以拂子打圓相，云：「這裏不住無生滅，佛國蓮胎恁意行。」

結制，小參。「明朝結制，今夜小參。四海禪流向此興善寺裏眉毛厮結，人人純鋼打就、箇箇生鐵鑄成。後進初機未證據者，如猿付杙，念念不停。久參先德已徹無功，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假饒乾坤坐斷，逸格超宗，明投暗合，玉轉珠迴的，也是把纜放船，抱橋柱浴。若是通方上士、出格高人，自有生機一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眾善冀參詳，九十日內便與麼去，無纖毫過患，自然坐治太平。其或未然……」擊拂子一下，云：「三日後看。」

起七，小參。「興善今日起七，話頭要知端的，坐斷凡聖二途；又要離心意識，放下一念萬年。譬如銀山鐵壁，虛空揣見骨髓，秤錘捏出金汁，頂門正眼豁開，參學事纔了畢。若是情關未破、識鎖難開，汝等諸人正好於七日七夜之內討箇本命元辰落處。且如何是本命元辰落處？」擊拂子，云：「雪消大野乾坤靜，風捲殘雲世界寬。」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示眾

示眾。「學佛徒空坐，參禪與道違，兩邊俱不立，中間總亦非。雙忘人境絕，覿體無所依，報爾英靈士，切忌亂針錐。畢竟如何？路逢死蛇休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示眾。舉：「馬祖因僧參次，畫一圓相云：『入得也打，入不得也打。』僧纔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便靠拄杖休去。」師云：「奇怪，諸禪德！馬祖等閒舉揚箇事，如金翅擘海，直取龍石，因甚被箇布衲拶著便乃瓦解冰消？且道馬祖意在於何？」卓拄杖一下，云：「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示眾。「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靈機絕朕，智者由迷。暗合明投，端倪孰辨。放行把住，有誰通曉？直饒空生悟解，不敢當風；釋迦彌勒，退身有分。何故？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閒。」

上元，示眾。「今朝上元正月半，火樹銀花開爛熳。渭水擲琴棗樹聽，終南拍手黃鶯唱。驚起楊岐三腳驢，長鳴踢踏騰街巷。撞倒帝釋平天冠，東海鯉魚打一棒。連宵大雨似傾盆，露柱燈籠盡閒放。忍俊不禁老鴟吻，看看殿脊欲咬斷。山門撫掌笑呵呵，廚庫僧堂偷眼看。且道他看箇甚麼？熨斗煎茶銚不同，簸箕打米升別樣。」喝一喝。

示眾。舉：「趙州云：『今夜荅話去也，解問話的出來。』時僧出禮拜，州云：『適來拋磚引玉，卻引得箇上墼子。』」師云：「諸人還知趙州用處麼？聽取一頌：垂鼻欺唇老趙州，拋磚引玉有來由，長安道上人無數，幾箇親行到地頭？」

示眾。以拄杖劃一劃，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復卓拄杖，云：「還會麼？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示眾。「柳葉舒眉桃破腮，銜泥燕子日飛來，分明鼻祖西來意，若箇禪流眼自開。」

示眾。舉：「浮山遠禪師與王質待制論道，遠畫一圓相，問云：『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遠云：『勘破了也。』」師云：「浮山當道掘井，痛處著錐，不無好手。點檢將來，未免互相鈍置。諸人還會麼？拋出通紅一團鐵，待制兩眼黑似墨，冷地思量愁殺人，浮山真

箇白拈賊。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杜禪和，笑倒街頭古彌勒。」
示眾。「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冰稜上行，劍刃上走，這是衲僧家尋常作略。直饒撥轉天關、掀翻地軸，由未是向上人行履處在。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良久，云：「月不破五。」
示眾。「向上一路滑，壁立千仞險，石火電光遲，諸人各具眼。」舉拄杖，云：「看！看！」便歸方丈。
示眾。「千花競秀發高枝，百鳥啼春正及時，聲色兩途俱坐斷，頂門出氣是男兒。還有恁麼人知恁般事麼？」左右顧視，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示眾。舉：「溈山問仰山云：『即今事且止，自古事如何？』仰山叉手進前，溈曰：『此猶是即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叉手退後，溈曰：『汝屈我？我屈汝？』」遂召眾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還他溈仰父子始得。只如屈我屈汝，汝等諸人還委悉麼？汝屈我，我屈汝，三頭六臂誰能睹？教人常憶李將軍，笑倒盧龍射石虎。」
示眾。「欲識西來意，明明百草頭。臨濟金剛劍，截斷眾波流。」喝一喝。
示眾。「契理亦非悟，執事元是迷。雲盡日頭出，乾坤照無私。眼中如無翳，空花那有依？報汝參元士，莫滯礫中泥。」卓拄杖，云：「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示眾。「古德云：『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且作麼生是活路？」有僧纔出，師高聲云：「歸堂喫茶去。」便起。
示眾。云：「示眾一節，無非要諸人發大勇猛、起大疑情，疑到無可疑處，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直於懸崖撒手，捨命承當，死中得活過來，自然千聖羅籠不住一棒、打不回頭，有時擲大千於方外、有時納須彌於芥中。若到與麼田地，猶未是衲僧行履處在。且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卓拄杖，云：「一二三四五六七，斗牛女虛危室壁，霹靂一聲頂門開，木人穿靴水上立。」喝一喝。
示眾。舉：「德山禪師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凡名聖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勿勞乎？如其厭之，終成大患，始終無益。』」師云：「德山恁般說話，可謂吐膽傾心。只如毫端不立、本末都捐，心佛眾生境智俱泯，還成得自欺否？若到這裏，畢竟又作麼生？具眼者試辨看。」

除夕，示眾。「三十六旬盡今朝，雪瑞年豐樂事饒，唯有禪家生計別，虛空背上刮龜毛。諸仁者！且道龜毛作麼生刮？」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東風卒未休。」

示眾。「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只如衲僧見之謂之甚麼？」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

示眾。「燉煌作用別，一切最平常，飲啄隨緣分，瓜蔬足道糧。饑時頻喫飯，困眠即上床，放曠如癡兀，通人自有長。蛇頭上揩癢、劍刃裏藏身即不問，且道魯祖見僧來便面壁，意在於何？汝諸人還會麼？」良久，云：「寒松青有千年色，亦任風吹滿徑香。」

示眾。「電光影裏事如何？盡令全提舉似他，若待眉毛纔眨上，抬眸鷂子過新羅。」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鑽入汝諸人鼻孔裏去也，切忌嘖嚏惡發。」

中秋，示眾。「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寒山比月，馬祖翫月，畢竟如何是真月？」良久，云：「長空有路還須透，水底無蹤不用尋。」

示眾。「六瓣三稜，七凸八凹。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吒吒沙沙，藟藟苴苴。且道是箇甚麼？竟日覓不得，有時常自來。」

示眾。「南塘錦樹靄重重，觸目無非是此宗，石女穿靴臨水面，踏開煙浪起魚龍。」

示眾。「井底蝦蟆吞卻月，南海波斯眼子黑，文殊腦後拔出釘，普賢口內吐卻鐵。」拈拄杖，云：「臨濟大師來也。」卓一下，云：「久日樺來唇。」

示眾。「十字街頭，衣穿骨露；孤峰頂上，屋漏看星。直饒反著草鞋、倒騎佛殿，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由未具頂門正眼在。如何是頂門正眼？」卓拄杖，云：「雲籠碧漢連宵暗，月在清池透底明。」

因學者學書，示眾。「若論此事，如人書字，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有般的聞說虛圓正緊，便乃執之失度，不會放之自然，焉能縱橫得妙？若要鸞飛鳳舞、虎嘯龍騰，豈可得哉？到這裏休誇逸少、謾說張顛，揮雲掃霧則不無，只如紙墨未呈……」以指點空云：「且道者一點落在甚麼處？從來八法子，賺殺幾多人。」

示眾。「林花爛熳，文殊刺瞎眼睛；鳥語緡蠻，觀音塞聾耳孔。說甚麼天臺普請、南嶽遊山？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

示眾。「若論此事，如空中鳥道，無跡可尋；水底魚遊，無蹤可覓。設使吹毛悟去，猶在半途；隔江橫趨，互相鈍置。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既是千聖不傳，為甚麼

拄杖子穿卻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箇脫身句？」良久，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亦斷腸。」
示眾。「纖塵極盡，智鑑圓明。舉用千差，靈光朗耀。聖凡坐斷，今古兩忘。始能高提祖令，橫按莫邪。出沒往還，人間天上。直教須彌粉碎，大海乾枯。把住要津，纖毫不立。放開一線，塞壑填溝。正恁麼時，汝諸人還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眾。「南塘春水碧沉沉，柳色青青繞萬尋，四海禪流同共住，莫教空過好光陰。」
示眾。舉：「溈山睡起次，仰山來，溈云：『老僧適纔做得一夢，子試為我圓看。』仰應諾，下去端一盆水來。溈山洗面畢，香嚴從外來，溈云：『我適纔做一夢寂，子為我圓了也，子再圓看。』嚴亦應諾，下去端一碗茶來。溈云：『二子神通過於目連、鶖子。』」師云：「溈山大似憐兒不覺醜，二子雖是承虛接響、弄假成真，神通妙用則不無；若是佛法，總未夢見在。諸人還知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示眾。「把定牢關，不通凡聖；放開一線，塞壑填溝。亦恁倒弄顛拈，在處全體大用，鉗錘妙密，神應無方。還有具恁般手眼的麼？」良久，云：「直饒威音更那畔，已落吾家第二機。」
示眾。拈拄杖云：「全提兔角杖，擊碎虛空骨；倒握吹毛劍，勦除生死窟。華山圖上倒騎驢，始解無人亦無佛，笑殺西來老臊胡。」卓柱杖一下，「不消彈指超無學。」復卓一卓。
示眾。「寒時向火熱乘涼，渴飲饑餐孰較量？拈椎豎拂無他事，只要諸人達本鄉。且道如何是本鄉？」以拄杖卓一卓，云：「子丑寅卯辰巳午，甲乙丙丁莫莽鹵。」
示眾。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靈雲忽睹桃花，不覺打失娘生兩眼。若謂從緣而入，誰知喪卻自己全身。元沙雖則極力相扶，也只救得一半。大眾還委悉麼？桃花爭放故園春，灼灼枝頭不是塵。堪笑靈雲打失眼，至今多少斷腸人。」喝一喝便起。
示眾。拈拄杖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復喝一喝，云：「一句截流，千差坐斷。是以金剛寶劍不露鋒鋩，踞地獰獅爪牙銛利，雖然如是，猶是照用同時。且道人境俱不奪時作麼生委悉？」卓拄杖一下，云：「古岸漁翁垂釣處，蘆花紅蓼滿滄洲。」
示眾。舉：「溈山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溈云：『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云：『今日事作麼生？』溈云：『合取兩片皮。』仰云：『此恩難報。』溈云：『非子不才，老僧年

邁。』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溈云：『子向甚麼處見得？』仰云：『不道見，只是無別。』溈云：『始終作家。』」師云：「師資酬唱，啐啄同時，意氣相投，機輪互換，獨許溈山父子。然雖如是，只如仰山道：『只是無別。』汝諸人作麼生會？」良久，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便起。
示眾。「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云：「還識麼？若識得去，處處綠楊堪繫馬；若也不識，依然日午打三更。」良久，云：「笑煞傍觀。」
示眾。「興善有時壁立萬仞，發大機、顯大用，人人驚怖逃逝；有時一味平常，和其光、同其塵，箇箇贊歎歡喜。諸禪德！信知我所得智慧微妙第一。你若擬心，早是不微妙了也。何故？此事非思量分別之所能。還相委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歸方丈。
示眾。「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東司裏燒香，山門前禮拜。且道是甚麼人得與麼行竟？」良久，云：「西風捲盡秋休葉，露出枝頭一點紅。」

機緣

僧參次，師問：「甚麼處來？」僧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生？」僧便禮拜，師驀踏云：「沒地頭漢。」
二僧參次，師問：「近離甚麼處？」僧云：「寧夏。」師云：「寧夏到者裏多少路？」僧云：「一千八百。」師云：「踏破幾緉草鞋？」僧無語，師問第二位：「者上座不的秖對，汝又作麼生？」僧亦無語，師云：「一隊無孔鐵錘。」便打出。
僧參次，便問：「猛虎當路坐時如何？」師云：「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僧云：「和尚搖頭，學人擺尾。」師云：「餿飯泥茶爐。」僧無語，師便掌云：「者掠虛漢。」
僧問：「《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既是一體，為甚麼眾生不成佛去？」師云：「但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僧云：「開眼見一切物，合眼又作麼生見？」師云：「驢屎似馬糞。」僧無語。師云：「將謂！將謂！」便打。
有儒士投刺稱道學，謁師，師云：「學即不問，如何是道？」士云：「這何必問？」師云：「且莫詐明頭。」士罔措，師云：「貴教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居士向不睹不聞處試道一句看。」士擬開口，師云：「不是，不是。」士茫然，云：「和尚還道得否？」師云：「居士問將來。」士如前問，師云：「山花開似錦，幽鳥語如簧。」士云：「如是則有睹有聞也。」師云：「不睹

不聞，是非入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士歎服，作禮而退。
僧問：「如何是生死二字？」師云：「待太華峰點頭即向汝道。」僧云：「為甚麼不道？」師云：「直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道士羅沖虛參次，師問：「平常看甚麼經？」士云：「《南華》、《道德》。」師彈指云：「者在甚麼句中收？」士云：「不知。」師云：「不知最親切。」士罔措。次目復來請益，師見便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且道是甚麼物？」士云：「特來求和尚慈悲指示。」師拈起扇子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白紙扇子足風涼。」士云：「是何意旨？」師云：「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僧參次，纔展坐具，師云：「道即便道，展炊單作麼？」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汝又作麼生？」僧喝，師云：「亂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參次，師問上座：「仙鄉何處？」僧云：「用南。」師云：「川北事作麼生？」僧云：「劍閣從來險。」師云：「汝作麼生過來？」僧云：「樊噲當鴻門。」師云：「正值項莊舞劍時如何？」僧擬議，師云：「學語之流。」便打。
僧問：「如何是金剛圈？」師云：「汝試跳看。」「如何是栗棘蓬？」師云：「汝試吞看。」僧云：「畢竟如何吞跳？」師云：「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終南山色碧嶙嶒。」
僧參次，師問：「甚麼處來？」僧云：「興善。」師云：「興善有何言句？」僧云：「前日開示，忘卻了也。」師云：「汝是甚麼處人？」僧云：「平涼。」師云：「大好忘卻了。」便打。
因雞鳴午，師云：「好一聲，只是無人會得。」時有僧便問：「和尚還會麼？」師云：「遠水明沙白，深秋落葉黃。」僧云：「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僧問：「如何是莊嚴佛土？」師云：「葡萄滿架垂珠網，石筍抽條豎寶幢。」僧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師云：「《金剛經》到念得熟。」僧禮拜，師云：「韓盧逐塊。」
僧云：「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滴穿眼睛，浸爛鼻孔。」僧云：「忽遇杲日當空時如何？」師云：「乾盡髑髏，迸破龜殼。」
儒士問：「三界之外，更有何物？」師云：「三界之外，更有何物？」又問：「三教聖人滅後，還歸一處否？」師云：「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士云：「學生不會。」師云：「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各自稱尊。」

師鋤地次，有客到相請，僧便問：「有客到門時如何？」師云：「荷鋤歸家。」進云：「如何管待？」師云：「打水煎茶。」進云：「和尚太煞現成。」師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秦州。」師云：「來時踏斷草鞋繩否？」僧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作禮。師云：「恰好不會。」少間茶次，師又問：「曾見甚麼人來？」僧云：「如是和尚。」師云：「是洞下尊宿。」僧云：「是。」師云：「銀碗盛雪，明月藏鷺，汝作麼生會？」僧無語。師云：「卻不如是。」便掌。
問僧：「路逢劍客須呈劍，那箇是汝的劍？」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喝，僧作禮，師云：「鉛刀徒逞，不若龍泉。」便打出。
問僧：「甚處來？」僧云：「平涼。」師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汝還見否？」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只是汝不知落處。」僧禮拜，師云：「果然。」便打。
問僧：「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如何是本來人？」僧便喝，師云：「昧卻了也。」僧又喝，師云：「汝惡發作麼？」僧佇思，師便打。
問：「興福結制十一日，汝諸人本分事作麼生？」僧云：「早晨喫白粥，到晚又覺饑。」師云：「只恐不是玉。」僧作禮，師云：「汝見箇甚麼道理？」僧無語，師云：「者掠虛漢。」連棒打出。
僧問：「世尊雪山六年苦行，明星出時悟得箇甚麼？」師云：「腳不離地走。」進云：「和尚是？釋迦是？」師云：「汝試定當看。」
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佇思，師云：「不遇攀花手，徒勞造化心。」便打。
僧問：「離微通不犯的是甚麼人？」師云：「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僧一喝，師云：「早箇犯了也。」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天陰地潤。」僧云：「學人初機，請和尚慈悲直指。」師云：「春到園林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問僧：「從那裏來？」僧云：「峨嵋來。」師云：「普賢騎的白象還在麼？」僧云：「在。」師云：「在甚麼處？」僧擬對，師與驀面一掌。
僧參次，師云：「從緣入者不是家珍，汝為甚麼上人門？」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腳下草鞋何不脫卻？」僧作禮，師云：「兔子喫牛奶。」便打。

問僧：「汝昨日喫棒，還知棒頭落處麼？」僧云：「不知。」師示以偈云：「棒頭落處誰藏覆？天眼龍睛覷不破。驀地翻身獅子兒，人人鼻孔下頭大。」
問：「衲僧家二六時中一絲不掛，為甚麼這邊拖犁、那裏拽耙？」眾下語不契，請師代云：「窮坑難滿。」
問：「諸佛未出世已前，人人鼻孔撩天；既出世已後，為甚麼杳無蹤跡？」眾下語不契，師代云：「見面不如聞名。」
問：「時正嚴冬，天寒地冷，為甚麼石筍抽條？」代云：「時節不相饒。」
問：「無神通菩薩因甚覓他蹤跡不得？」代云：「好箇入頭。」
問：「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的，因甚麼到者裏抬腳不起？」眾請，師代云：「何不道金粟門下？」
問：「不到廣寒宮殿裏，扇頭能有幾多風？只如廣寒宮作麼生到？」一僧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云：「卻較些子。」二僧齊禮拜，師云：「一骨哄二狗。」便打。
僧問：「如何是法、報、化三身？」師云：「木杓頭邊鐮切菜。」「如何是法身？」師云：「華山一塊石。」「如何是報身？」師云：「鐵索掛天梯。」「如何是化身？」師云：「黃河正東流。」
僧問：「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為甚麼百姓日用而不知？」師云：「汝自顢頇。」僧云：「通身無影像，遍界不曾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涉二途，請師直指。」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僧云：「意旨如何？」師云：「蹉過也不知。」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大事已明的人，為甚麼棒下翻身不得？」師云：「莫守寒岩異草青。」僧云：「恁麼則龍遊千江水，虎走萬里山去也。」師云：「謝三娘稱金。」
僧問：「七尺單前明祖意，如何是祖意？」師云：「終南拍手黃鶯唱。」僧云：「三條椽下悟元機，如何是元機？」師云：「渭水搦琴棗樹聽。」僧云：「西來大意明千古，大地掀翻總是心。」師云：「腦後見腮。」僧云：「謝師證明。」師云：「一釣便上。」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濟上宗旨，棒喝交馳，離此二途，還有指示也無？」師云：「不是化龍魚，徒勞遭點額。」僧云：「龍臥碧潭時如何？」師云：「可惜沒頭浸殺。」僧云：「一聲霹靂又如何？」師云：「且漫騰騰。」僧便作鼓翅勢，師云：「野狐精。」連棒打出。
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云：「鐵牛生石卵。」僧云：「非心非佛又如何？」師云：「抱出玉麒麟。」僧云：「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作麼生？」師云：「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

喝。」僧云：「恁麼會去時如何？」師云：「坐著白雲宗不妙。」
僧云：「恁麼則義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師云：「伶俐衲僧。」僧云：「莫謗他好。」師云：「識甚好惡？」
僧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過在甚麼處？」師云：「汝即今還入麼？」僧云：「雪曲逢春吟夜月，芒鞋踏斷古家鄉。」師云：「案山子未肯點頭在。」
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豈不是杜順偈麼？」師云：「是。」僧云：「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師云：「亦非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
僧云：「畢竟作麼？」師云：「晴空杲日當天照。」僧云：「唯此一是實，餘二則非真。」師打一棒，云：「不信道。」
僧問：「盧陂既有鐵牛之機，因甚被沼祖三問道不得？」師云：「有眼盲人腳踏空。」僧云：「學人有箇見處。」師云：「試舉看。」僧便喝，師云：「湖南長老。」僧擬議，師云：「果然。」便打。
僧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如何是一毛頭？」師云：「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僧云：「只如麻三觔，乾屎橛，新婦騎驢阿家牽，畢竟是甚麼意旨？」師云：「石火光中飛彩鳳。」僧云：「某甲不會。」師云：「逢人但恁麼舉。」
打七。郃陽進士王莘發入堂隨喜，問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滿堂雲水客，一位老先生。」士云：「畢竟一歸何處？」師云：「劍去久矣。」士云：「學生不會。」師云：「請過者邊來。」士從東過西，師云：「居士元來卻會。」士乃欣然首肯，作禮云：「弟子若不問過，幾同謗佛之流。」
僧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甚麼又向少林面壁九年？」師云：「家無滯貨不富。」僧云：「只如二祖立雪，意旨如何？」師云：「掘地討天。」僧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僧禮拜，云：「謝師荅話。」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圖撫毫到寺，指佛問師云：「是箇甚麼佛？」師云：「釋迦佛。」圖云：「釋迦佛是箇甚麼人？」師云：「只是箇放得下的漢子。」圖云：「莫是放下名利二字麼？」師云：「早被檀越勘破。」圖云：「佛只一也，為甚卻塑三位？」師云：「檀越不妨具眼。」圖云：「我們不會禪機，要明白說纔曉得。」師乃為開導三身四智之旨，圖歡喜贊歎云：「今聞慈誨，甚釋前疑。」乃拱揖而去。
西安董府尊請師齋，問云：「都說參禪悟道，不知如何是道？」師云：「春明門外灞橋東。」董云：「塵勞愛網，爭麼得打脫了去？」師云：「除是腳下無絲方可。」董云：「梅花漏泄先春信，

無限遊蜂盡逐香。」師云：「那裏見得？」董云：「居官居佛，誠為不二。」師云：「鄭州出曹門。」董云：「不會。」師云：「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董云：「如何是本有之性？」師云：「護法問從何來？」董忻然首肯。

垂問

「潼關天險，華嶽齊雲，人人知有，為甚麼巨靈神向者裏失卻一隻眼？」
「柳毅傳書得到洞庭，為甚麼涇河龍王日日腳跟不點地？」
「八百獅子吼，秦川若草若木，大小悉皆震動，為甚麼終南山只是不肯點頭？」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拈頌古上

舉：「世尊纔陞座，文殊便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世尊好一本上大人，被文殊塗抹了也。還有知他世尊下座處麼？」

頌：「銀床葉落已驚秋，故作深宮一段愁。野老不知天子醉，誰將攜手御街遊。」

舉：「世尊將諸聖往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上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拈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頌：「相將魔佛論同條，春到寒巖雪自消。多義氣，謾相招，九天雲淨鶴飛高。」

舉：「殃崛摩羅尊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拈云：「長者據實而問，事出爾時；殃崛乞諸其鄰，勞心費力。世尊恁麼道，大似弄假像真，婦聞當下分娩，疑殺天下人。」

頌：「產難驚聞事異常，勞他殃崛走郎當。偶然生下孩兒了，盡道靈符肘後方。」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子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拈云：「者場曲調雖是宮商節奏、金石鏗鏘，明眼人前一場笑具。」

頌：「翠擁華裾坐繡床，雨餘芳草照斜陽。一聲柳陌嬌鶯語，掩面含羞出畫堂。」

舉：「百丈大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留，丈遂問：『前面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化去。」

拈云：「大凡語不離位，墮在毒海，只饒脫盡廉纖，猶欠悟在。百丈老漢雖與打鎖敲枷、抽釘拔楔，仔細檢點將來，也不免隨群逐隊。脫或如今有箇出格衲僧超方作者，道得縱橫十字、圓轉一機，總未脫野狐身在。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云：「三生六十劫。」

頌：「五百生前箇野狐，可憐墮脫自塗糊。饒君直下超三界，試問闍黎悟也無。」

「不昧不落，誰墮誰脫。百丈野狐，一坑埋卻。」

舉：「德山一日飯遲，托缽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

拈云：「德山踏翻射垛，卻被雪峰中的；巖頭縱解抽矢扣輪，也是隨邪逐惡。父父子子雖則敲唱雙行，縱奪可觀，若遇明眼衲僧，未免一場敗闕。只如巖頭密啟，其意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頌：「鐵鋸舞三臺，死蛇驚出草。水和明月流，天其白雲曉。新羅打鐵火星飛，嘉州大像驚絕倒。話杷三年滿道途，張郎何似李郎巧。休弄巧，一馬生三寅，惡物也不少。」

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云：『我在莊上喫油餈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德云：『汝去問莊主。』侍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餈。」

拈云：「侍者如蟲禦木，古德偶爾成文，因甚莊主來作謝？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頌：「門未出時已到莊，油餈喫飽不陞堂，五湖四海英靈士，幾箇而今有眼光？」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拈云：「興化正令雖行，大似以強凌弱，克賓臨危不變，還如有理難伸。且道罰錢趁出克賓還甘麼？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頌：「罰錢趁出事何當，惡辣鉗鎚驗大方。情深相送時分手，千古令人意莫量。」

舉：「溈山在百丈為典座，百丈將選大溈主人，乃請師同首座對眾下語：『出格者可住。』百丈遂拈起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木*突]也。』百丈復問於師，師乃趯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因命師住持。」

拈云：「百丈埋兵挑鬥，典座大膽衝鋒，雖然贏得溈山，猶較華林百步。何以故？不因霜雪寒，焉知松柏操？」

頌：「錦袍高挂綠楊煙，選將須還韜略全。一發千鈞齊喝采，英風千古落人間。」

舉：「疏山到溈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疏山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山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遂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溈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疏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疏於言下有省，乃云：『溈山笑裏有刀。』」

拈云：「溈山打開通紅爐鞴，百煉精金；明招拈出惡辣鉗錘，一火鑄就。還知他疏山悟處麼？笑裏有刀誰解會？翻身剖破太虛空。」

頌：「有無二句問藤枯，夜半黃梅送老盧。笑倒東風天地古，十分春色落江湖。」

舉：「守廓侍者因華嚴上堂云：『大眾！今日賜卿無畏，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為你證據。』廓侍者便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又喝，廓禮拜起曰：『大眾！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眾。華嚴歸方丈時，風穴為維

那，上去問訊，嚴云：『浙客叵耐，守廓今日把老僧扭鈐一上，侍集眾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況是和尚言過，道單刀直入，豈不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與麼作用。』嚴方息怒。穴下來與師說前來事意，師曰：『你著甚來由勸者老漢？我未問已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我，搧卻我，者話不行。』穴云：『此話已遍行天下也。』」

拈云：「大小華嚴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當時待守廓纔禮拜起便喝，即痛打一頓趁出，不惟契他守廓，亦免風穴傳言送語不了。」

頌：「偃月長蛇陣勢威，將軍疋馬破重圍。如今四海清如鏡，一任行人說是非。」

舉：「睦州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師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拈云：「秀才善二十四家書，只者一點也不識，杆自徒勞傳摹移寫，有甚用處？當時若待伊纔點空，便云：『草本不勞拈出。』匪但截斷睦州葛藤，且要與孔夫子增氣。」

頌：「睦州一點問來端，封后先生眼自瞞。既到班門休弄斧，被他八法累尼山。」

舉：「溈山問仰山：『承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云：『不敢。』溈云：『佛法向上事作麼道？』仰擬開口，溈便喝。如是三問，仰山擬答，皆被喝。仰垂淚云：『先師道：「教我更遇人始得。」今日便是遇人也。』便發心看牛三年。一日，溈入山，見在樹下坐禪，溈以拄杖點背一下，仰回首，溈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且不就別人借口。』溈云：『寂子會也。』」

拈云：「溈山輕輕借問，寂子草草承當，若非坐斷舌頭，爭得一條活路？既是不就別人借口，畢竟如何話會？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衝浪錦鱗始上鉤，一聲霹靂便抬頭。驀然翻轉成龍去，吐霧吞雲得自由。」

舉：「黃蘗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些兒小笠。』蘗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瞥？』蘗戴笠便行。」

拈云：「南泉老漢惹火燒身，若不是放出斬貓手段，幾乎燎卻面門；黃蘗若無箇笠子蓋卻髑髏，未免藏身無地。」

頌：「笠子拈來顯大機，乾坤函蓋電光輝。不因六月扶搖力，爭見鵬鵬萬里飛。」

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者僧有甚觸忤和尚？』師云：『他適來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及乎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他卻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拈云：「興化有入地之謀，者僧具衝天之作，只得橫吞巨海，背負須彌，殺活全彰，縱奪自在。且道甚麼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若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脫或未然，三秦席捲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腩通？」

頌：「單旗疋馬入沙場，拈出莫邪照雪霜。只見錐頭施快利，豈知猶有鑒頭方。」

舉：「陸亙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措。」

拈云：「大夫恁麼舉問，奇則固奇，要且坐在葛藤窠裏。若不是南泉拈一把吹毛劍當頭截斷，絆到驢年未得自由在。」

頌：「覿面拈來箇最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天地同根處，瞌睡何曾得夢醒。」

舉：「香嚴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當時疏山在眾作嘔聲云：『是何言歟？』嚴問：『阿誰？』眾云：『師叔。』嚴云：『不肯山僧那？』山出眾云：『是。』嚴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道得。』嚴云：『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下座禮拜，准前話問山云：『萬機休罷猶有事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嚴云：『卻請師叔道。』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肯又肯甚麼？諾又諾阿誰？』山云：『肯即肯他諸聖，諾即諾自己靈。』嚴云：『饒你與麼，也須三十年倒屙去在。設使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疏山，果如嚴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山後問鏡清長老：『肯諾不得全，你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諾。』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山云：『方愜病僧意。』」

拈云：「看他二尊宿一拶一捺，各露風規。雖然如是，疏山後若無鏡清瞑眩之藥，厥疾不瘳。」

頌：「照雪橫戈徹曉行，偶逢劍客便相呈。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舉：「趙州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

拈云：「此話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若是興福更問：『畢竟一歸何處？』只饒趙州古佛，管教口挂壁上。」

頌：「七觔衫子播寰中，逐塊韓盧失卻蹤。萬法一歸何處也，木人拍手笑春風。」

舉：「子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臨濟下有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拈云：「子湖狗子爪牙甚是鋒利，致使惡名遠彰，可惜天下衲僧個個不顧身命。當時待道：『看狗。』便作犬咬。云：『嗷嗷！』管取子湖冰消瓦解。」

頌：「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擬議不將來，從教血滴滴。」

舉：「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祖指云：『前邊是甚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百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有省。」

拈云：「馬祖扭轉鼻頭，推門落臼；百丈失聲有省，認鱉為龜。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頌：「侍從閒行看鴨飛，萬里晴空有路歸。鼻頭扭著連心痛，哭笑從他說是非。」

舉：「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濟問云：『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將牛打云：『者畜生諸處走，到者裏不知路。』濟云：『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云：『者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濟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拈云：「者婆子雖然氣燄猛熾，逼塞乾坤，要且不解指路。臨濟大師卻也善驗端倪，可惜放過。還會麼？鬼怕惡人難展掌，賊憑贓物易承頭。」

頌：「窮途問路指端由，信手揮鞭只打牛。五載養來多義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溈山示眾云：『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時有志和上座出作禮，溈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志云：『正與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溈云：『子莫落空否？』志云：『某甲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放身命處？』溈云：『到者裏何不問去？』志云：『某甲到者裏，亦不見有和尚可問。』溈云：『汝福薄，扶吾宗不起。』」

拈云：「不啟龍門，焉知三汲之化？不迷魚腹，安伏八陣之神？溈山與者僧驀路相逢，未免七花八裂了也。何故？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頌：「等閒垂釣向官津，柳外從來覓故人。話盡收綸天欲暮，君之東魯我西秦。」

舉：「風穴僧問：『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拈云：「出巧新行，能做會賣。」

頌：「杖林山下竹筋鞭，遙望靈山眼底穿，若是龍駒纔顧影，翻騰踏破水中天。」

舉：「黃蘗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我將謂你是個人。』便歸方丈。」

拈云：「百丈鼻孔昂藏，黃蘗眼睛突出，畢竟將何傳授？驢年向汝道。」

頌：「閒尋幽澗入危峰，萬仞岩頭百尺松，風韻日長千古調，誰人更打上方鐘？」

舉：「溈山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只是見處太麤。』」

拈云：「溈山寒光萬里，者僧皓魄一輪，既然見處同明，因甚麼又道太麤？璞逢敏手方增價，詩到重吟始見工。」

頌：「孤光迥迥映長空，一道清輝萬古同。自是姮娥情未瞥，猶憐身在廣寒宮。」

舉：「黃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一僧云：『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拈云：「秉金剛劍，全殺活機，須是黃蘗老漢。其奈者僧路見不平，若非元關深鎖，洎被打破蔡州。」

頌：「不道無禪是無師，噇酒糟漢復誰知。行人莫怪花狼藉，春入山河豈有私。」

舉：「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然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年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云：

『是。』穴云：『汝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風穴云：『汝會也。』」

拈云：「南院全機電捲，令不虛行；者僧禍出私門，喫棒有分。後向雲門悟去，且道又悟個甚麼？斫倒那邊無影樹，卻來火裏又抽枝。」

頌：「弘開爐鞴鉗錘惡，烈燄翻騰便不禁，燈影如今都滅卻，方知徹底老婆心。」

舉：「南陽忠國禪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

拈云：「國師三喚，侍者三應，作麼生是他孤負處？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頌：「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彌漫六合，振蕩乾坤。無孔笛和氈拍板，拍拍是令少知音。三汲浪高燒尾去，免使桃花宿禹門。」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廬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穴云：『太守見個甚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拈云：「七縱七擒，方顯出將入相；八遇八克，便能勍敵萬人。盧陂雖能勇敢當先，其奈龍頭蛇尾，風穴全機電捲，殺活縱橫，若不是李牧主，幾乎落賺重圍，直饒急急抽身，也只救得一半。」

頌：「祖師心印鐵牛機，戴角擎頭牧古墟。幾度拽回還放去，青山無處不逢渠。」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　繼堯　等編

拈頌古下

舉：「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床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拓開，師佇思，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師便禮拜，起，浹背汗流，忽然大悟。」

拈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萬斛之舟豈從坳堂而刱設？臨濟固是全體大用，殺活當機，若非定上座具坐籌帷幄之謀，決勝千里之外，爭顯得汗馬功高？」

頌：「擊石火，閃電光，玉樓金殿鎖鴛鴦。遊人不解春歸去，猶向桃花憶阮郎。」

舉：「益州大隨真禪師菴外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裏骨，者箇眾生為甚麼骨裏皮？』師拈草鞋覆龜背上，僧無語。」

拈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頌：「草鞋覆龜，不妨奇特。明眼衲僧，如何會得？一句了然如未委，留待當來問彌勒。」

舉：「芭蕉云：『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南塔，上堂云：「汝諸人若是箇漢，從阿孃肚裏出，便作獅子吼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經五載。」

拈云：「芭蕉大似假途，滅虢還復滅虞，殊不知計較雖成，早喪垂棘屈產之義理也。如今有解作獅子吼底麼？出來喫棒。」

頌：「張公喫酒李公醉，鼻息如雷甕裏睡。而今酒醒憶張公，十箇五雙都不會。」

舉：「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云：『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丹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難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遵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

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曰：『近前！』曰：『闍黎有沖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挺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為甚麼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拈云：「遵布衲向虎口裏橫身、鷹爪下分兔，固是好手，可惜被韶山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避也。還知利害麼？莫謂韶陽山險峻，前頭更有最高峰。」

頌：「韶山壁立聳千尋，驀箚相逢箇裏人。射虎不真……」

原書闕

「『史尋常如何理論？』史擬對，心云：『不是，不是。』史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木樨盛開，心云：『聞木樨花香麼？』史云：『聞。』心云：『吾無隱乎爾。』史遂有省。」

拈云：「坐斷元關，不容之乎者也；鏟除知解，豈落窠臼名言？理雖共轍同途，向上元來各別，太史縱然悟去，要見黃龍太遠在。」

頌：「騎賊馬，捉賊贓，木樨香處太郎當。山堂虛寂何人識，一度風來一度香。」

舉：「南泉、歸宗、麻谷往南陽禮覲國師，到半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入內坐，麻谷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行？』泉便喚回。」

拈云：「者幾尊宿恰如無絃琴遇著氈拍板，雖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點檢將來未免半塗而廢。興福當時若見，每人好與三十拄杖一時趕散，使他直下箇箇親見國師。」

頌：「三老元來不丈夫，各將鼠伎謾搭捂。國師面目今何在，話杷傳流滿道塗。」

「隔墻見角未為良，牛影徒猜共較量，坐拜呈機歸去也，不知眉豎古蒼蒼。」

舉：「雪峰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浙中來。』師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師云：『爭得到者裏？』僧云：『有甚麼隔礙？』師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處來？』僧云：『湖南。』師云：『湖南與者裏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師豎起拂子云：『還隔者箇麼？』僧云：『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此僧住後，凡

見人便罵。師一日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吼叱，與他說破。者僧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望雪峰遙禮。」

拈云：「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須是雪峰老漢始得。者僧棒雖喫了，可惜不知落處，叫屈啣冤，卻被同行說破，終朝痛恨難忘。且道與他說破箇甚麼？」以手打杖鼓勢，云：「棚叭囉札。」

頌：「平生肝膽向人傾，兩度相逢怨恨深。多口阿師能說破，誰知千古意分明。」

舉：「青原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麼價？』」

拈云：「青原大似無孔鐵錘，卻也令人針箚不入。若論佛法大意，總未夢見在。或問興福：『如何是佛法大意？』劈脊便棒，免使千載之下妄作米價商量。」

頌：「廬陵米，作麼價，萬古風聞傳話杷。碓嘴生花絕較量，誰向鬼門重貼卦。」

舉：「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臨濟便喝，宿便禮拜。濟云：『者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濟回問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

拈云：「老宿打失眉毛，首座眼睛突出，若非臨濟老人有妙密鉗錘，幾乎一場狼籍。」

頌：「偷驢販私鹽，強盜撞著賊。天明對面看，底事如何說？咄！臨濟未是白拈賊。」

舉：「麻谷同歸宗、南泉謁徑山，路逢一婆子，乃問：『徑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否？』婆云：『不濕腳。』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云：『總被螃蟹喫了也。』師云：『禾好香。』婆云：『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麼處住？』婆云：『在者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云：『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拈云：「者三箇漢到處行腳，向者婆子手中納敗闕。當時好與踢倒茶瓶、撲破盞子，管教者臭老婆羞慚無地。」

頌：「域中背面輕翻轉，閫外威權謾激揚，淺草群蛇頭角露，等閒勘破老婆禪。」

舉：「南院顒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復喚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拈云：「者僧先鋒有作，爭奈殿後無功？寶應雖則照用同時，大似欲隱彌露。若是興福，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向伊道：『甚麼處去不得？』非獨者僧躡跡無從，管教盡大地人追仰不及。」

頌：「去處何如問處親，天堂地獄總無憑。衲僧直下如相委，免作區區問路人。」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纔至法堂，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至明日，入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拈云：「孚上座只見錐頭利，殊不知雪峰寸刃不施，即便收伏江南塞北。且作麼生是他觸忤處？一任諸人鑽龜打瓦。」

頌：「偃旗息鼓入場來，眉底雙瞳便豁開。明日又來重驗過，相將鐵鋸舞三臺。」

舉：「趙州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

拈云：「好座趙州城子被者僧打破了也。興福則不然。『如何是趙州？』便荅：『樓臺影裏家家月，砧杵聲中處處秋。』看伊從那一門而入？」

頌：「腳下無私信步行，晨昏不禁坦然平。城頭歌鼓如相委，南北東西任縱橫。」

舉：「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師曰：『洗缽盂去。』其僧忽然有省。」

拈云：「鹽車困馬，見伯樂而長鳴；鞭影纔窺，便乃追風千里。者僧只饒悟去，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頌：「粥飯於人日用長，缽盂洗處絕承當。鑽天鷂子穿雲過，謾向窮途哭阮郎。」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拈云：「鹽官好一箇犀牛兒，其疾如風，爭奈侍者不解收放？若是興福，待云：『還我犀牛兒來。』便近前躬身云：『仲夏毒熱，恭惟和尚起居萬福。』不惟頭角崢嶸，更見四楞踏地。」

頌：「鹽官犀牛扇子，遍界清風未已。驀鼻牽回無他，更索還成鈍滯。休鈍滯，當陽踢踏昂藏氣。」

舉：「南泉示眾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拈云：「南泉垂香餌以釣巨鰲，歸宗設錦阱以陷猛虎，二老足可稱奇。若是衲僧門下，總是喫棒的漢。」

頌：「錦衣脫卻愈光新，戴角披毛草裏行。撞著東村王上社，依然兩眼黑睜睜。」

舉：「丹霞訪龐居士，兒女子靈照洗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叉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云：『丹霞在麼？』女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奶。』」

拈云：「丹霞向夜壑藏舟，靈照於澄源著櫂，雖則咿啞唱和，逐浪隨波，點檢將來不露。若非龐老具末後牢關，門風洎合掃地矣。」

頌：「老大羊頭不識羞，人前一味逞風流。阿爺歸後重勘過，贏得聲光振九州。」

舉：「普化嘗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一僧捉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臨濟，濟云：『我從來疑著者漢。』」

拈云：「普化與麼提唱，也是把火偷豬；臨濟因事長智，還如普州人送賊。何故聾？單雄解弄棗木槊，尉遲隨後唱番歌。」

頌：「終日佯狂未是顛，聲聲寶鐸徹天源。瞎驢一踏全機喪，月皎長空印碧潭。」

舉：「天平從漪禪師到西院，常自曰：『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的人也無？』院聞而默之。異日，上法堂次，遙見，遂召：『從漪！』師抬頭，院云：『錯！』師進兩三步，院又云：『錯！』師近前，院云：『適來者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錯？』師云：是從漪錯。院云：『錯！錯！』師休去，院乃云：『上座且留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師當下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舉前話示眾云：『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過，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共我商量。我不道恁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拈云：「三搭不回，天平猶未是聱頭漢；重重勘驗，西院大類緣木求魚。秖如者兩錯，還有商量也無？當陽不解穿揚箭，過後思量愁殺人。」

頌：「戰鼓頻催入陣來，層層戈戟盡衝開。沙場一決英雄士，雨過猶憐晚角哀。」

舉：「百丈禪師再參馬祖，祖見來，乃指禪床角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拈云：「百丈再參，事不厭細；馬祖一喝，膾不厭精。還知三日耳聾處麼？八十翁翁入場屋。」

頌：「一喝傳心印，當機絕見聞，大雄峰頂月，千古曜乾坤。」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亦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乃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拈云：「章敬明用紅綿套索，南泉暗設碧玉阱坑，二老雖則陷虎機深，卻被麻谷一箭射倒了也。何故？是非一入時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清。」

頌：「鴛鴦繡出自金針，宜稱何堪舉似人。端的辨來重賞鑑，還須親見武陵春。」

舉：「溈山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甚麼？』仰云：『只是枯樹子。』師指背後耘田公子云：『者公子他後亦有五百眾。』」

拈云：「溈山指處分明，寂子滿口道出。若論激揚此事，鄭州出曹門。」

頌：「耘田公子日辛勤，得失榮枯似不聞。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舉：「盤山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拈云：「盤山恁麼道，大似紫羅帳裏撒珍珠。雖然，後代雲：『仍且不得草草。何也？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頌：「綠陰何處撫瑤琴，花落殘紅幾許深。日暮曲終人不見，江頭靄靄數峰青。」

舉：「黃蘗運禪師在南泉會下為首座，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中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蘗遂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拈云：「黃蘗陷虎機深，南泉抽身計穩，可謂賓主互換，照用同時，點檢將來，不無失利。當時待伊問：『甚年中行道？』但把匙喫飯，直饒王老師全機大用，管教措手腳不及。」

頌：「天生伎倆出群英，慣踏毘盧頂上行，若謂主賓互換也，尋城日午打三更。」

舉：「臨濟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卻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恁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臨濟聞，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拈云：「者一夥隨摟搜漢，有甚麼了期？不見道：擬問則失。」

頌：「賓主互換較無差，孤鷺齊飛共落霞。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舉：「溈山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云：『當時百丈先師親得者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甚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拈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還他溈山父子，若是衲僧門下，猶欠悟在。何也？不是僧繇手，徒勞話丹青。」

頌：「饅頭水牯示綱宗，覿面相承道愈隆，化外來賓端的別，莫將附子當天雄。」

舉：「風穴沼禪師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拈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河源，豈是敏手？只如風穴恁麼答話，還愜者僧意也無？世間無限丹青手，到底都盧畫不成。」

頌：「重重春色翠成堆，雨洗孤峰向曉開，滿徑杳然清晝永，夜深誰共掃蒼苔？」

舉：「雪峰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何如？』峰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僧舉，乃云：『終不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得，乃云：『趙州古佛。』遙望作禮，從此不答話。」

拈云：「雪峰胸藏日月，趙州眼蓋乾坤，然而應機似同，大都垂手更別。且如何是別的道理？雲籠樹色枝偏翠，月淡星河斗柄高。」

頌：「古澗寒泉，徹鑑源底，不從口入，飲者即死。趙州古佛放毫光，射入雪峰遙作禮。不答話，事堪恥，海闊雲閒知幾幾？」

舉：「首山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拈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頌：「新婦騎驢阿家牽，踏碎春光柳帶煙。當體風流誰會得，落霞孤鶩共長天。」

舉：「溈山一日問仰山曰：『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仰云：『某甲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仰召云：『闍黎！』其僧回首，仰云：『和尚！者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山云：『此是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拈云：「寂子賣弄家私，溈山翻成鈍置，若非金毛獅子，爭解翻身跳擲？只如道：『此是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意作麼生？擘開華嶽連天碧，放出黃河到海聲。」

頌：「茫茫業識若為憑？驀地當陽喚一聲，珍重闍黎何處是？回頭真箇可憐生。」

「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相逢皆醉客，青眼為誰開。」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拈云：「魯祖玄關深鎖，南泉八字打開，二老漢一抑一揚，不無洞達，要且未會向上事在。且如何是向上事？那邊不住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頌：「坐斷千差古路頭，鐵船倒駕意悠悠。數聲漁笛來何處，吹落洞庭一片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若不是老僧，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

拈云：「得處穩密，何妨八面風吹？見地固明，豈懼四山來合？龐老一任伎倆有盡，其奈則川不采無窮。然雖如是，也須到退三千里。」

頌：「一條瀑布巖前落，兩扇柴扉掩薜蘿。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舉：「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師兄近日見處何如？』嚴曰：『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仰曰：『你解猶在境。』嚴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又作麼生？』仰曰：『你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舉，云：『寂子已後疑殺天下人去在。』」

拈云：「香嚴恰似箇大力白牛穩眠露地，若非仰山，幾乎喚不回頭。若據興福，待問：『師兄又作麼生？』劈面便掌，不惟免致帶累溈山，管教香嚴知恩有地。」

頌：「借婆衫子拜婆年，淡抹春山越樣鮮。可怪流鶯相送意，一聲啼破柳梢煙。」

舉：「德山到溈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卻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溈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卻法堂，著草鞋便行。溈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溈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拈云：「逢場作戲，須是具眼衲僧；善別機宜，還他作家宗匠。德山負衝天意氣，出格超群，爭奈溈山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即時收伏？還知二老作用處麼？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頌：「卒風暴雨漲前灘，漁父扁舟總若閒。浪裏倒拈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舉：「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卻。』眾無語，泉便斬之。趙州晚自外歸，泉舉前話示之，州脫草鞋戴頭上而出，泉云：『子適來若在，救得貓兒。』」

拈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依款結案，雖似逐惡隨邪，大都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頌：「貓兒斬卻不知休，話語重將似趙州，縱使草鞋頭戴出，至今老鼠鬧啾啾。」

舉：「趙州問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拈云：「趙州騎虎頭、據虎尾，不妨嶮峻；南泉正令雖行，惜乎未曾勦絕。當時若是興福棒折，也未肯放過在。」

頌：「緯地經天帙世倫，南泉父子意惺惺。畫龍不是僧繇手，徒說聞雷破壁行。」

舉：「安國師問僧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個語，具得失兩意。』僧豎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師云：『只為喚作拳頭。』」

拈云：「國師一等垂問，可謂平實商量，者僧雖則露出家珍，惜乎未為全璧。如今若有識心悟旨底衲僧，拈卻得失二途，試道看。」

頌：「得之不失，失之不得。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眉毛兩道絕疏親，日可冷兮月可熱。」

憨休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後跋

吾師憨老人，住西安城南大興善寺，道眼精明，孤超絕，機鋒銛利，鉗錘惡辣，學者最難湊泊。余始見於燉煌室中，瞻其丰采，如臘雪嚴冰，令人毛骨俱寒，棒喝未施而塵心已自灰矣。遂皈依座下，雖鬚髮猶然，而額上眉毛已知在自己面孔上也。老人自出世以來，七主名藍，隨機導物，因事舉揚，故有上堂、小參、示眾、入室機緣。門人錄其最要者若干卷，欲刊於嘉興楞嚴寺大藏經坊，乃謀於余。余歡喜踊躍，爭先首倡，鈹梓流通，願與有血性奇男子打開金剛正眼，同跨佛祖頂[寧*頁]，於老人禪床不無震動而傾倒矣。

時康熙庚午仲春，漢醇儒廣川伯裔世襲生員弟子董文昌 法名性佛，焚香沐手謹跋。

參學弟子　同智　明心　性悟　性元
佛慈　寂行　明慶　寂賢　仝校刻
嘉興倪爾繩敬梓
海鹽王楚珍拜書

板存浙江嘉興府楞嚴寺大藏經坊

功刻題名

欽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一級潼川王新命
鑲鑞旗漢軍營駐防陝西西安府協領
曹士琦　男曹元芳　圓哥
鑲黃旗漢軍營駐防西安府拖沙喇哈番
李木強　男李世祿　孫　智聰　海琛
川陝總督部院衙門筆帖式

馬爾泰　男韓瑞　　海珠
文林郎同知乾州事閻中李世傑
文林郎知湖州府歸安縣事長安馮雲龍
漢醇儒廣川伯裔世襲生員董文昌
咸長兩邑庠生蘭毓秀　李文蔚　馮雲驤
信善張自順　劉元昇　呂　友　烏禮巴
楊志勝　金如璉　彭兆生　白蘊玉
倪五桂　王應魁　朱有諒　周文極
陳之信　徐得勝　劉國斌　王　霖
林應鳳　周繼武　張弘仁　楊毓忠
丘全德　徐得福　王喜圓　張集義
吳國祐　孫承業　尤士貴　王顯志
金有祿　姚元鼎　金海珍　焦文才
馬之騏　王　彪　趙　二　馬　能
雲松遠　梓郢林　覺　真　牧　雨
永　敖　道　覺　獻　雲　德　誠
恒　崖　同　葆　覺　道　紫　衣
德　宗　發　暹　海　岸　覺　宗
慧　明　心　安　性　智　照　俊
明　還　了　後　續　宗　了　虛
顯　光　宗　顯　體　法　恒　祥
廣　居　覺　之　如　髻　清　玉
寂　定　清　潮　照　祥　瑞　一
海　定　淨　域　心　誠　實　弘
心　一　海　清　真　學　照　慧
照　福　清　霄　真　淨　明　體
照　興　行　善　祥　照　靈　修
聞　修　隆　智　明　潔　性　瑜
性　聰　性　懿　性　玉
右暨滿漢紳衿緇素眾善人等，發心捐資助刻
憨休禪師語錄一部，上祝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海宇清平，萬邦寧謐，四恩總報，
三有齊資，凡向時中吉祥如意者。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九月　　日謹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